

著名學文界世

大地

著 譯
珠 吾
珍 稚
賽 由



小索引

本書的作者賽珍珠女士，通稱她爲巴克夫人。她生在美國，但落地僅四個月，據說就被帶到中國來。她的父親賽祥琴博士，是一個帝國主義的先鋒隊，一位傳教士，在鎮江居住得很久。爲了傳教的關係，和中國人民發生密切接觸，賽珍珠從小就在中國式的環境裏長大。他在十七歲的時候，在美國大學裏畢業，後來嫁給南京大學的農學教授巴克先生，（現在已離婚再嫁了。）大地這一部書，在一九三一年三月出版，當年就得了美國的布耳澤文學獎金（Pulitzer Prize），並於一年之內，再版了十次，她的名望就在此時傳遍了全美，英國再傳達到太平洋對岸的中國。有名的大報上載着她的行蹤，有名的畫報上刊着她的相片，有名的雜誌上記載她的生平，介紹她的作品。

平心而論，像這樣一部作品，在純藝術的觀點上，不應當能博得這樣的虛名。而今竟能如是，這大部份還是我們這個東方大國的神祕，被暴露了一部分的緣故。假使說這部作品有其客觀價值，其客觀價值就在這一點。

但說起暴露來，有些地方又暴露得過火，失去真實；還有些地方，因作者太迷戀於中國的舊章回小說，其描摹處和想像處，覺得太古典了一些，也失卻真實。這些地方，便是譯者節刪的主要一部分。目前讀來，即連王龍的時代，也變成黃金時代了！

MG
I 712.45
117

小
引



3 2168 1035 2

王龍結婚的那天，在帳子裏張開了眼睛，他想不出這早晨和別日不同的道理來。除掉住在對房的祖父喘弱的咳嗽外，全家沈靜。每天早晨，總先聽得老人的咳嗽。王龍常躺着靜聽這聲息，直至聽得這聲息近來，聽得父親的房門呀呀作響的時候，方才移動身子。

然而這早晨，他立刻起了身，掀開帳子，破曉太陽的紅暈，落在窗上破紙上的小方孔裏，映出古銅色的天空。他走向那小孔去，撕掉破紙。『這兒破了，還是撕掉好。』他喃喃地說。

他很難爲情高聲說，這天要使家裏整潔一些。那個大僅容手的孔，他伸過手去探探窗外的空氣。東方徐徐地吹着一陣柔和而帶着潮潤的微風。這是好兆。爲了結實，田野需要雨了。這天不會下雨，但若這風繼續下去，過兩三天就會有雨了。昨天，他曾對父親說，如果長此這樣亢旱，麥穗就長不滿了。現在，上天彷彿揀了這一日來祝賀他。大地就會結實了。

他一邊走一邊套上藍色外褲，把藍布腰帶在腰間繫緊，匆匆走到堂屋裏。他上半身赤裸着，用熱水洗過了身子。走到當作竈間的披屋裏，在暗沈沈的門角裏，一頭牛轉過頭來向他叫。竈間是用正屋那樣的磚頭，自己田裏掘起的泥土，蓋着自己田裏的稻草。他父親年青時選用了泥土塑成一口竈，因許多年的燒炊，變焦黑了。竈上面是擱着一個深而圓的鐵鍋子。

他用瓢從旁邊小瓦缸裏舀了水倒在鍋裏，因爲謹慎用水，他昏得很小心。隨即遲疑一下，忽然舉起小瓦缸，將水全都倒進鍋裏。今天他要洗淨全身了。從在母親膝上起直到現在誰也不會細看他的身子。今天，有人要細看，他便得使它潔淨一下。他走到竈後，揀了一把乾草和稻稈，安放在竈口裏。在燧石中打出火星來，插到稻草裏去，火便旺起來了。

早晨他點火。自從六年前母親死後，他每晨點火燒水，端一碗開水到父親房裏去。六年來，每晨，那老人坐在牀上等他兒子，拿開水來減輕他的早咳。現在有一個女人到家裏來，王龍不要再清早起來點火了。他可以躺在牀上等候服事，他也有有

一碗開水送到面前來，如果年成好，開水裏也許還放幾張茶葉。

如果等到那女人疲乏了，就有她生育的孩子們，會給王龍點火的龍。王龍呆想在三間屋裏孩子們跑來跑去的情景。自母親死後父子兩人佔了三間屋子似乎太多了——他那有一大羣孩子的叔父往往這麼勸說：

「祇兩口兒何用這許屋子呢？父子睡在一起不好麼？年青人身上的暖氣也好暖和一下老頭子的咳嗽的。」

那父親總這樣回答：「我的牀要留給我的孫子睡。他會給我老骨頭取暖的。」

現在，孫子們快要到來了，家裏也許要滿是牀鋪了罷。當王龍想起家裏會有的那些牀時，竈裏的火熄了，鍋子裏的水便冷下去。龍鍾的老人出現在門口，他咳着，吐着唾沫，氣喘喘地道：「怎麼還不拿開水來，潤潤我的喉頭？」王龍定睛一看，陡然想起來，有些害羞了。他從篋後低聲說：「柴濕了，潮氣——」

老人一疊連咳着，直至水滾了還沒歇。王龍昏了些開水到碗裏，從瓦瓶裏撮了一些些茶葉，撒在開水上。老人張開饑眼，立即抱怨起來：「你怎麼這般糟蹋茶葉好，比銀子哩。」王龍連忙笑了回答說：「今天是喜期良辰，你吃罷。」

老人打鐵露筋的手捧着碗，嘴裏咕嚕着，眼巴巴看捲着的茶葉舒展開來，浮在水面上，捨不得喝下去。王龍說：「就要冷了。」「唔——唔——」老人慌忙說，接着開始大口吸那熱茶了。他喝到心滿意足。他還看見王龍從鍋子裏大量地舀水到深木盆裏。他擡頭，看住他的兒子。

他突然說：「哪要這許多水？」

王龍繼續舀水，直舀到最後一滴，沒有回答。

他的父親大聲叫起來：「哪哪！」

王龍低聲說：「從元旦日起，我沒有洗過一回身。」

他不好意思對父親說，要把身子洗乾淨給女人看。他急端了木盆到自己房裏去。老人躊躇着走進堂屋，將嘴巴放到門縫上，叫道：「這不好，我們叫新來女人頭天就看到這大場面——開水裏放茶葉，這樣的洗澡。」

王龍嘆一聲。隨即道：「只是今天，那是難得的。我洗過就把水潑到田裏去，並不是白糟蹋的。」

老人聽了這話，就不作聲，於是王龍解了腰帶，脫了衣服。從冒汽的水裏絞了一把小手巾，使勁地揩擦他那瘦黑的身子。然後他走到亡母的一隻箱子邊，從那裏取了一套藍布的新衣。也許有些冷罷。他不願意他穿那花絮鑽出的棉服，教那女人第一天看見他在藍布衫褲外面穿上同樣料子的長衫——他那惟一的長衫全年統計不過十天光景的節日才上身的。於是他從立腳不穩的小桌抽斗內取了木梳，開始梳理頭髮。

他父親又復走近，將嘴巴放到門縫口，說道：「今天我沒東西吃了麼？在我這年紀，早上不吃些東西，骨頭就像水一般軟。」王龍急忙放下木梳說：「我來了。」

他於是脫下長衫，端着木盆走出去。他原已忘記早飯了。他要燒玉蜀黍粥給他父親吃。他自己可吃不了了。他端了木盆搖擺地走到門邊，將水倒在田地上，倒水時，他想到鍋裏的水全給自己浪費了，他得再燒。他不覺對他父親氣憤起來。

他向竈口裏喃喃地說：「老頭兒除了茶飯，什麼也不想到的。」但他得給老人做東西吃，這是最後的一次了。他從門前的井裏汲了桶水，在鍋裏略略倒了些，水沸起來，他用水和玉蜀黍粉攪成了粥，送給老人吃。

他說：「晚上我們吃飯，這是玉蜀黍粥。」

「鍋裏米剩的不多了，」老人用筷子攪着黃色的厚粥，坐在堂屋裏的桌子旁邊說。

王龍說：「那麼，我們清明節少吃些罷。」可是老人不會聽得，他直着喉在喝粥。

王龍走進自己的房裏，又把藍長衫穿在身上。他摸摸自己的臉頰眉毛。心想還是去修剃一下罷。還只是太陽剛出的時候。他到女人守候着他的那人家去，要經過有剃頭匠的街上，可以剃一個頭，只要有錢，他就這麼辦。

他將布做的油膩的小荷包裏的錢數了一數，有六塊洋錢兩把銅板，還沒告知他的父親呢。他已邀請了他的堂弟，叔父，此外還邀了住在同村的三個鄰近的農人，晚上來喝酒了。他打算早晨從城裏帶些肉，一條鯽魚和一把栗回來。他甚至還想買幾枝南邊的筍，和一點牛肉，和着自己園裏的蘿蔔一塊兒煮，然而這要等買了豆醬油以後，有錢剩下來才行。如果他剃了

頭，他不能再買牛肉了。但頭總要剃的，他立刻有了主意。

一早晨，他沒跟他父親說什麼話，便自己出去。太陽從天際的叢雲間升上來，閃耀着麥上的朝露。他焦急地望着麥穗，等待着大雨的臨到。

他在田塍上邁了道。走不多遠，前面便現出灰色的城牆。在他經過的城門裏，矗立着黃家的大房子。那個女人從小就是黃家的丫頭。『討丫頭做老婆，不如做光棍，』人們這麼說。可是他對他父親說：『我難道一輩子沒老婆了麼？』他的父親卻答道：『這麼艱難的日子，娶親費用那麼大，窮人有什麼辦法呢。』那個女人沒進門，就要什麼金戒指綢衣裳，只有討個丫頭了。』他的父親就此留意起來，他曾經到黃家去探問探問可有要放走的丫頭。

他曾經說：『用不着年紀太輕的丫頭，也用不着標緻的。』

王龍一向納悶着，以為她一定是不標緻的。他父親一見他那納悶的臉色，曾經對他說道：

『我們要標緻女人做什麼？我們要會管家會養孩子，還會在田地上操作的女人就夠了。標緻的女人肯做這些事麼？她只想要衣裳！我們種田人，用不着標緻女人。還有一層，誰聽得過有錢人家標緻丫頭？還會是處女呢？她早給少爺們蹂躪了。討個醜的比美的好得多。你想想看，標緻的女人會把你手看得同少爺的嫩白的手一樣歡喜麼？會把你這黑大歲和小白臉看作一樣漂亮麼？』

王龍知道父親說得有理。但他忍不住和色欲掙扎一番，才回答。他激烈地說道：『至少，臉面或缺嘴脣，是不要的。』

父親答道：『要定了我們好看一看的。』

原來那女人既不是廢子也不是缺脣。他所知道的只是這一點而已。他和父親早已買了兩只包金的銀戒指和一副銀耳環，作為定婚的證物了。此外，你只知道這一天可以去親，別的就不得而知了。

他走到凄冷陰暗的城門裏。腳夫們推着小車，整日來來往往的經過，在泥和磚石的厚厚的城牆門洞裏，老是潮濕陰冷的；雖在夏天也是如是。小販們將盛着硬的小綠桃的籃子擺在牆邊呼叫道：『時新的桃子——時新的桃子呀！買去吃，看，

但你消食下氣。』

王龍心裏想道：『如果她喜歡這個，回來時，我要買幾隻給她吃。』

他進了城門向右轉，走了一會，便到有剃頭匠的街了。時候還早，剃頭的只有幾個農夫。他們是上夜挑了蔬菜進城，清早往市上出賣，現在那些籃子已空空的擺在他們的腳邊。王龍恐怕有人認識他，避開了他們，免給取笑。沿街過去，一長列的剃頭匠們站在他們的小櫃後面，王龍便走向最遠的一個，在櫃上坐下，向閒談的剃頭匠招呼一下。那剃頭匠就立即走過來，拿起放在炭鉢上的水壺，倒了些熱水在銅面盆裏。

他以職業上的腔調說：『全來麼？』

王龍說：『剃頭帶修臉。』

剃頭匠問：『要扒耳朵嗎？』

王龍小心地問：『另外要加多少錢？』

他開始拉過一塊黑膩的布來說：『四個銅板。』

王龍說：『我給你兩個。』

剃頭匠說：『那我就給你挖一隻耳朵。你要挖那一隻？』他說時向旁邊的剃頭匠扮了一個鬼臉，於是另一個就忍不住大笑起來。王龍見得自己被人家尋了開心，他照例對於城裏人，雖是最低賤的剃頭匠，也覺得慚愧起來，急口說：『隨你……隨你……』

於是他聽憑那剃頭匠擦肥皂，揩抹和修剃。那剃頭匠還畢竟慷慨，他給王龍在肩背上巧妙地捶擊了好一會，舒舒他的筋肉，卻不要額外的什麼費。

剃過頭，將錢數到剃頭匠的手裏時，王龍不覺害怕花了這許多的錢，他又復走下街去，清風吹到他那新剃的皮膚上，他又自語道：『不過就這一回罷了。』

於是他走到市上，買了兩斤豬肉，叫用乾荷葉包好，隨又思量量地買了半斤牛肉，將一切東西，連同顫動着的方塊豆腐，走到香燭店裏，又買了幾炷香，才羞答答地將腳步轉向黃家去。

一到黃家大門口，他恐慌起來。他怎麼一個人來這裏？他該同他的父親，叔父，甚至鄰居老金同來。他一向沒到過什麼闊人家。現在他手裏拿着辦喜酒的小菜，說一句『我來領老婆了』就走進去，這怎麼行呢？

他站在那大門口，看望了好久。那是兩扇大黑漆門緊掩着，上有鐵門環。兩旁有石獅子一對。一個人也沒看見。他不能進去，便轉身走了。

他忽覺得饑餓了。他不會吃過什麼——原來已忘記了。他走到街上一家小飯店裏，在桌上放下幾個銅板，坐下來。一個纏纏的小廝，繫着圍裙走過來，王龍向他喊：『兩碗麵！』待麵來了，他大口吃了下去，那小廝站在旁邊，將銅板抓到污黑的手裏去。

小廝順口問：『可要添什麼？』

王龍搖搖頭。他站起身，四面一望。只有三五個人，坐在那裏，有的吃東西，有的喝茶。這是窮人們光顧的地方，在那些人中間，他顯得整潔而且幾乎富裕了，因此一個乞丐向他哀呼道：

『好先生，做做好事，給我一個小錢罷——我餓的要死了。』

王龍從來沒遇到過向他求乞的乞丐，也從來沒遇到過叫他『先生』的人。他覺得高興，丟了兩個小錢到乞丐的碗裏，那乞丐趕緊抓起錢來，塞到自己的破衣懷裏。

王龍又坐下去，太陽升起來了。小廝不耐煩地懶洋洋說道：『你要不要再吃些什麼？』隨又不容氣地說道：『否則你得付坐櫃錢。』

王龍聽到他那樣的侮蔑，不由得氣憤起來，本想起身就走，可是一想起到黃家去領女人這事來，全身就湧出汗珠來，像在那間工作着似的。

他有氣無力地對小廝說：『泡一碗茶來。』不到一轉身時間，茶在前面了，那小廝厲聲道：

『銅板？』

王龍慌從腰帶裏再掏出兩個銅板來。

他快快地說道：『真是鼓竹槓啊！』他忽看見他邊過吃喜酒的一個鄰人走進店裏來，他急忙將銅板丟在桌上，喝了大口的茶，從側門匆匆溜出去，又來到街上了。

他自言自語道：『這總要辦的，』便轉向雙扇的大門去。

這時已經過了中午，大門半開着，管門人閒立在門檻上，用竹籤剔着牙齒。是一個長漢，左頰上有一顆大黑痣，生着三根長毛，從來不剃的。王龍走到他前面，他從那籃子推想到他是來叫賣東西的，便粗聲喝道：『喂，什麼？』

王龍很勉強地答道：『我是王龍種田的。』

管門人反問：『阿阿，是王龍種田的什麼事？』他對誰都不客氣的，除非是老爺或太太的闊朋友。

王龍說：『裏面有一個女人。』他的聲音，低到同耳語一樣。在太陽光下，他的臉潮潤了。

管門人一聲大笑，他高聲說：『原來是你。今天他們叫我在這兒等新郎。可是我見你臂上掛着籃子，認不出就是你。』

王龍抱歉似的說：『這祇是幾樣小菜。』等着管門人引導進去。然而管門人卻不動。終於王龍焦躁地說道：『我一個人能進去麼？』

管門人現出了可怕的神氣：『別讓老爺趕出來！』

於是他看準王龍太老實了，便說道：『我要過路錢。』

王龍方知道那人是要錢。

他哀求似的說：『我是窮人。』

管門人說：『讓我看你的腰帶。』

優氣的王龍當真將籃子放在石板上，撩起長衫，從腰帶裏取出了小荷包，將買物剩下來錢在他左手裏搖搖，祇剩着一塊洋錢十四個銅板。管門人嗑嗑地笑了。

管門人冷冷地說：『那洋錢給我。』王龍剛要抗爭，洋錢已到那傢伙的袖裏，大踏步跨過大門口，大聲喊道：『新郎到了，新郎到了！』

王龍雖惱着剛才一番情形，因着這大聲的報道，卻也無可奈何，只得舉起籃子目不斜視地，跟在他後面走。

雖然他還是第一回到「大家」，他過後卻什麼都不記得了。他的臉燒着，頭俯着，他穿過了一個又一個的院子，只聽得前面喧鬧的聲音，四下裏格格的笑聲，他彷彿走過了百來個院子，忽然間，那管門人默不作聲地將他送到一間小客堂裏，叫他站在那裏。管門人進裏面去，過了一會，回來說：『太太叫你。』

王龍向前走去，管門人卻阻止了他，輕蔑地叫道：『手裏挈了籃子不行的！你怎麼行禮呀！』

王龍惶恐地答應。然而他卻不敢把籃子放下，因為他恐怕籃子裏東西會被人家偷去。管門人見到他着慌，便用了非常輕蔑的聲氣叫道：『在我們這樣的人家，這些小菜優狗的！』於是他抓過籃子放在門背後，將王龍推向前去。

他們走過雕花柱子的狹長的走廊去，便進一個廳。他從未見過這樣的客廳呢。他昂着頭對上面雕漆的棟樑正看得出神，一下子幾乎給高高的門檻絆倒了，幸而管門人抓住了他的臂膀，叫道：

『你要在太太面前跌一交當見面禮麼？』

在羞愧之中定了定神，王龍向前瞻望，便在那屋子裏一個匾上看見一位很老的太太，她那小巧的身上穿着發亮的灰色縐紗，身旁擺着鴉片煙盤。她向他細看了一下。王龍跪下去，向她拜了幾拜。

太太莊重地對管門人說：『叫他起來，別行這些禮節了。他是來領女人的麼？』

管門人答說：『是的，太太。』

太太問：『爲什麼他自己不說？』

管門人擦著痣上的毛說：「他是個傻瓜，太太。」

我話激動了王龍，他氣呼呼地看看管門人，他說：「我不過是粗人，太太，我不知道在場面上講些什麼話。」

太太莊重地細看看他，彷彿要講什麼似的，可是她的手一捏到丫頭給她裝好了的煙鎗，她就立即俯下身去，就煙鎗狂吸了一陣。王龍只是站在她面前，直至她的眼瞟過來，又看見了他。

太太吸發了煙，王龍也等得心焦了。太太才問王龍來幹什麼的。等到知道了，太太才吩咐丫頭領阿蘭出來。

不一刻兒，那丫頭出來，手攬着一個有些長長的胖姿體，穿的是乾淨的藍布襖褲。王龍瞟了一下就轉過眼去，心頭別別地跳着。這就是他的老婆了。

太太懶洋洋地說：「阿蘭來這個人是來領你的。」

那女人走到太太跟前，低著頭，合了手站在那裏。

太太問：「你預備好麼？」

那女人緩慢地答：「預備好了。」

王龍初次聽得她的聲音，趁她站在面前的時候，向她背部瞟了一下。這是頂好的聲音，不響亮也不嬌細，平平的，並不是性情乖張的。她的頭髮又整潔又光滑，布襖也清潔。但有些悵悵的，是她的腳沒有纏過。然而，太太對管門人說着：

「將她的箱子搬到大門口去，讓他們動身罷。」她隨又叫了王龍的名字，說道：「你站到她的身邊去，聽我說。」待到王龍走上去之後，她於是說道：「這丫頭到我家裏來還只十歲，到現在，她已二十歲了。那年是荒年，她的爹娘因為沒飯吃，從北方到這裏，我就買下她。他們從山東北部來，又回那邊去了，後來他們的情形怎麼樣，我一點也不知道。你看，她有那樣結實的身體，方方的臉。不論是田地工作或是汲水燒飯等等，她都會給你好好兒做的。她相貌並不算好看，但你也用不着相親好看。她也不聰敏。然而你叫她做什麼，她總做的很妥貼，她脾氣很好。你帶了她去，好好兒待她罷。她雖然笨些，總要算個好了。頭。我若不想寫下世積一些陰德，還要將她使喚下去的。」

於是她對那女人道：『要聽他的話，多養幾個兒子才好。將頭生兒子拖來給我看看呀。』

那女人恭順地說：『是太太。』

他們局促不安地站着，王龍惶窘得什麼似的，不知道該說什麼話才好。

太太不耐煩地說：『你們可以去了。』於是王龍急忙鞠了躬，轉身走出去，他的後面是那女人，那女人的後面是管門人，攔着箱子。他把箱子搗到放籃子的那間屋子裏就放下來，一聲不響地走掉了。

於是王龍轉向那女人，第一回向她細看一下。她有一副橫闊的老實臉，闊鼻子底下是黑黑的大鼻孔，她的嘴關得好像是臉上的一道溝。兩眼細小，帶着呆鈍的神氣。這是一副慣常默着不說話的臉。她既不惶窘，也不回看，靜靜地接受王龍的眼光。直至他看個飽，他覺得她的臉並不美——是一副平凡而忍耐的醬黃臉。然而她那黑皮膚上沒有麻，她的嘴唇也沒缺。他看到她兩耳掛着他所買的那副包金耳環，手上帶着他給她的戒指。他暗自欣喜地轉過臉去。阿阿，他有老婆了。

他悶悶地說：『這隻箱子，還有這隻籃子。』

她默默地俯下去，提起箱子，擡上自己的肩，便在那重壓下搖擺着腳步想站起來。他對她呆看了一會，突然道：『箱子我來拿。你拿籃子。』

於是他顧不到身上穿的最好的長衫，把箱子移到自己的背上。她仍然不作聲，拿起了籃子。他想起先前穿過的百來個院子，想起在重荷下自己難看的模樣。

『可有邊門——』他低聲說。她沈思了一會才點點頭。她引導着穿過長滿荒草的小院子，在一棵垂楊下面，有一道老舊的小門，她移開了門，他們便走到街上。

到了城門口，他惘然地停下來，一隻手在腰帶裏摸索剩下的銅板，別隻手扶穩肩上的箱子，終於掏出幾個銅板來，買了六隻小桃子。

他粗聲說：『你吃罷。』

她抓了桃子，默默地握在手裏，他們沿麥田邊走去，他再看望她時，她正慢慢地啃着一隻桃子，但她一見他，便用手遮住桃子，停止咀嚼，一動也不動。

他們一直走到土地堂所在的西畝。這土地堂，只有齊肩那麼高。王龍的父親，從前耕種過王龍現在藉以過活的這些田地的，曾經從城裏用小車運了磚頭來，建造這個土地堂。

在這土地堂裏，兩個小而莊嚴的泥菩薩，平寧地踞坐在神龕裏，這就是土地公公和土地婆婆。他們穿了紅紙和金紙的長袍，土地公公還有幾根拖下的鬚鬚，是真頭髮做的。每逢新年，王龍的父親買了紅紙來，小心地剪，給那一對兒黏貼了新袍。一年中，風吹雨打，日晒雪飄，便將他們的袍毀壞了。

這時，因為新年過了不久，袍還新簇簇的，王龍見了他們端整的姿相，覺得高興。他從女人的手接過籃子，便在那豬肉下面，細尋買來的幾炷香。他深恐香折斷了惹個不吉利，心裏不免有些擔憂。可是那幾炷香倒還完整。他尋到了，便將他並排插在香灰裏，掏出了火石和鐵用一片乾葉作引火，將香點起來。

他們一同站在他們的社稷神的面前。他們覺得，這就是結婚的時刻。他們守了完全的沈默，並排地站在那裏，而香燒成了灰了；太陽漸漸沉下去，王龍將箱子擱在肩上。兩人便走向家去。

老人站在家屋的門口，當王龍同着女人走近來的時候，他一動也不動。他如果細看她，就不免有失身分了。他裝作對於天上的雲很有興味似的，道：

「那天邊的一朵雲有些雨意罷。不到明晚，天就要下雨了。」隨即看到王龍從那女人接了籃子，便喝：「錢用完了嗎？」王龍將籃子放到桌上。他急忙說：「晚上有客人來。」他又將箱子搬進自己睡覺的房裏，放在自己衣箱子旁邊。然而老人卻來到門邊，滔滔地說道：「難道家裏的錢用不完了麼？」

他知道他的兒子已經邀了客人，暗自高興，但在那新來的媳婦前面，除借錢的話以外，他不說什麼，生怕她從起頭就舉了浪費的。王龍不響，走出房來，把籃子拿進竈間裏，女人便跟了進去。他將小菜一件件拿出來，放在竈上，對她說：「這裏是

豬肉，這裏是牛肉和魚。有七個人要吃。你可會做小菜？」

那女人用了平板的聲音答道：「我自從進了黃家門，就做籠下丫頭。每餐都有肉的。」

王龍點點頭，便離開她走出來。直至客人們擁着進來了，嘻皮涎臉有些饒嘮相的叔父以及一個頑皮的十五歲的叔父，還有幾人。有兩個是和王龍在收穫時節交換種子和勞力的同村人，有一個是他隔壁的鄰人，姓金的是一個小身材，除非不得已，老不願說話的人，他們在堂屋裏再三推讓坐位，最後坐定了，王龍走進籠間去叫女人做菜，那女人說：

「我做好了，一碗碗遞給你，由你放到桌上，去好麼？我不歡喜到衆人面前去。」

一想到這女人是他的，不願在別的男人面前露臉，王龍便非常得意了。他在籠間門口從她手裏接過碗，擺列在堂屋裏的桌上，於是高聲叫道：

「叔叔，請阿弟，請。」但當那婆說笑話的叔父說：「我們不是來看新娘的麼？」王龍就直截答道：「我們還沒有成親。她不好意思出來見客。」

於是他催促他們吃，他們默默地吃了那些小菜，吃得很有味，有的人稱讚魚上面的醬油，有的人說豬肉燒的好，王龍幾次三番地答道：「不中吃的——燒的不好。」

然而他實在中意那幾碗小菜，因為她將魚肉各用糖醋，再加一些酒和一些醬油調合着燒，巧妙地吊出了魚肉所有的滋味，這樣的小菜，王龍在朋友們的酒席上，是從未嘗過的。

那晚上，客人們慢慢地喝過茶，講完笑話之後，女人還在籠下。王龍等到客人散完，走進籠間，便見她蜷伏在稻草堆上，熟睡在牛的旁邊。他叫喚她，她張開眼來，用奇異而無語的眼光向他看，他從覺得彷彿對着一個小孩似的。他牽了她的手走進早晨為她洗過澡的房裏，點着了桌上的一枝紅蠟燭，在燭光下，他覺到只有自己和女人在一起，霎時害羞了，於是他不得不這樣安着心：「這女人是我的。這事情總免不了我的。」

於是他毅然脫衣服了。她俯下身來，不作一聲，整疊被褥。王龍粗聲道：「你睡下的時候，先將燈吹熄了。」

於是他躺下身，把棉被拉到肩胛邊，裝作睡去的樣子，但他並沒睡着。他在顫動着，他精神興奮着。待過了好一會，房裏暗了，他身邊越了緩慢而沈默的索索的響動，那時候，充滿於他心裏的快樂幾乎要爆炸了他的肉體，他向暗中發出了粗重的笑聲，擁抱着她在懷中。

第二天早晨，他躺在牀上，呆看着他的女人。她起了身，披上衣服，扣上了頸間和襟邊的鈕子，再把鞋後跟的布條子一拔就穿好了鞋，小窗孔裏射進來的一道光，照到她身上，使他隱約地看見她的臉，並沒有變樣；這於王龍是一種驚異。他覺得彷彿那一夜一定會使自己變了樣，可是這女人，卻依然是昨天那樣子。黎明中連續地起了老人的咳嗽聲，於是他對她說道：『先拿一碗開水去，給爹潤潤喉。』

她用昨天說話時那種聲音問道：『要沖茶葉麼？』

這簡單的問話難住了王龍。他本想說：『茶葉是沖的。可是我們是窮人家呀！』使她村一村，他們這家裏茶葉都不用在。黃家大約連丫頭也不肯喝白開水。然而他知道，如果這第一天，女人就端茶給他父親喝，他父親一定要生氣，何況他們又真是沒有錢。因此，他順口回答道：『茶麼？不——不——這會使他咳得更厲害。』

於是他心滿意足地睡着，讓女人到竈間去生火燒茶。他本想睡着，現在不用他早起了，然而他那蠢笨的身體，是一年到頭，天天早起身慣了，雖然還可以睡着，卻不要再睡了。他這才躺在那裏，精神上嘗味着，欣賞着他那閒逸的享受。

他想到他這女人，還有些害羞。他又想到他的田地，他的麥子，想到如果下了雨，他的收穫怎麼樣，又想到如果果價錢合適，他要向鄰人們買些蘿蔔種子。但在這些天天想着的事中間，又夾着一個自己的生活，該怎麼的思想，忽然間，想到了昨夜，他疑感她喜歡不喜歡他。他一向所追問的只是他可能會喜歡她，或者她在他的牀上，在他的家裏，會不會滿意她的臉雖平常，她手上的皮膚雖粗糙，她那健美的身體，倒是軟綿綿的，又沒有給誰摩過。他想起昨晚短促的笑聲，禁不住呵呵大笑。少爺們對於只看到窗下了丫頭的平庸的臉。其實她的身體又美麗，又肥胖，又柔軟，骨格也粗大。他想她把他當作丈夫相愛，真有些害羞。門開了，她默默地走進來，兩手捧着熱蒸騰的一碗給他。他坐起來接了碗，水面有茶葉浮着。他便即擡頭向她看了一眼。

她恐懼起來，說：「我依你的話，——沒有拿茶給公公，——可是你這裏，我就……」

王龍見她有些害怕，自己心裏很高興，不待她說完，就回答道：「我歡喜——我歡喜。」說着，他就把茶喝了。

他心裏格外高興，真真也有些不好意思的：「我這女人很歡喜我！」

數月之間，他覺得除了察看女人以外，什麼也沒有幹似的。其實，他還是照向來一樣，背着耨頭到田裏去。然而那工作也就是享樂，當太陽當頂的時候，他回家裏去，吃的早已備好，桌子揩乾淨了，擺着碗筷。從前他回到家裏，就是疲倦了，也得自己燒飯。

現在什麼都給他備好，他可以現成吃了。泥地早掃過了，柴也堆够了。他早上出了門，女人帶了竹耙和長繩，在山野間拔草折樹，到中午便帶了足夠一兩天用的柴草回來。王龍高興的，是他們用不着再買柴草了。

一到下午，她又帶了耨頭和畚箕，到有驢馬載貨來往的大路上，耙拾牲口的糞，帶回來堆在屋旁的空地旁，用作田地的肥料。她一聲不響，自己就知做這些事，到了晚上，她要餵過了牛，方能休息。

有時候，她又用自己紡的紗線縫補襤褸的衣服，被褥也拿到太陽下拆了被裏，洗乾淨，又將變得硬了的棉絮，拍去灰塵，曬在太陽裏。她每天不停地做，三間屋都似乎很清潔了。老人的咳嗽也漸漸好起來，坐在家屋的兩牆邊很閒適地曬太陽。但女人從難得說什麼話。王龍呆看着她的大腳穩穩地在屋子裏走動，那呆鈍的方盤臉，那眼光沒有表情而帶着戰慄，可是從她身上也推察不出什麼來。在夜間他領略了她的身體的柔實。在日裏，她的藍布襖褲卻遮蔽了一切，她只不過是一個沉默而忠心的女僕。他如果對她說：「你爲什麼不說話？」這也不對。她盡了她的本職，自然已經完了。

有時候，他在田中工作，往往想到他自己的老婆。在那大屋裏，她見識過什麼呢？她沒有嫁他的時候生活怎樣呢？他推察不出。隨即想起他自己的好奇心，想起對於她的興味，不覺有些害羞。她總不過是一個女人。

她曾經做過大戶人家的丫頭，三間屋子和一日三餐的事卻不夠她忙碌。一天他正帶了耨頭，到麥田中掘土，田上出現

了她的影子，肩上一擱着一把耨頭。

『家裏要到晚上才有事。』她急說着，就走到他左邊的一畦，彎下身去攔土。

初夏的太陽照灼着他們，她臉上不住地流着汗。王龍脫去了布衫，她仍穿着薄布衫工作，布衫濕了，便像貼在她身上。他和她兩人在一塊兒默默地動作，這動作融成了一種精神上的結合，也就減少了許多辛苦。他對於任何事都不大明白了。他所懷抱的只有對於勞動的同情，這肥而黑的土地，給他們耕成碎塊，他們有時掘起了一片碎磚，一段樹木，湮滅了的東西。從前這全有男女的屍體，有房屋，他們想到他們的身體，他們的房屋，不知到什麼時候，也會變成土地的龍。在這地上，每人都有定數。他們在一塊兒勞動，使這土地產出穀實——在勞動中默着不做聲。

太陽落了，他挺直了背，對女人看看。她的臉濕濕的，和泥土的顏色一樣。她那濕透的布衫貼在她身上。她慢慢勸平了最後的一畦，就用平常的聲氣直截說道：『我有孕了。』

王龍默默地站着。有什麼可說呢？她說這句話，同她說：『我送茶給你。』『我們好吃了。』那等語一樣。在她似乎是一樣平常的然而在他可就說不出來了。他的心先跳着，隨又突然停下來。哦！這是他們輪到的定數了！

他突然取過她的耨頭，用沈重的喉音說道：『時候晚了。歇了罷。我們告訴老人去。』

她跟在他後面離開了五六步，走回家去。老人站在門口，等晚飯吃。他有些不耐煩起來，便嚷道：

『我年紀大了，叫我這樣等飯吃，真等不來。』

王龍經過他身邊，進了屋，說道：『她已經有孕了。』

他竭力想把這句話說得像說『今天我在西畝下了種了』那類話一樣安詳，可是他辦不到。他彷彿將這句話喊的太響了。

老人眯了一會眼，心中理會了，就發出笑聲來。

『哈哈——』他的媳婦走攏來時，他便叫道：『那麼，快有了！』

他在朦朧中看不清楚她的臉，但她卻順口回答道：

「我燒飯去。」

「好——好——飯快些——」老人急說着，像孩子一樣跟她走進竈間。先是想孫子忘卻了飯，現在飯食使他忘卻了孩子。

王龍在桌旁坐下來，兩手捧着頭，想着從他自己的身體，居然產生了小小的生命！

三

快到分娩的時候，他對他的女人說：

『做產的時候，我們總得叫個女人幫幫忙。』

然而她搖搖頭。

他吃驚似的問：『不要女人麼？』在他們談話中，她差不多只有搖頭或搖手，至多也不過勉強說一兩句話。對於這他現在是習慣了。『可是家裏只有兩個男人，不方便！』他接着說：『我媽媽會叫過村裏的一個女人。這些事我是不懂的。那大戶人家，有沒有和你要好的老丫頭可以來？』

這是第一次他提起了她出身的入家。她轉過頭來看他，她的細眼張大了，她的臉因沈鬱的怒氣而抖動了。他從未見過她那樣子。

她向他大聲說：『那邊沒有人！』

他將正吸着的旱煙管放下，瞪眼看她。然而她的臉忽然照常起來，彷彿不會說話似的收着筷子。

『哎！這是件要緊事喲！』他焦急地說。然而她沒說什麼。於是他繼續爭論着：『我們兩個男人，講到助產的事，一點不中用。我爸爸不好進你房裏來——我自己，連生小牛也沒見過。我的糙手會弄害小孩子的。那大戶人家有什麼人麼？那邊丫頭們常常做產的……』

她當心地放下筷。於是她對他瞅了一會，說：

『我回那大戶人家去的時候，我要給孩子穿一件小紅襖，穿一條紅花褲，頭上給他戴一頂帽子，前面綴着包金的小菩薩，腳上再給他套一雙老虎頭鞋子。我自己也要穿一雙新鞋，着一件玄色洋緞的新襖。我要走進窻屋去，走進太太擺着煙盤

的堂屋去，將我的兒子給他們大家看看。」

他從未會聽過她嘮裏說出這麼多的話。雖則這些話慢慢地說出來，卻也連串，於是他領會到：這全盤的事是她老早計畫好了的。好一會沒說話，他用拇指和食指頻頻地揸着煙絲到煙斗裏，於是提着煙管，將煙吸進胃裏去。

「我想，你要點錢用。」他終於說。

她小心地說：「你能不能給我三塊洋錢……這數目很大，但我仔仔細細地計算過。一個銅板我也不會隨化的。我要布店裏給我每尺加一的放頭。」

王龍在腰帶裏掏摸了。昨天，他曾經到市上賣去了西販池裏一擔半蘆葦，在腰帶裏倒有着比她的願望還略多一點的錢。他掏了三塊洋錢在桌上放了。沉吟一會，他加上了第四塊錢，那是他久藏身邊，以備偶或作賭本的，然而他一向只不過留在桌子旁邊，看看別人擲骰子，往往就轉到說書場去，聽些古老的故事，聽完了，只消付一兩個銅板到他的茶碗裏。

他說：「你多拿一塊去。」一面吹着紙策點上煙管。「你可以買一塊零頭綢料，給他做長衫。他是頭生。」

她沒有立刻去拿錢，站在那裏，看着牠，臉上呆呆的。低聲說道：

「我手裏拿着洋錢，這是第一回。」

霎時，她把那錢拿走了，捏在手心裏，匆匆走進臥房裏去。

王龍坐着吸煙，心裏想到那洋錢。這洋錢是從費卻不少心血的土地上得來的。以前，每逢他拿錢去給什麼人，就好像把自己的生命拿去了一塊，然而現在，這樣的給與第一回的沒有什麼痛惜。他沒有見到這錢落在城裏一個陌生的商人手裏。他只見到這錢變化為比本身更有價值的東西——穿在他的兒子身上的衣服了。

她分娩的時候，不讓別人在她身邊。這是快日暮的時候。她在收穫的田畝上傍了他工作。這田畝，現在在收穫稻了。他們彎了身，拿了短柄鐮刀，整日的在一塊兒割了稻。她因懷着孕，硬僵僵地俯着，動作比他慢，因此他們就割不齊，他的一列在前，

而她的一列在後了。時光漸漸兒到下午，傍晚，她割的愈加慢起來，他不耐煩地看看她。於是她停住了，站起身來，她的鐮刀墜落了。她臉上有新的汗，新的苦痛的汗。

她說：『時間已近，我要回屋裏去。你別進房來，等我叫你。只消給我一根新去皮的蘆草，劈一劈，我可以用這東西割斷褲帶。』

她跨過田野走向屋裏去。他向她呆看了一會，走到外畝的池邊去，揀了一枝細長的蘆草，細細地去了皮，在鐮刀的刀口上劈開來。在薄暮的秋野中，他背了鐮刀，走回家去。

到了家，晚飯已熱騰騰的擺在桌上，老人正吃着。她原是停了工作來給他們備飯的！他心裏想：像她這樣的女人是常見的呀。於是他走到房門口，囑道：『蘆草拿來了！』

他渴望着她叫他拿蘆草進去，然而沒有。她祇從門縫裏伸出手來，接了蘆草。她沒說什麼，然而他卻聽得她在喘息，好像跑了長路的野獸的喘息。

老人從碗邊擡頭看着說：

『都要冷了，吃罷。』接着他又說道：『你此刻還用不着忙——還早呢，我很記得：你媽頭生的時候，直到天亮才落地。哎呀！想起來，你媽給我生了半世的孩子，算來總有十多個罷，只有你長着，怪不得女人家要生得多多益善。』他隨即彷彿從新轉到這念頭似的，又復說：『明天這時候，我做爺爺了。』他霎時笑起來，吃完了，坐在昏黃的屋子裏，自己還在得意。

王龍站在房門口，靜聽着那沈重的喘息聲。從門縫衝出一陣熱血的腥味來，裏面的喘息聲漸漸急促而響亮，然而並沒有說出一言半語來。當他再也忍耐不住，快要闖進去時，一個嬌細而可怕的叫聲發出來，他忘卻一切了。

『是男的麼？』他急叫着。那嬌細的叫聲又復迸出來：『可是一個男？』他又復叫：『先說給我聽，是不是男的？』

女人的喉音顫顫回答：『是男！』

於是他走到桌旁坐下。多麼快呵！飯菜冷了好久，老人坐在櫈上打瞌睡了。他將老人的肩膀搖了一搖。

他凱旋地喊：「是男孩呀！你做爺爺，我做爸爸了！」
老人突然醒過來，照他方才睡過去時笑着那樣笑了。

「哦——哦——自然呵，」他不住聲地笑，「做爺爺了——做爺爺了——」於是站起來，一路笑着走向他的牀去。
王龍捧起冷飯，開始吃了。他霎時覺得很餓，便來不及似的將飯菜往嘴裏送。他聽得房裏的女人慢慢地走來走去，小孩子不住地在哭叫。

他得意地自己說：「從此家裏要熱鬧了。」

吃過了飯，他再走到房門口去，於是她叫他，他便進去了。血的氣味仍然瀰漫着，然而除了木盆裏的以外，卻什麼痕跡也沒有。她也已經往木盆裏面倒了水，推到牀底下，幾乎看不到牠了。紅燭點着，她端端正正蓋了被，躺在牀上。她的旁邊，照這地方的風俗，他的兒子裹在他的舊襪子裏躺着。

他的心奔騰起來，他便伏到小孩子身上，看了好一會。他有打皺的黑圓臉，他的頭髮黑而且長，有些潮濕。他住了哭，緊閉着兩眼躺在那裏。

他向他的妻看了一眼，她便也回了一眼。她的頭髮還是濕濕的，她的兩眼深陷。除此以外，她同平日一樣。然而由他看來，她躺在那裏倒是動情的。他的心衝向這母子兩人去，於是——沒有知道另外可說的話似的——說道：

「明天我要進城去買一斤砂糖，沖開水給你喝。」

他又向小孩子看了一眼，彷彿一下子想到似的：「我們得買一大籃蛋來，染紅了分給村裏人。這來，就誰都知道我有兒子了！」

四

小孩子產生的後一日，那女人照常起來，給他們備飯，然而她沒有跟王龍到田裏去，他獨自兒在那里工作，過了中午，他穿了藍長衫進城去，買了五十個蛋，每個兩枚銅板，他又買了紅紙，是泡在開水裏，搽紅蛋用的。於是走到南貨店，買了一斤赤砂糖，影計在包紮時微笑道：

『大約是給產母吃的罷！』

王龍得意地說：『頭生兒子！』

影計不經意地答說：『好福氣！』他的眼睛朝着剛才進來衣冠楚楚的主顧。

這番話，他對別人每天說過許多遍，然而在王龍，倒似乎有些特別，他對影計的客氣很高興，點了點頭走出店來。他一走，照着驕陽的泥街上，就似乎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了。

他想到這，心裏悲喜交集。世上福氣太好的不行。大空間，滿是刻毒的鬼神，他們看不過凡人，尤其是窮苦的凡人的幸福。他躡進香燭店裏，買了四炷香，算是他家裏每人一炷。他帶到土地堂去，將香插在冷灰裏。細看四炷香燒完了，才泰然地回家去。

於是，那女人又到田上工作了，收穫完畢，他們在屋前的打穀場上打穀。他和女人一同用棒將穀打落來。待到打好了，他們將穀攤在大扁籃上向風中簸揚起來。隨後，田畝上又要到冬季種麥了，他給牛上了犁耕地，她便帶了鋤頭跟在後面，掘破了各畦的泥土。

她勞動了一天，任小孩子躺在地上鋪着的一張老舊的破絮上。當他叫哭時，那女人停下來，坐在地上，解開了衣襟將奶

頭窩進孩子的嘴裏去，晚秋的太陽，照射到他們倆的身上，那女人和小孩皮色褐緒如泥土，在女人的頭髮上，在小孩子的柔軟的黑頭上，都帶着田野裏的塵埃。

然而從女人的黃黑的大乳房裏，卻湧出雪一般白的奶來，當小孩子吸着一個乳房時，從別一個也流出噴水般的奶來，她讓他儘流着。她意識到自己的豐富，便任其隨隨便便地流出了。她的奶老是多不過有時她就撩起她的乳房來，讓奶流到地上，覺得餓了衣服，小孩子吸收了他母親給予他的養料，又是胖，又是脾氣好。

冬天來了，他們便準備過冬。小小的三間屋子裏有遠過往年那麼豐富的收穫，堆積得滿滿的。屋樑上掛着一串串的大葱和蔥頭，在堂屋房裏有着好些蘆席拗成的圍欄，滿堆着穀麥。王龍十分節儉，他沒有將錢隨隨便便地化在賭博或吃食上。他將穀麥貯藏起來，等到下雪，或新年時節，價錢好的時候賣出去。

他的叔父常是等不到穀熟就要賣出去的。有時爲要得些現錢，甚至將田裏的青禾來賣掉。他的婦母是又胖而又懶惰的不中用的女人，儘鬧着要好的東西吃，要城裏買來的鞋子穿，需求無厭。王龍的女人呢，她做着一切家人所要穿的針線。

在他叔父的破舊屋樑上，從沒有掛着什麼，但在他自己的家裏卻也有一隻火腿，那是他的鄰人，老金殺了一隻似乎有病的豬買來的。腿是很大的一隻，阿蘭用鹽將牠漬透，掛在那裏晾乾，屋裏還有自養的兩隻殺了風乾的雞，肚子裏也塞着鹽餅筵，王龍邀請了吃過他喜酒的那班人來吃，將煮熟的紅蛋，每人分給他們十個，凡來道喜的村人則各分給紅蛋兩個。於是都羨慕着他有一個胖大而圓臉，像他母親一般高顴骨的孩子。冬天到了，他坐在屋裏鋪着的破絮上。他們開了向南的門，太陽光照進來，屋後厚厚的泥牆擋住了北風，吹不進屋裏。

在那燥風之下，地裏的麥種不能萌芽。王龍焦急地巴望着下雨。有一天，天色灰白沒風，空氣又悶又熱，忽然間下雨了。他們都坐在充滿福氣的屋裏，看着雨直瀉下來，落到田地裏，天井裏，屋簷上不住地滴下來。小孩子驚異着，伸出手去捉那繩也似的雨，於是他笑起來，他們也笑起來，老人向小孩子旁邊地上吐了一口痰，說道：『這樣的小孩子真是少有的呢。我的那幾

個娃兒子，還不會走路，不知道儘朝着什麼瞧。」

田野裏的麥種，受了雨的潤澤，發芽了。

這時候，幾人們空閒得很。早上，他們撐了油紙雨傘，走過狹狹的田垠，到這家，到那家，處處喝茶。女人們要是勤儉的，留在家裏做鞋補衣，還想着預備些過年的東西。

然而王龍夫婦卻不慣閒逛。在這六七家的小村裏，沒有一家像他們這樣富裕。王龍覺得要和別家過從過密，就會發生借錢的事來。新年快到了，要穿新衣裳和吃好東西，誰不缺着錢呢？他儘返在家裏，女人縫補，他拿起竹片所做的耙來，察看一番；在篋破了的地方，將自種的苧麻搓成線編進去，在尖頭破脫的地方，他巧妙地換進新的竹片。

他修理着田場的器物，他的妻阿蘭，也修理着家用的器物，如果一隻瓦鉢開裂了，她不像別的女人一樣，將牠丟掉，再去買一隻，卻拌和了泥同黏土，鏗合了那裂縫，慢慢地燒一燒，就可用了。

他們如是坐在家裏，欣悅地散散落落地說着：

「你留起那大南瓜的子來做種麼？」我們要將麥草賣掉，將豆梗來燒。」或者，很稀罕地，王龍說：「這碗麪很好吃。」阿蘭就淡淡地答道：「這好麪粉是新麥磨成的。」

賣掉穀物，王龍在這個好年頭獲得了一批洋錢，用也用不完，這些洋錢，他怕藏在腰帶裏，他們將藏洋錢的地方想了一番，便由那女人在他們房裏牀背後的牆壁，上巧妙地挖了一個小洞，將洋錢塞進那洞裏，用泥塊掩了，彷彿那裏什麼也沒有似的，從此兩人就有些發財之感，王龍想到自己有着用不完的钱，在他的夥伴中間，不覺感到一點驕傲。

五

快到新年，村裏家家都忙着預備。王龍到城裏去買了寫着福字財字的方塊紅紙，貼在農具上，討一個吉利。然後在門上貼了一對春聯，他還買了紅紙由老人給神做新衣，十分精巧，便給土地堂裏的兩尊小神穿了；爲了新年，又在神面前點了香。自己家裏也買了一對紅蠟燭，是年夜堂屋桌子上點的。

王龍又到城裏，買了豬油和白糖，那女人將它熬成油。她取了米粉，又取了和豬油白糖拌在一起，照黃家吃過的那樣子，捏做了豬油年糕。當那糕一列一列地放在桌上，預備燒熟時，王龍高興得很。在這村裏，像他的女人那樣能够做這種只有豪貴人家酒席上才吃的糰的，沒有第二個了。

王龍說：『吃起來很可惜的。』

老人徘徊在桌邊，高興得如同小孩子見了紅綠顏色一般。他道：『去叫你叔叔和他孩子們來看看！』但家道的興隆卻已使王龍謹慎了。請了饑勞人來，單是叫他們看看是不成的。

他慌忙回答：『不到新年就叫人家來看糰是不吉利的。』於是那女人，兩手滿沾着米粉和豬油，說：『那些不是我們吃的，只有上邊沒有花樣的幾隻，可以叫客人嚐嚐。我們還沒福吃豬油白糖的呢。這是專做給那大戶人家的太太吃的。正月初二，我要帶這些糰抱了小团去，當作一些禮物。』

照此說來，這糰是愈加貴重了。王龍想起那大廳，他曾露着那窮瘡的神情，很膽怯地站過。現在他的妻要抱了紅衣兒子，帶着這些用頂好的米粉和豬油白糖做成的糰，到那兒去作客，便不由地高興起來。

因有作客的事，把別的事都看輕了。阿蘭穿上那玄色布新衣，她心裏這樣的想了一想：『我帶這些糰穿這件新衣上賣家的門，倒合適的。』

元旦日，他的叔父和鄰人們擁進來，向他父親和他賀年，大家圍圍着吃喝，他卻悶悶的。他早就把有花糰放在籃裏，恐怕會順便給他們吃掉，但當他們稱贊那些沒花糰的滋味好時，他卻幾乎要說：

「你們再看有花的！」

然而他卻沒說出來，因為他記起進那「大家」的門去這事情，別的念頭就掉開了。

待到初二，是女人們拜望親眷的一天，他們大清早起身。女人給小孩穿了紅衣服，和自己做的老虎頭鞋，還給戴了一頂前面綴着包金小菩薩的沒頂帽子，然後才將他放在牀上。於是王龍自己匆匆穿了衣服，他的妻將長而黑的頭髮梳理了一會，打成一個髻，用他買給她的那枚鍍銀簪插上，她又穿了玄色新襖，於是她抱了小孩，她拿了盛糰的籃子，兩人一同走過殘冬荒寒的田垌去。

一到黃家大門，管門人聽得女人的呼聲走出來時，他睜着眼向他們看了一下，即擦着痣上的三根長毛嘆道：

「哦，哦！老王，你現在倒不是一個人來，是三個人了！」隨即見他們都穿上新衣，那孩子又是個男兒，就接下去說：「舊年你真交了運！我也不陪恭維你了。」

「年成好囉！——年成好囉！」王龍好像對一位老朋友講話一般。於是他安心地跨進大門去。

管門人對王龍道：

「你在我房裏坐一坐，我引你的女人同兒子進去。」

於是王龍站在那裏，看着他們穿過院子——他的妻，兒子，帶着禮送給公館的主人。這都是他的體面。待他看不見他們了，這才走進管門人的屋裏，他老老實實地從管門人的廡面妻接受了上首的坐位，只略點一點頭，就接了她端給他的茶。他將茶碗放在面前，沒喝一口，彷彿茶葉還欠好似的。

似乎過了好久，管門人才帶領着女人和小孩回來了。王龍向那女人的臉呆看一會，想要看出一切，願當不願當來。然而

她卻帶着一副沈重的臉色，於是他不耐煩起來，急於想聽她講說在那些太太奶奶們的院子裏，有着怎樣的情形。

因而他向管門人和他的廝面妻略一鞠躬，便匆匆帶着阿蘭走出門來。他將熟睡着的小孩子抱在自己的胸頭。

他回過頭去，向跟在他後面的她嚷：『好不好？』她向他走近一些，輕聲說道：『我想，那大戶人家，今年一定很爲難。』她用震顫的聲調說。

王龍催促她說：『怎麼哪？』

然而她一句一句地說。

『太太今年穿着去年的衣服。我從不曾見過這樣情形。丫頭們也沒新衣服穿了。』於是停頓一會，接下去說道：『像我穿的這麼新的衣服，我一個丫頭也沒見穿着。』再過一會，她說：『老爺自己的姨太太們所生的孩子，比起我們的兒子來，講體相，衣着，一個也沒有他好。』

她臉上泛起遲鈍的淺笑，王龍也笑起來，將孩子慈愛地偎在自己懷裏。他有着這麼好的福氣呵！他正得意洋洋時，霎時心中起了一陣恐懼。這樣抱着美麗的男孩在露天走要遭惡鬼忌的！他慌忙解開自己的長衫來，將小孩的頭塞進懷裏去，然後高聲道：『我們這女孩子生的誰也不喜歡，而且滿臉麻子，可惱呀！但願她就死了罷。』

『唔——唔——』他的妻隱約地懂得他的用意，連忙應聲。

王龍覺得安心了，於是從新向他的妻催問：『你可知道，他們爲什麼窮下去？』

『我只和從前竈下老媽子私談了一會。』她說：『這大戶人家不能長撐着門面了，五位少爺個個都把錢像水一般潑在外國地界，外邊的女人，一個厭了又一個的帶進家來，老爺在家裏每年也要添一兩個姨太太，太太每天爲鴉片花費的錢，足足要盛得滿一雙鞋子。』

王龍發呆地說：『是這樣麼？』

阿蘭再說：『還有，三小姐春天就要出嫁了，男宅的財禮，足足可以在外碼頭買一所大房子。她的粧奩衣服盡是蘇州杭

州繙來的新花綢緞，她要從上海請一個裁縫來。她恐怕她的衣服比不上外國地界的女人們穿的時候。」

『這樣的粧奩，她嫁給誰去？』王龍聽得這樣的化費錢財，不勝驚訝了。

『她嫁給上海縣長的二少爺。』停頓了好一會，她加添說：『他們一定窮下來了，太太親口對我說，他們想賣掉怡樂城那邊的那塊田，那邊每年好種稻，城邊裏的水容易潤得到，倒是一塊好田。』

『他們要賣田！』王龍感動起來，『那是，他們確實窮下來了。田地是一家的血肉啊。』

他思索了一會，忽然用手掌向頭角邊拍一下，起了一個念頭。

他忽然對阿蘭說：『我怎麼不會想到呢！我們何不買進這田！』

『那太遠了，』她驚訝地說：『我們要走半早上才到得那裏。』

『我要買，』他使性地重說一遍，彷彿向母親纏着要東西似的。

『買田是好事，』她平靜地說：『這自然比把錢藏在泥牆裏好。但是爲什麼不買你叔叔的田呢？他嚷着要將靠近我們西廠的那塊田賣掉。』

『我不要我叔叔的田產，』王龍高聲說：『他二十年中間，從沒放下一些肥料或豆餅去。泥土像石灰一樣了。我不要他的，我要買黃家的。』

他那曾經做過這黃家竈下了頭的妻呢，她就要是買進這使黃家歷代興旺的田地的人的妻了。彷彿覺得他的意思似的，她忽然中止了阻擋，說道：

『就買了罷。田是好的，近着城濠，年年可以得水呢。靠得住。』

於是她臉上又泛起了遲鈍的淺笑。過好一會，她說道：

『去年這時候，我還做着那大戶人家的丫頭哩。』

於是他們默默地繼續走去。

六

王龍把田買了，使他的生活進入另一階段。他從壁洞裏挖出洋錢送往大戶人家去後，以同等的身分和老爺講話一種光榮過去了，他就起了幾乎懊悔的一種精神煩悶。當他想到那空虛了的壁洞時，他恨不得他的洋錢從新回來，這田到底要以勞力去耕耘的，照阿蘭說又遠，家有二里多路。再者買這田也沒其照他預想那樣光榮。原來他到大戶人家去時太早了，老爺還睡在牀上。雖已到中午了，但當他高聲說：「請對老爺講，我有着要緊事情——有着銀錢上的事哪！」但管門人卻盛氣回答道：

「那怕統天下的銀錢，也不行。他和新娶不到三天的姨太太，春桃睡着哪。我不去碰釘子。」隨即擦着他那黑痣上的毛，有些促狹似的加說：「你不要以為銀錢上的事就可以使他起來的——他從出世就有着幾千幾萬的錢了。」

他終於見不到老爺，只能跟帳房先生接頭。交割的時候，那些沈重的洋錢落到他手裏。從此王龍又想到洋錢到處比田更貴。

然而，這田終是他所有了！在新年二月裏的一個陰天，他出去看田。誰還不知道這田是歸他的了，他走到那裏，只見田裏滿是黑色的泥土，在遠城的濠邊，成長方形。他仔細踱過去，直是三百步，橫一百二十步。田的邊角上還有四塊界石，刻着黃字樣。他心裏想，現在還不勸，不教人們知道他是富足到買得起大戶人家的田了，可是待後日較寬裕的時候，他換界石就無妨了。他看着那長方形的田，心裏想道：「在大戶人家看，這塊小小的田地是不算什麼一回事，可是在我，這卻了不得了。」

回想起來，當帳房先生不經意地將他的錢抓到兩手裏時這麼說着：「無論如何，這總够太太吃幾天鴉片了。」

於是他和那大戶人家之間的懸隔忽然引起他一個憤憤的決定，他向自己心說：隨時拿錢塞進壁洞裏，直至從黃家買進了好多的田地，使這現在的田在他眼裏也看作很小。

從此，在王龍這塊田，就成爲一個表記，一個象徵了。

春天到來了。王龍爲田事忙迫起來。老人照顧着小孩，女人從黎明工作到黃昏。有一天，王龍見到她又復有孕的時候，他起先帶些惱怒，以爲她在收穫期不能工作了。他向她喝道：『你偏揀這個時候要做產！』

她毅然答道：『這會子不算什麼，只有初產是痛苦的。』

此外就沒有說到關於這事的話，從他注意到的時候起，一直到秋間一天的早上，她放下鋤頭，慢吞吞走進屋裏。他因熟透了的田稻急待收割的緣故，他連午飯也沒回去吃。過後，太陽還沒落山，她就回到他的身邊來，她的身體扁平了，然而她的臉卻沈默着。他的衝動是要這麼說：『今天依也够辛苦了，去到牀上歇歇罷。』

然而他自身的疲憊痛楚使他殘酷起來，他心想自己這一天辛苦也同她做產一樣，因而他只在鐮刀的颼颼聲中間道：『男還是女？』她平靜地答道：『又是男。』

他們沒再說什那，然而他高興了，不住的彎腰和俯伏也似乎減輕艱辛了，直至月亮升起來，他們才完畢田間的工作，走回家去。

吃過飯，王龍走進房去，看他第二個兒子阿蘭是燒好飯就躺在牀上了，一個又肥胖又寧靜的小孩子，好是够好了，祇是沒有頭一個大。王龍看了一會，然後高興地回到堂屋。又是一個兒子哪，一年生一個。這女人帶給他好多福氣呵！他對他父親嘆道：『爹，又添兒子了，我們只好將大的一個放到你的牀上來。』

老人欣喜了。他久想那孩子來睡在他牀上，暖暖他這怕冷的老骨頭，可是那小孩子卻一向不肯離開他母親。現在自己的位置給別人代替了，只能讓自己放到祖父的牀上去。

收穫又很好，王龍賣掉穀物，把洋錢又藏到壁洞裏。他在黃家田裏所收的穀米比他自已田裏的多了兩倍。現在是誰都知道王龍管有這田了，村上便起了推他做財主的議論。

這時，王龍的叔父又來牽累他，這是王龍起頭就料到的。這叔父藉口自己是親族，當自己家屬用度不夠的時候，就來依靠王龍。在王龍父子窮苦的期間，那叔父也到他們的田間來爬繩些東西去養他的七個孩子，他的妻以及他自己。然而一有得吃，他們就什麼也不做了。他的妻就不肯動手掃一掃地，孩子們也懶得揩臉。還有丟臉的是那女孩子們長大，到成熟的年齡了，卻還在村街上跑去跑來，她們的黃亂頭髮一梳也不梳，有時候還甚至同男人們談天。王龍有一天遇見他最大的堂妹這樣子，以爲他這一族的臉都給她丟了，忍不住大怒起來，竟敢跑到他嬌母那裏，說道：

「哪哪！還有誰要娶我堂妹這種女孩呢？個個男人都可以釘眼看？三年來，她已經好嫁人了，還是跑來跑去的。今天我看見街上一個閒漢，把手搭在她臂膀上，她還大笑一陣！」

他嬌母是除舌頭以外，什麼也不活動的，現在向王龍放縱她白舌頭了。

「好呀！誰能給我下聘禮，辦喜事，謝媒人呢？有些人只會說現成話，他們田地多，還會省下洋錢來買大家的田地，可是你叔父呢，一直走敗運。老天要他這樣子，有何法想？別人家田裏能出好穀，他呢，種子在田裏都不活，只有雜草長出來，他也做的背脊要斷呀！」

她說得痛哭流涕，於是索性發起性子來。抓住腦後的髮髻，勒一勒，將散髮披到臉上，放聲地哭叫起來。

「啊！你那曉得命有這樣苦！我們田裏偏生野草！別人家田裏出好穀好麥；別人家房子幾百年還站着沒動，我們房子的根腳偏能動搖，牆也開裂了；別人家生了好幾個兒子，我每次生的偏偏是女孩子，兒子只有一個——唉！唉！好命苦呵！」

她高聲哭叫着，鄰近女人們各從家裏奔出來。然而王龍卻強硬地站在那裏，要結束他的話。

說滿街亂跑的雌狗不會發出壞種來？」

這樣露骨地說過了，他就走回家去，任憑他的嬌母哭叫着。

第二天，他的叔父到他田邊，阿蘭沒在那兒，因為第二個孩子生了後，已十個月，她的第三次做產又迫近了，她的身體不好，有好多天不來田間，祇有王龍一個人在那裏工作。他的叔父沿着田畦沒精打彩地走來，他的衣服也不會披好，只寬寬地用腰帶束着。他走到王龍跟前，默默站着，看王龍一鋤一鋤掘着豌豆旁邊一列土，終於王龍毫不客氣地說了，頭也沒擡一下。

『對不起，叔叔，請別打斷我工作。如果要這豆繁生起來，必須幾次三番掘鬆地土才行。你種的，不消說，已經完結了。我是慢慢吞吞地做着，我也真可憐，不會歇過一歇哩。』

叔父完全明白了王龍的惡意，然而他卻溫和地答：

『我命苦吧，這年頭，念顆豆種，只有一顆長出來，長的那樣子，用鋤頭掘繁也不濟事。我們今年要豆吃，只好去買了。』於是，他沉沉地歎了口氣。

王龍硬起心腸，他知道他叔父來是有所求的。他以長而平穩的手勢將鋤尖鋤地裏去，在已經耕得好好的軟土上挑起極細的泥來。豆莖的序列疏朗朗地站直在那裏，碎影歷亂在太陽光下。終於叔父開口了。

他說：『我女人告訴我，你關心着我那不成器的大丫頭胚。你說話一點也不錯。你真有識見。她應當嫁人了。我總怕她有不端的行爲，丟我的老臉還不算，倒盡了我們一家的門楣。你想想看，我是你爹親兄弟，我丟了臉，豈不大家全沒趣？』

王龍用力將鋤頭掘進泥裏去。他本想直率地吐露自己的意思：

『那麼，你怎麼不去管束她，怎麼不教她正經地住在家裏，掃掃地，洗洗東西，給自己一家人燒燒飯做做衣裳？』

然而總不能對長輩這樣說。因而他只是沉默着，他靠近一株小植物掘着土，等候他叔父再說。

他叔父沉着臉說：『若是我幸而像你爹那樣，娶了好老婆，會做活，像你女人生好幾個兒子，而我家裏的那個，什麼都不

會做，吃的只長肉，生出來的總是女，雖然兒子也算有一個，卻懶得沒有兒子相，如果我不是這樣，那我現在也可以像你一樣有錢了。那我很情願將我的錢分給你們用。你的女兒們，我會給她嫁個好兒子，我的兒子我也會給你薦到什麼店裏去學徒。我願出錢做保頭——你的房子我樂意修，有什麼好吃的東西，我也肯請你們爹兒和孩子們大家吃，我們原是一家門呵。」

王龍隨即答道：

「你曉得我沒有什麼錢。我一家五口都要我養。我爹老了，不能做，吃還是要吃，這會子，又是一口要生下來了。」
他的叔父尖聲回答道：

「你有錢，你有錢！你會買進大戶人家的田。天曉得多大的價錢——村裏誰能辦得到？」
聽了這番話，王龍氣極了。他拋下鋤頭，瞪着眼睛看看叔父，突然嘆：

「就算我有幾個，也是我和老婆操作着得來的，我們並沒看人家榜樣到賭檯上去，或是任憑田裏長着草，任憑孩子們餓着肚，儘站在掃也不掃的階沿上談天！」

叔父的黃臉孔上湧上血來了，他向那姪兒撲過去，就在他的兩頰上重重地連打兩個巴掌。

他喝道：「哼！你倒來教訓你的長輩！你這沒規矩沒道理的薄蛋。就算做阿叔的有什麼不是，也輪不到你來教訓！」

王龍沉着臉，一動不動站在那裏，他明白自己的錯，但同時對這叔父也恨到心坎。

「你這話我要講開去要請全村人評理！」叔父氣沖沖地用高聲的破喉囉喊：「昨天你到我家裏來鬧，又在街上高叫，說我的女兒不是處女了，今天你又來罵我，倘若你爹死了，我就當得你的爹的！就算我的女兒全給人家破了身，有一個給人空這麼說了，我也聽不下來！」他於是絮叨地說：「我去請全村人評理——我要去請全村人評理……」到末了，王龍不服似的說道：「你要我怎樣？」

這事情確乎可以講開去的，他想到這一層，他的傲氣就軟下來了。總之，還是一家骨肉呵！

這時，叔父立即改變了態度。怒氣消散了。微笑起來，將手搭住王龍的臂膀。

「哎！我知道你的——好小子——好小子——」他柔和地說：「你的老叔父知道你的哪，你也好算我的兒子的。我的兒子，我的姪兒呵，你可憐我，給我幾塊錢吧，就是十塊罷，或者九塊也行，爲了我的那個丫頭胚，這來我也好去同媒人接接頭。你沒錯就在這會子罷——就在這會子罷。」他嘆了一口氣，搖搖頭，便虔敬似的向天看望。

王龍拾起鋤頭來，便又拋了下去。

「屜裏去一趁罷。」他隨即說：「我不像少爺們一樣洋錢放在身上的。」於是他大踏步走在前頭。心裏兀自苦悶着，他原來打算再去買田的好洋錢快要落在叔父的手，而不到夜，還要從叔父的手裏落到賭檯上了。

他大踏步走進屋裏去，推開擋路的兩個小兒子。叔父和藹地招呼那兩個孩子，從衣服角裏掏出銅板來，每人一個，他抱緊了他們，將鼻子擡到他們柔軟的額頭上，嗅嗅那曬黑了的肌膚。

他說：「哎，你們兩個男小孩。」每隻臂膀圍着一個。

然而王龍卻沒停下來。他走進房裏，從外邊太陽光下進走來，覺得屋裏很暗，然而他嗅到一陣熟悉的熱血腥味灌到他的鼻孔裏來了，於是他尖聲叫：「怎麼樣啦——時候到了麼？」

他妻的聲音從牀上答應出來，較之他以前聽到的聲音更加微弱了：「已經好了。這會子是個丫頭胚，多不幸啊！」

王龍靜靜地站着，起了一個惡感。女孩子是在他叔父家裏引起一切煩累的。現在也生到他家裏來了。

於是他不作答，逕到牆壁邊，摸索粗糙的藏銀的地方。他摸到了，將泥塊移去。將手插到那後面的一小堆洋錢裏，數了九塊出來。

他的妻在暗中突然說：「你爲什麼拿出洋錢來？」

他答說：「叔父勒索我借給他。」

他的妻起先沒答什麼，過後她用直率沉重的聲氣說道：「還是不借的好。那是借去沒有還的。白送給他們就是了。」

王龍苦悶地答說：「我自然知道，這好比割下我的肉來給他，只不過爲了都是一家。」

於是他走到門口，把錢交給叔父，急忙走回田裏，盡力勞動，彷彿要將地土兜底翻起來似的。那時候，他一心想着洋錢；他見它輕率地被倒出到賭桌上，見到它被什麼閒人擲過去了。

待到他的怒氣消歇，天色已經不早。他挺起身，回憶起自己的家和飯食，隨又想到他又添了一個孩子了。女兒不能終生在父母身旁，卻爲別人家生養的。他先前在對叔父憤恨，竟不曾想到停下來看一看這新生的小東西。

他拄着他的鋤頭站在那裏，心頭有些苦悶。要再來一次收穫，他才買得起毗連着他原來的田的那一塊田，但家裏又添了一口了。薄暮的蒼茫的天際，一大羣的老鴉，慢慢飛起來，在他頭上盤旋了好一會，像嘲弄他似的向他啞啞的叫，終於飛向陰暗的天邊去了。

他不高興，因爲這是惡兆。

八

神們一旦和人們作對，就不會再管顧人們了。夏初本該落下來的那雨沒有了。一日復一日，天空照耀着無情的陽光。曬焦的荒地無用了。從天亮到天黑，沒有一點雲。晚上殘酷模樣的明星，高懸在天空。

雖然王龍拚命地耕種田地，終於乾燥而且裂開了。春天就已預備結穗的稚嫩的麥稈，得不到雨水，便中止了生長，站在那太陽下，到最後就黃萎，成爲荒廢的禾稼了。王龍天不用竹扁擔挑着沉重的木桶，帶水到稻田裏。然而，雖然他的皮肉上現出了凹疤，雨水還是沒得落下來。

到後來，池水乾成泥餅了，連井水也沉到很低，阿蘭這才對他說道：

「如果孩子們得拿水解渴，老頭子又要開水，那稻準要曬死了。」

王龍恨恨地回答道：

「稻死了，大家都要餓死了。」

只有城壕邊的那塊田長着禾稼，這是因爲王龍捨棄了別的一切田地，整天停留在那裏，從壕裏舀了水來，澆在這邊不飽的泥土上。這一年，他第一次將他的穀在收穫之後立即賣掉，當他覺得有洋錢落到掌上時，他將他一把捏緊。心裏想，不管怎樣，不管旱荒總得照自己所決定的去做，爲的這把洋錢會磨折過身體，流過不少的汗，他總得將他好好兒來用掉才是。於是他急忙走到黃家去，會見了管地產的帳房，便老實地說：

「我帶錢來買城壕的那塊田。」

王龍已到處聽得黃家破落得很。那老太太有許多天沒抽足鴉片抽，她每天叫了帳房來，斥罵一頓，用扇子打他的臉，向他厲聲叫道：「不是還剩有田麼？」直叫得他沒有辦法了。

他是連平時積得的回佣錢也已拿出來用掉，他真沒辦法了。而且，老爺還再娶了一個姨太太，是家裏一個老丫頭的女兒，那老丫頭年青時曾經被他強姦，現在因老爺對她厭棄了，已經嫁給一個男僕，這老丫頭的女兒尚未到一八年華，他渴望著嬌嫩年青，甚至還只好算是孩童的女人。

少爺們見到他們的爹娘如此，還以為有着儘够他們一輩子化的。他們彷彿站在聯合戰線上，罵帳房不會料理田產。黃家的田地上，當然也沒有收穫，所以當王龍來到帳房跟前，叫着：『我帶了洋錢來』時，這就彷彿一個人來到俄漢跟前說着『我帶了吃的東西來』似的。

帳房抓了洋錢，本來做這種交易，在先前總有一番講談論價的，而現在兩人只急切而輕聲地講了幾句，話還沒完，錢就遞付，契就簽好，田就是王龍的了。

又是一回，王龍沒有將血肉換來的錢看做心疼的事。他用它買了心中所想要的東西了。這新買的田有第一塊的兩倍大；然而除了這田的肥沃外，還有使他更稱心的，就是這曾經屬於大戶人家的這一事實。這次，他沒將這件事說給誰聽，連阿蘭也沒有。

過了一月又一月，雨還是沒落下來。秋天快到了，片片的輕雲，緩緩地飄集在天空，村街上便得到聞空而且焦急的人們站在那裏，臉朝着天，細心判斷着這朵雲，那朵雲，是否含有一些雨意。然而雲塊剛積聚到快要有希望時，卻從西北方刮來一陣大風，吹散了雲霓，好像掃帚掃除了地板上的塵埃一樣。天空明淨而荒涼了，莊嚴的太陽每天早晨升起來，晚上孤靜寂地落下去。月兒便依時上升，皎然當空。

王龍從田地上，收割了稀少的豌豆，又從玉蜀黍田裏——這是當稻秧枯死的時候，心灰意懶地種的——他摘取了粗笨的玉蜀黍穗，在簞打時候，他忍不住失去一顆豆。他又在堂屋的地上剝玉蜀黍，彷彿每一粒便是他的生命。當他要將玉蜀黍都放開，當作柴燒時，他的妻開口道：

『呃——這不要燒掉罷。我記得小時候在山東碰到了這樣的荒年，我們連蒂也磨了粉吃的。這比草好。』

她說後，他們都沈默下去，連小孩子們也默着。只有那個女小囡卻不曉得恐懼。她娘的兩隻大奶袋，還裝滿着她所需要的。然而阿蘭一面給奶，一面卻喃喃道：

「小東西，吃呵，趁着還有得吃的時候吃吧！」

彷彿命運不夠苦似的，隨後阿蘭又復懷了孕，奶乾了，不住地哭着要奶吃的小囡的聲音便充滿於這恐慌的家裏。

如果有人問王龍：「你們這一秋如何過活呢？」他準回答說：「連我自己也不知道——到處是荒年。」

但誰也沒那麼問他。在這鄉間，誰都只有自己問道：「我今天怎麼過活哪？」做爹娘的，那就說：「我們和我們底孩子們，怎麼過活哪？」除此以外，什麼也沒有問的。

現在王龍是盡心竭力照顧着他的牛，在家裏還有稻草和豆藤的時候，就拿些給這牲口吃，隨後摘了樹葉來餵牠，直到冬天，連樹葉也沒有了。那時候，因此，他將牛拴在門口，直至牠消瘦下去，好像骸骨一樣的了。

然而，沒有米麥只剩幾顆豆和些許蜀黍的一天到了，牛餓得嗚嗚地叫，於是老頭子說道：

「不久牛也要給我們吃去了。」

那時王龍發急起來，在他聽來，彷彿有人說：「我們過一會兒要吃人了」似的。於是他說道：

「我們怎能吃牛？我們用什麼耕田呢？」

然而老頭子泰然自若地說：「你的性命要緊，還是畜牲的要緊？你兒子的性命要緊，還是畜牲的要緊。牛可以再買一頭，自己的性命卻不行！」

然而那天王龍卻不肯殺它。第二天，第三天，孩子們嚷着要吃，沒法子安慰他們了，阿蘭瞪着眼看王龍，為孩子們央求他，他終於到了無可奈何的地步。這才粗聲地說道：

「那麼，殺了罷，然而我卻不動手。」

他走進房裏，躺倒牀上，用棉被蓋了頭，免得聽到那牲口死時的叫聲。

於是阿蘭踉蹌地走出去，拿了菜刀，在那牲口的頸子上，割了一大刀，就此把牠的性命結果了。

王龍起先吃不下，後來也終於吃了。那牛終於被吃完，骨頭也敲碎了，將骨髓吃掉，這都消耗得十分快，於是除了細著的，那張又乾又硬的皮外，什麼也沒有了。

起初，這村上都以為王龍有洋錢藏着，有食糧囤積着而起着敵意。他的叔父最初便到王龍的門口來，他和他的家夥乎沒有吃了。王龍捨不得似地把一小堆豆和一把寶貴的玉蜀黍抓到他叔父的長衫襟窩裏。於是他堅決地說道：

「我只能省下這一點，即使我丟開了孩子們，我的老爹總得首先顧到的。」

當他叔父再來時，王龍大聲叫道：

「我自己全家過不了，那管得孝順！」他空手打發他的叔父去了。

從那天起，他的叔父便像一隻被踢的狗似的，恨他切齒，他在全村上家家戶戶輕聲說道：

「我的姪兒那邊有洋錢有食糧，然而他卻一點也不肯分給我們，就連我們算是他的親骨血的，也不給一些，我們只好餓死了。」

這小村上家家吃盡了各自的積貯，且用完了最後的銅錢，鋼刀樣冷而又乾燥荒涼的冬風從沙漠吹來時，村人們的心因妻兒自己的飢餓，不由地狂暴起來，王龍的叔父在街上好似喪家之犬，從他那餓癆了嘴裏唧唧噥噥地說道：「有一個人有着食糧呢，有一個人，他的兒女還養得肥肥的。」人們就擎起扁擔，在一天晚上奔到王龍家來。他聽到鄰人們的聲音開了門，他們就向他撲去，從門口推開他，待到他們尋到了些許乾豆和一碗乾玉蜀黍這一點兒可憐的積貯時，他們便發出了顛覆和失望的大吼。於是他們搶奪了他的每一件家具，桌子，條櫈，還有受驚而且哭着的老人所睡的那張牀。

於是阿蘭走到衆人之前，喊出她那平凡而且遲緩的聲音。她大聲地說：「別這樣——且別這樣，還不到拿我們桌子條櫈和牀的時候。我們的食糧都給你們拿走了。但是你們家裏的桌子和條櫈並沒賣掉呵。且讓我們留着罷。我們大家一樣了。」

不比你們多餘一顆豆，一粒玉蜀黍，不，現在你們有的比我們多了，你們如果再多拿，要犯天條的。現在我們要大家出去，搜尋草根樹皮，你們爲着你們的兒女，我們爲着我們的三個兒女，還有將要出來的第四個。」她說時，手按自己的肚皮，以是衆人覺得羞愧了，一個一個溜出去，本來他們除了飢餓之外，並不是壞人。

有個姓金的逗留著，他是臉色黃黃的，小身材而沈默的人。他本想說句抱歉的話，他原是忠厚人，祇因他那啼哭的孩子逼他作惡罷了。然而他懷裏卻攪得一把豆，他恐怕一開口，就非將豆還出來不可，所以只向王龍默默地看了一眼，便走出去了。

王龍站在天井裏，裏什麼也沒有了。他心裏想：

「他們不能拿去我的田地。我的辛苦收成，我都置了那拿不去的田產。如果，我有洋錢，這就要給他們拿去。如果我買了什麼穀起來，也都要給他們拿去，但我有著田產，這是不會失去的。」

九

王龍坐在門檻上，心裏想：現在總得有個辦法才好。他們不能在空屋裏坐而待斃。他有着要活的決心，恰當一生最發旺的時候，就被運命奪去生命，他是不甘心的。他奔到那冷落的打禾場，向那永遠蔚藍而明淨的天，揚一揚手。他孟浪地喊：『啊！老天菩薩，你太惡了！』

有一回，餓壞了的他有氣無力地一步一步走到土地堂，便對準了那土地爺爺和土地太太啐了一口唾沫。這一對菩薩的面前，多月以來，沒有香火了。王龍咬了牙齒向他們看一看，便咕噥着走向他的家來，撲倒在牀上。

他們現在差不多誰都不起身，間歇的睡眠至少能暫時替代了食物的。玉蜀黍的菰，他們已曬乾吃掉了，他們還剝了樹皮。全鄉間的人們吃着野草。到處無牲畜了。人們接連走幾天，看不到一頭牛或一匹驢子，以至任何牲畜家禽。

孩子們的肚腹因空氣而膨脹起來，人們看不到孩子們在村街上玩。王龍家的兩個男孩至多匍匐到門口，除了他們的大肚子外，那錯落的小骨好像鳥骨。小囡只是裹在一條舊棉被裏，整日不吵不鬧地躺着。有東西放到她嘴裏，就無力地嚼着，聲音也提不起來了。青紫的小嘴唇好像落了牙齒的老太婆底嘴。深陷的黑眼睛祇是眯着。

這小生命的堅強多少博得了她父親的憐愛，有時，他看着她，柔和地輕聲說道：

『可憐的呆蟲——可憐的小呆蟲。』有一回，當她露着光牙齦，浮出了一個淺笑時，他歛的落下了眼淚，便將她赤裸抱起，塞到他那不大暖熱的短襖裏，貼着他的皮肉，這樣抱了她坐在家屋的門檻邊，瞧望着乾燥而平坦的田野。

老人是他吃的比誰都好，家裏如果有可吃的東西，寧可孩子們沒份，老人卻先要緊。王龍心裏驕傲地想着：誰也不能說他在生死關頭忘記者多了。即使剝下他自身的肉去養老頭子也是應該的。那老人日夜睡着，趁太陽當午時分，在天井裏走動一會。有一天他用老嗓子顫顫地說道：『從前還有更壞的日子呢，——從前還有更壞的日子呢。我從前親眼見過大家易

子而食。』

王龍在極端恐怖中說：『我們決不至有這樣的事的。』

有一天，姓金的來到王龍家門口，他從像泥土樣的乾黑嘴唇裏輕輕說道：『城裏的狗都給吃光了，一切的馬呀，雞鴨呀都吃完了。我們這地方，也吃完耕田的牲口，就連草根樹皮也沒剩了。』

王龍絕望地搖搖頭。在他的胸前躺著女小的輕小的骸骨模樣的身體。當他一眼看見了那雙小眼睛時，那小孩的臉上就浮現了搖曳的微笑，這使他傷心了。

金將臉更假近些，他小聲地說：『這村裏，他們吃人肉了，聽說你的叔父和他老婆就吃着。要不是他們怎麼過活呢？還有著走來走去的氣力哪。——誰都知道他們什麼也沒有了的。』

從金說話時俯上前來的那個死人模樣的頭，王龍退後了。那人的兩眼這樣隨着，可怕的。王龍莫名其妙地害怕了。他立即站起身來，彷彿要躲避一種密佈的危險似的。

他大聲說：『我們要離開這兒了，我們要到南方去！在這地方，到處鬧着荒。可是老天無論怎麼惡，總不會一下子除滅漢族子孫的。』

姓金的的耐心地看著他。『唉！你還年青哪。』他淒涼地說。『我比你老了，我老婆也老了。我們除了一個女兒，沒有什麼牽掛。我們死了也能安心的。』

王龍說：『你倒舒服！我有老爹，有這三個小家口，另外還有一個快要生出來。我們必須出門，免得日後失掉了天性，像野狗那樣在陰影裏面相吃。』

於是他忽然覺得自己所說的話是很對的；他便叫著她：『喂，我的女人，我們到南邊去。』

他的聲音裏有幾月以來從未會聽到過的一種歡欣，於是孩子們擡起頭來，老頭子從房間蹣跚出來，而阿蘭歡洋洋地起

了牀，走到房間的門口，抓住了門框說道：『出去是好的，即使走死了也比在家裏好。』

她身上的胎兒像一個果實，盪在她的瘦腋下，她臉上所有的肉全都消失了，她說：『且等明天吧，到明天我也許分娩了。我從這小東西動着的樣子，就能覺到的！』

王龍答說：『那麼，就明天罷。』隨即看見了他的妻的臉，他便起了深切的憐憫。於是對那還倚在門口的鄰人金，不顯說似地說：『如果你還有什麼吃的東西，請你發善心給我一點兒，救救我兒子娘的命，那我就忘掉你在我家裏搶東西這一回事了。』

金羞答答地向他看了一眼，慚愧似的回答道：

『從那時到現在，我心裏總覺得很難過，這原是你叔父來引動我的，他說你們有好好的穀麥堆藏在屋裏，我對着這凶惡的老天，不瞞你說罷，我只有把光景的乾赤豆埋在我門口的石頭底下。這是預備着我們自己和我們的孩子過最後的一刻的。然而這兒我要分些給你們。你們明天到南方去。我和我的家人留着。我比你年紀大，又沒有兒子，活也罷，死也罷。』

他去了不一會，回來帶着兩把泥污的小赤豆，包在一條布手巾裏。孩子們一見這食物，便爬過來，連老人的眼睛也發亮了，然而王龍推開他們，將食糧拿進他女人那裏，於是她將這豆一顆一顆地，吃了一點兒，她並不要吃，只是做產時候快到了，她知道：如果不吃些什麼，自己就全痛死的。

王龍將些許的豆放進嘴裏去，嚼成了軟塊，隨即將嘴脣放到他女兒的嘴脣上，把食物喂給她吃，他見她的小嘴唇動着，彷彿覺得自己也吃了似的。

那晚上，他住在堂屋裏。兩個男孩子住在老人的房裏，第三個房間讓阿蘭一個人做產。他坐在那兒靜聽。她到現在還是不要在臨產的時候近身。

他頹喪地，一心聽候着熟悉的尖細的啼聲。男呢女呢？現在於他都是一樣——只不過再多一個須得養活的家口。

『如果沒有氣，倒好了，』他喃喃地說，隨即聽到了微弱的叫聲——多麼微弱的叫聲呵！——霎那間從沈寂中發出來。『但是在這靜日子，不會有靜心事的，』他哀苦說完了這一句話，坐在那兒傾聽着。

第二聲叫就沒有了，全家沈寂着。忽然間，王龍覺得耐不住了。他害怕地站起身，走到阿蘭的房門口，向門縫裏叫，他自己的聲音使他略略興奮了。

『還好麼？』他向那女人叫。他聽，料想到當他坐在那裏時，她已經死了。然而他却聽得到輕輕的悉索索的聲音。她在那兒動着，終於她回答了，那聲音好像嘆氣。

『進來！』

他走進去，見她躺在牀上。她一個人躺着。

他問：『孩子呢？』

她在牀上略略使一下手勢，他便看見了地上那孩子的身體。

他嘆道：『死了！』

她輕聲說：『死了。』

他俯身下去，察看那孩子，可憐那小小的一把皮和骨，卻是個女兒。他剛要說，『但我聽得她叫着——是活的，』便向那女人的臉看了一眼。她的眼睛閉着，她的肌肉顯着土灰色，而她的骨頭在皮下聳着，一張忍耐到極度的，沈默的可憐的臉孔。於是他沒話可說了。究竟這數月中，她爲飢餓的痛苦所熬煮着。

他沒說什麼，將死的小囚抱到另一房裏，放在地上；他尋到一條破蓆子，將她包起來。在那蓆子上，他看見兩個暗黑的傷痕，然而他卻只顧做完了事。抱了蓆包，走到離家很遠的地方，將包放在一座老墳的低窪的近邊。他剛將蓆包放下，就有一隻惡狠狠的餓狗奔到他的背後來，他拾起一塊小石頭，擲中牠的瘦肚子，但那畜生仍舊不走。終於王龍覺得兩腿無力，手掩面不忍地走開了。

「還是這樣好，」他喃喃地說：他第一次充滿絕望了。

次日早上，當不變的太陽升上蔚藍的天空時，他覺得先前要帶這一班孩子，女人，還有老頭子出門去的念頭，似乎是做夢一般了。他們怎能跋涉百多里的路程呢？就是到了南邊，有沒有東西吃也還不知道？說不定他們會走得筋疲力竭在那地方也碰到一班飢餓的災民的，倒不如壽終正寢在家中。他失望地坐在門檻上，淒涼的眼光望着荒旱的田野，在那裏，可吃可燒的東西一點也沒有了。

他沒有錢了。然而現在就是沒有錢也沒有用，因為沒有食物可買了。而他這天自己也不會上城去了。他委實沒有餓了。他起初覺到腸胃裏的深烈的侵蝕現在過去了，他從田裏撈起一撮泥土來，給孩子們，不想自己嘗嘗。這泥土浸在水裏，這就叫做觀音水，他們吃過幾天了。裏面有着些微的滋養料，當然不能維持生命，然而做成了粥的模樣，這卻一時充了孩子們的飢腸了。

隨後當他拋棄了希望，坐在那門口，夢一般地幻想着躺在牀上舒服地死去這回事時，幾個人穿過了田野，向他走來。他見一個是他的叔父，回來的是三個他不認識的人。

「好多天沒見了，」他的叔父帶着響亮而不自然的聲調叫。再走近些，他用同樣的聲音說：「你可好！我的哥哥呢，他好麼？」

王龍向他的叔父看了一眼。那人瘦得應該餓死了，然而還沒有餓死。王龍對他這個人深切的憤怒了。

他接連着喃喃地說：「你怎麼有東西吃的——你怎麼有東西吃的。」他的叔父睜大了眼睛，向天空一揮手。

「吃光了！」他叫道：「你去看看我的家！那邊連燕子也啄不起一些末屑來。我的老婆——你記得她本來多麼胖？現在像一件衣裳掛在竹竿上，——我們的兒女，只剩了四個——有三個小東西丟掉了——丟掉了——說到我，你看哪！」他抓了褲子的邊緣，細細地揩揩眼眶。

王龍呆呆地重說一句：『你有東西吃的。』

『除了你，除了你爹，我什麼也沒有想過。』他的叔父厲聲道：『現在你可以明白了。我早先向這幾個好心的城裏人賒了一些糧食吃，答應着『有氣力，就幫他們到我們村上來買田。第一我就想到你這親姪兒的好田。他們是拿錢來買你的田的，你有錢也就有得吃了。』

王龍沒有動。他沒有站起來也沒招呼那班人。他擡頭看着他們，見他們穿着泥污的綢長衫，的確是城裏人。他急然非常的憎恨他們了。他有孩子們餓着肚，吃着田裏的泥土，而他們到這兒來是趁火打劫的。他淒涼地擡頭看他們，他那骷髏樣的臉上，他的眼睛深沉而且巨大。

他說：『我不賣田。』

他的叔父踱上前去。這時候，王龍的一個小的兒子，用手和膝爬到門口來。因為那孩子近日沒有氣力，所以往往照他嬰孩時代常有的樣子，反而爬行了。

『這可是你的孩子？』那叔父叫：『就是那個夏天我給過一個銅板的胖小孩子麼？』

於是大夥兒都向那孩子看了一眼，霎時間，眼淚滾下王龍的兩頰，喉嚨裏起了哽咽。

『你出多少價錢呢？』他終於輕聲說了。想起三個孩子還有老頭子都得養。他和他的妻不能安逸地死去的。城裏人中的一個開口了，那人一隻瞎眼，他假殷勤地說道：

『可憐的人呵，爲了那個餓着的孩子，我們就多出些價錢罷。我們就給你——』他停頓了一下，隨又挺聲說——『我們就給你一百個銅板一畝！』

王龍苦笑了。『噫』他叫道：『這是拿我的用白送了。我買進來的價錢還不止二十倍！』

『然而你不是荒年買的啊，』別一個城裏人說。他是瘦瘦的高鼻子的小個兒，然而他發出的聲音卻出乎意外的粗大。王龍向他們三人看了一眼。他們這班人看煞了他！一個人爲着飢餓的孩子，爲着年老的爹，什麼不可以放手？他憤怒得

直跳起來。

「我決不賣田地！」他向他們尖聲叫：「我要拿田地裏的泥土，一塊一塊掘起來給孩子們吃，待他們死了，我就將他們埋在田裏，我和老婆，和老爹，我們都要死在這塊田上！」他放聲大哭起來，於是他的怒氣消散了，他發着抖，站在那兒哭。那班人站着微笑，一點也不感動，他的叔父就在他們中間。這一番話彷彿是癡狂話，他們要等王龍的怒氣出盡了。

忽然間，阿蘭來到門前，向他們開口了。她說：「田地，我們一定不賣的，如果賣掉，等我們從南邊回來，靠什麼吃？但是桌子，四隻板櫈，兩張牀連被鋪，還有鍋子，我們要賣掉。祇是鐵耙，鋤頭和犁兒，我們不賣，田地也不賣。」

她的聲音裏的一種鎮靜，比着怒氣有更多的力量，於是王龍的叔父半信半疑地問道：

「你們真預備到南邊去麼？」

終於獨眼向隊影中間啣嚙了一會，便回轉身來，說道：

「這些都是些破東西，只能當柴燒。一共兩塊洋錢，買不買隨你。」

他說時，不在乎似的轉身去了，然而阿蘭平靜地答道：

「還不到一張洋錢的價錢，但你如果有現錢帶來，就拿去了。」

獨眼在腰帶裏掏了一下，便將洋錢丟到她伸出的手裏，於是那三人走進屋來，大家搬桌子，條櫈，王龍房間裏連着被鋪的牀，他們還捲起了泥甌上的鍋子。但當他們走進老頭子的房裏時，王龍的叔父就站到門外去了。待到一切齊備，家裏除了兩柄鐵耙兩柄鋤頭和堂屋角的犁兒以外，就一無所有了，阿蘭對丈夫說道：

「就趁我們有錢，我們立刻走。我們還可以留住這幾根屋椽子，回來時候好做我們的巢穴。」

於是王龍凄然回答道：「我們走罷。」

然而看着田野上那班回去的小小的人影，他喃喃地憂慮地說：「我總還有着田地——還有田地留着。」

十

他們除關上門，扣緊鐵搭以外就沒有事了。所有衣服，都穿在身上。阿蘭在每個孩子的手裏，塞過一隻飯碗和一雙筷子。這樣子，他們成了淒涼的小小行列，開始橫過田野，緩慢地前進，好像他們決走不到城似的。

王龍抱着女孩子直見老人快要跌倒了，這才遞給阿蘭，將父親背起來，蹣跚地走着。他們默默地向前走，經過土地堂，雖刮著冷冷的淒厲的風，王龍因身體弱，還是流着汗。那風不住地刮着，那兩個男孩便叫冷了。然而王龍卻勸誘着他們說：

「你們是大人了，去南邊做客人了。那邊天氣暖和，天天有白米飯吃，你們就有得吃了，你們就有得吃了。」

他們走幾步停一息，好容易走到城門口，猛掃過一陣像冰泉衝過山巖似的冬風，他不由自主地咬緊牙關了。腳底下是溼泥厚厚的，夾雜着的冰尖有似鐵片，兩男孩子便不能走過去，而阿蘭抱着女孩子也險些兒溜跌了。王龍背着老頭子搖擺地走過去，將他放在地上，隨又走回來，將小孩子一個個抱過去，待走完，他已用盡氣力，雨一般的滿身是汗了。他這才靠著潮溼的牆好些時，閉着兩眼，嘴裏喘着可憐的氣息，而他的家屬站在他身邊索索的抖。

他們走到大戶人家門口，那兩扇鐵門密不通風地緊閉着，兩個灰白色的石獅子給風霜剝蝕了。石階上蟠臥着幾個形容污穢的男女。待到王龍那淒涼的一羣經過時，有一個用了破竹似的聲音叫道：「這些有錢人，心腸也同老天菩薩一樣硬。他們有飯吃，還拿不吃的飯去做酒，而我們卻餓死了。」

別一個人接着牢騷地說：「哦，如果我不是餓得要命，我真要放火，把它裏裏外外都燒掉，我自己燒死在這火堆裏也甘心。這該死的黃家主子！」

然而王龍卻不會附和，他們默默地向着南邊走去。

他們走的十分慢，到傍晚時才穿過城，走出南門，那時他們見到一大羣的人走向南面去。王龍正想揀一塊地方他們可以睡覺，忽然間，他見着一堆人羣裏，於是他向擠攏來的一個人問道：「這羣人都到那兒去？」

那人答道：「都是災民，我們去趕火車，到南邊去。那邊有價錢不到兩角的车位，給我們這種人坐的。」

王龍從前在茶店裏火車這名兒是聽過過的。他曾經聽得人家說起這種一節一節連接起來，不用人也不用牲口拉，卻用像龍一般的吐着火水的機器拉的車子。自己沒看見過總是不大相信的。

然而他現在卻疑疑惑惑地轉向他女人，說道：「那麼，我們也去坐火車罷？」

他們略略拖開老人和孩子們，又愛急地互相看了一眼。停一息，老頭子就蹲在地上，兩男孩橫倒在塵埃裏，不顧衆人的壓在他們的身邊亂踏了。阿爾還是抱着女小囚，然而女孩子的頭卻落在她的臂膀外邊，兩眼閉上帶着死色，竟使王龍叫道：「這小丫頭可是已經死了？」

阿爾搖搖頭：「還沒有。她還啼呼啼呼響着。但是挨不過今晚的；我們全家人，除非——」

於是她向他看了一眼，彷彿說不下去似的。王龍沒有答什麼，然而心裏卻想着，若再走一天，他們到夜就都要死了的。他聲音裏帶着些許高興，說道：

「起來罷，兒呀，繞着公公起來罷。我們去坐火車到南邊去了。」

從暗裏裏隆隆地過來一陣龍吼似的巨響，和兩隻射出火來的大眼睛，個個人喊着奔跑了。他們在混亂中間擁前去，擠來擠去，但始終拚命地拉在一起，直至擠到了一所什麼黑暗的所在，在許多聲音的叫喊中間，進了小小的開着的門，進了箱子樣的房間。於是他們所坐的東西，肚裏裝着他們，怒吼地衝向黑暗裏去了。

十一

王龍拿他的兩塊洋錢，付了三百里路的車費，那收錢的我給他一把銅板。王龍等車子一停，就從塞進窗洞裏的小販那裏，買了四個窩窩頭，和一碗白米飯給女孩子吃。多天以來，他們從沒有一下子吃過這樣多，雖然餓得要命，但當東西進口時，反而不要吃了。勸誘了好一會，才使兩男孩子下嚥。祇有老人卻在他那光牙肉之間，耐心地吮着窩窩頭。

「吃是總得吃的，」當火車開時候，他向擠在身邊人，很和氣地笑着說：「我的肚子，許多日子沒有動過，懶壞了，我也不管。吃是必須吃的。我不肯因為牠不願動一動的緣故，就白白地死掉。」衆人看着那個滿下巴上稀疏的白鬍子，笑迷迷的乾癟的小老頭子，不由大笑起來。

王龍沒有將銅板全用在吃食上。他留下了錢買蓆子的錢，這蓆子是到南邊的時候搭棚用的。火車裏有着往年到過南邊的人，有的每年到南邊繁華的城市去做工，討飯，積些飯食錢。王龍傾聽着那些人的談話。他們以老資格自居，大聲談話。有一個厚嘴唇的人說：「你先得買蓆子，如果你內行，不做土老兒，兩個銅板一張就夠了，不然，就要你三個銅板，我很知道，這是貴了。我不會上當的。」他搖擺着頭表示自己的經驗。王龍焦躁地傾聽着。

他蹲着坐在車子的底板上，催促說：「以後呢？」

「以後」那人提高了嗓子，愈加響亮地說道：「以後，你把蓆子，搭成一個棚，你就出門去討飯，先用污泥和垃圾塗了全身，竭力裝得可憐的模樣。」

王龍一輩子從沒有向人討飯過，他厭惡着討飯這一想頭。

他問：「不討飯不行麼？」

厚嘴唇說：「不錯，你們好等吃過了再去討。那些南邊人有的是米，你們每天早晨上施粥廠去，出一個銅子，白米粥就飽

婆飽肚子。這來，你們就好舒舒服服去討錢，買青菜豆腐和葱頭。」

王龍略略縮回身子，轉向邊壁，暗暗地用手在腰帶裏把剩下的銅板數一數。買六張蓆子，每人一個銅板粥，此外還剩着三個銅板。他得着一個開始新生活的安慰，然而，向過路人乞討這意思，還使他難受着。

「有兩隻手，難道沒有好做的工麼？」他突然回頭向那人問。

那人用輕蔑的口氣說：「做工！如果你高興，你好拉拉黃包車，跑的時候，你熱得滿身出汗，一到坐下來的時候，你身上的汗，就冷得像冰一樣了，我是寧可討飯的。」他咒咀一陣，王龍這才不再問他了。

當火車到達的時候，王龍已胸有成竹。叫女人看顧着老人和小孩。他自己便出去買蓆子，向這個那個問着街市。那些兩邊人說話的那種尖利聲音，他起初幾乎不能懂得；有幾次，他問着而他們沒有懂時，他們就不耐煩了。於是他學會了揀臉上和氣些的人去問。

然而他終於在城邊尋到蓆子店了。買了蓆子。當他回來時，他們還站在那裏，兩個男孩一見他，便寬慰着向他大叫。老人帶着愉快和驚愕的心情，他向王龍絮叨地道：

「你看這些兩邊人，他們都多麼胖，皮膚多麼白嫩油潤呵。他們一定是天天吃肉的。」

然而過路的人們，卻誰也不會看王龍和他的家屬。人們來往着在到城去的石子路上。各自忙碌着，不肯旁顧那些乞丐們。每隔一會，就不得不走過了一隊驢子，它們的小腳平均地擊在石子路上，牠們負荷着一籃一籃建築用的磚頭，和盛滿穀物的大口袋。在每一個驢子隊最後的一匹，騎着驢夫，手裏拿着一條大鞭，他一邊喊，一邊將這鞭在那些牲口的背上怪響亮地敲響豁豁地抽。每個驢夫經過王龍的前面，便丟給他一個輕蔑而且傲慢的眼色。這些穿着粗衣服的驢夫，經過了站在路邊呆着的小羣的人時，總是做氣凌人的。每個驢夫看見王龍和他的家屬那麼異樣，便在恰恰經過他們的時候，將手裏的鞭振動了一下，那從空中發出的尖利的爆裂聲響使他們一跳，驢夫們見着他們一跳，便噓噓地笑起來。王龍不高興，去尋暫時駐足的地方。這樣的情形有了兩三回，王龍惱了，便轉過身去，找尋能够搭棚的地方。

在他們站着的牆背後，別的棚舍已經有了，那灰白色的高牆展延得很長，牆腳邊，小的蔴棚像虱子釘着狗背似的釘住在那裏。王龍將那些棚舍審察了一番，便將自己的蔴子照樣地拗起來，然而不成功，於是他灰心了，那時阿蘭忽然道：『我會做的。我小時候做過還記得。』

於是她把女小因放下，這樣那樣地將蔴子拉了一會，就拗成了直到地面的圓圓的棚頂，人可以坐在底下，不至於碰頭頂。她拿磚頭，擱於拖在地面的蔴邊子緣上。搭好之後，他們走到棚裏，用留着沒有用的一條蔴子做地板，這樣的坐在那裏，相對無歡，想起這麼長遠的路，假使走起來總要走上幾十天，而且，而且，一定不待走完，宛轉在溝壑裏。

隨後，待到王龍說了『我們去找找施粥廠罷』這句話時，他們就喜氣洋洋地站起來重復出門去。這一次，兩個男孩子一面走，一面用筷子敲敲碗，過一會兒，就有東西放到碗裏來了。他們不久就發見那些棚舍搭在長牆邊的緣故了，從牆的北面走過幾步，就是一條街，有許多人帶着空的碗和木桶，或洋鐵罐之類沿街走，走到街盡頭不多遠的施粥廠去。王龍和他的妻兒混在這隊人中間，兩個人從每所棚屋的一端擠進去。

每所棚後都有泥竈，比王龍曾經見過的都大，那上面的鐵鍋像小池那麼大，待到揭起木蓋時，裏面沸騰着的白米好粥，冒上香噴噴的蒸汽來，衆人聞到了這香味，就彷彿是世間最甘美的東西了。他們大家擠向前去，男的吆喝着，女的氣惱而恐懼地叫喊着，而小孩子們則啼哭着，於是開鍋的人們喝道：

『一個一個輪着來，够大家吃的。』

然而怎樣說也止不住這飢餓的羣衆，他們都要搶到粥吃，像野獸一樣地鬪爭着。王龍捨進人羣的中心，只願拉住他的多和兩個兒子，待他被擠到大鍋邊時，他遞過他的碗去，盛好之後，捧下他的銅板，他在這事做好之前站住腳，是用盡了氣力的。

隨後，他們又來到街上，站在那兒吃着他們的粥。他吃飽了，碗裏剩着一點兒，他便說道：『這點兒我要拿回去晚上吃。』然而近旁站着的警察厲聲道：『不行，裝在肚子裏，一點也不得帶回去。』於是王龍詫異道：『嗚！我付過錢的，我不裝在

肚子裏與你有什麼相干？」那人於是說道：「這是規矩，有種沒良心的人，他們來買這粥，帶了回家裏去喂豬，這粥祇給人吃，不是給豬吃的。」

王龍驚訝地聽了這番話，便嘆道：「有這種沒良心的人麼！」隨即道：「但爲什麼有人肯這樣布施窮人呢？是誰來布施的？」那人答道：「是富家和城裏的紳士，有的做這好事，爲的是可以積些功德修修下世，有的因爲這是公益事，可以博個好名聲。」

「無論爲了什麼，總是好事啦。」王龍說：「有的一定是出於好心的。」他見那人沒有回答，就辯護着自己的意思道：「這種人總有幾個罷？」

然而那人卻不耐煩和他講了。孩子們拖了王龍，王龍便將他們都領回到棚舍去，他們騎着，直睡到次日早上，他們從夏天起，這是第一次的吃飽，所以睡得甜暢了。

次日早上，他們已將最後的銅板化在早粥上了。王龍心裏不知怎麼辦好，瞪着眼睛阿爾，於是阿爾有似熟悉這一種生活，沈沈地回答：

「我和這三個孩子能討飯的，老頭子也能。他那斑白的頭髮，一定會感動吝嗇者。」於是她叫兩個男孩子到她跟前，她對他們說：

「你們每人拿着碗，這樣托着，這樣喊着——」於是她把自己的空碗托在手裏，伸出去，凄凉地叫道：「好老爺，——好太太！做做好事啊！——做些好事修來世罷！丟

個銅板，給俄死的孩子吃些『西罷！』兩個男孩和王龍全瞪着眼睛看她。她在什麼地方學會了這種本領？這個女人藏着多麼他沒有知道的本領呀！她說道：

「我小時候，我就這麼叫着過活。也就在像這樣的荒年，我賣掉做丫頭了。」於是，他們給老人一隻碗，四個人便走到路上去討飯。那女人叫喊起來，向一切過路的人搖着碗。她把女孩子插在她裸

露着的胸頭，那小囡睡着，當她拿碗伸出去，跑來跑去時，他的頭就左右擺動。她指着那孩子，高聲叫：『好老爺，好太太，向你求討些個——這小囡要死了——我們餓死了——我們餓死了——』那孩子的頭左右搖動的確像死了一樣，於是有三兩個人不高興似的摔給她一個小銅錢。

然而過了一會，兩男孩子就拿討飯這事當起玩意兒來了，大的有點難爲情，有時就露着牙齒羞答答地笑；他們的娘見到了，把他們拖進棚舍，重重地打了嘴巴，氣呼呼地罵了一頓。

『你們餓死的時候還笑哪！你們這蠢東西，那麼索性去餓死！』於是她接二連三地打他們，直打得自己的手痠了，孩子們流淚嗚咽着，於是她打發他們走出去，說道：『就這樣子你們去討吧！再笑一笑，再打得厲害些。』

至於王龍，他走到街上打聽，找到了人力車行，他進去租了一輛，一日間租價是半塊洋錢到夜來付，於是他將那撈什子放在背後，拖出到街上。

拉着車子，他似乎覺得每個人都將他當作馱子看似的。他在車橫之間，不自然得像上了犁的牛初次耕田一樣，而且他幾乎不會走路了；可是他要謀生，一定得趕路。他走到一條狹街上，沒有店鋪，只有關閉着的幾戶住家。他走來走去拉了一會兒，自己習練着。恰當他在失望中，心想還是討飯好的時候，一道門開了。蹣出一個衣冠整整的戴眼鏡的老人來，高聲招呼他。王龍對他說，新拉車子不會跑，然而老人卻是個聾子，沒聽得王龍的說話，只泰然地向他使了手勢，叫他放低車橫，讓他坐上去。

『拉我到夫子廟。』他坐在那裏，直挺挺而且鎮靜，有着不容動問的神情，這來，王龍雖然不知夫子廟在什麼地方，也祇能照着別人的樣子，向前奔跳了。

然而他卻一面走一面開鬧熱的市街，挑着擔子的小販，趕市的女人，馬車，一切擠撞着，跑也不能跑，所以他從容地走去。他的臂膀發酸，兩手起泡了，因車橫壓着的地方是額頭沒有碰過的。

當王龍到了廟門，停下車來，那老先生從懷裏掏出一隻小角子，交給王龍道：「我是不再加了，用不着嚕嚕。」他說着，轉身走進廟裏去。

王龍並不想嚕嚕，從前沒有見過這一種小角子，也不知道牠的兌換，他走到近旁兌換銀洋的米店裏，夥計付給他念六個銅板。在南邊，錢來得有這麼容易，王龍不禁詫異了。然而近旁別一個車夫，在他數錢時，斜過身去看了一下，便對王龍道：「只有念六個，你給那老頭子拉多少路？」待到王龍告知了他時，那人叫道：「老頭子真小氣，應該給你的車錢，他只付你一半。拉起時候，你們講定多少囉？」

王龍說：「不會講價，他說拉到這裏來，我就拉來了。」

那人向王龍憐恤着似的看了一眼。「你們看，好一個墮下土老兒！」他向旁邊閒立着的人們嘆道：「人家叫他這樣，他就這樣，這個呆人養出來的呆人，他不會問一聲『多少錢？』」呆人呵，要知道只有外國人才好不講定了給他拉他們的牲子，蹩，全是外行，他們不知道準價，任着他們袋裏的洋錢水也似的流出來。」於是聽着的人都笑了。

王龍沒說什麼。他羞慚的很，一句話也不答，便拉着他的車子去了。

「但是，這明天總好給我的兒女吃一頓了。」他固執地想，隨即想起了車租到夜就要付，而賺得的錢還不够付一半。那早晨，他又得了一個顧客，他和他較量了一下，講定價錢，下午又有兩個人叫他。然而到晚上，他數了所有的錢，共總只比車租多一個銅板，於是他十分懊惱着走回棚舍去，心裏想着做了一天比耕田還辛苦的工，只賺了一個銅板。於是他的困地的回憶湧上心來了。

他進了棚舍，知道阿蘭討了一天飯，只有四十個小銅錢，連五個銅板還沒有到，兩男孩子，大的有八個錢，小的十三個，併攏來，足够付早上的粥錢了。但當他們將小的男孩子的錢併到一塊兒去時，他不願而咆哮起來了。他愛自己討的錢，到晚上睡覺，也握在手裏。直至他爲了自己吃粥，自己才付出去。

然而老人卻壓根兒沒討到什麼。他整天坐在路旁。然而他沒有討。他睡過去，又醒過來，隨着眼看經過前面的東西，厭倦

了，又復睡過去。他是長輩，不會受埋怨的，當他覺到自己的兩手空着時，他就說道：『我耕過田，撒過種，也割過稻，這才有滿碗的飯吃。此外，還有了一個兒子，兩個孫子。』他想起自己有着兒孫來，便像小孩似的確信着總不會讓他挨餓。

當王龍挨過了一陣飢火，他見到他的兒女天天有着吃，而每天勞動和阿蘭的行乞，也足夠去吃那一餐早粥的時候，他就開始應感到那城市的真相了。整天在街上跑，他領略得這城市的各種各種秘密的部分。他漸漸知道在早上坐車的人們，如果是女的，上市去，如果是男的，他們就上學校和辦公廳去，然而他除了學校名叫什麼什麼大學以外，是怎麼一種學校？什麼一種辦公室？他卻無從知道了。

晚上，他知道自己所拉的人們不是上茶館，就是到娛樂場所去，那些娛樂有些是公開的，向街上放送賭博的聲響來，有的是秘密，靜默而且藏在牆壁的後面。然而這等娛樂，王龍一點也沒有明白，他住在這富麗的城市裏，生疏得好像富家的老風，那是靠着拋掉的殘屑吃，到處躲躲着，永不佔據那家現實生活的一角。

雖然路程並不遠，可是王龍和他的妻和兒女在這兩邊的城市裏，總好像異邦人似的。街上走來走去的人們固然是和自己一樣，而且這些南方人的語言，如果仔細聽着，也勉強可以懂得。然而安徽究竟不是江蘇，發音終究不同。那邊王龍的田地上，一年兩次產着稻和麥以及玉蜀黍，豆和大葱，這裏，人們卻用人糞肥料，急促地生出稻和各種各樣的蔬菜來。

在王龍的本鄉，人們有一張裹着蔥頭的麥餅，就算是舒舒服服的一餐，用不着再多了。然而這裏的人們卻管着肉圓呀，筍呀，和粟子煨童子雞呀，家禽的如件呀，以及各色各樣的蔬菜，每逢帶着隔夜大蔥氣味走過來的人，他們便仰起鼻子嗅：『好臭的北邊人呀！』

有一次，在夫子廟的角落邊，王龍聽得一個年青人向一羣人演講着，那年青人說，中國必需有一次革命，必需排外，那時候，王龍以為自己便是外國人，不禁心裏一憤，便悄悄溜走了。

有一天，他忽然碰到一個人走出來，像這人模樣的他從未見過，他不知道這人是男是女，祇是長長的，穿着一種粗硬質

料做的玄色直挺挺的長袍，頸子上還圍着死獸的皮。當他經過時，那個人向他敏捷地使了一個手勢，他就將車橫放低，那人用斷續的聲音叫他到內橋去。他不知怎地，急急地奔跑起來了，隨即碰到了在工作上偶然認識的另一個車夫，他向那人叫道：「你瞧——我拉着的是什麼傢伙！」

那人就向他嚷道：「一個外國人——一個花旗女人——你發財囉——」

然而王龍卻儘快地跑，他害怕着背後的奇怪傢伙，待他到了內橋，他已精疲力盡，流下大汗來了。於是這女性跳下車來，用同樣斷續的聲音說道：「你用不着死命的跑。」隨即把兩隻角子放到他手裏，這比平常價錢多了兩倍。

於是王龍知道這才真正是一個外國人，在這城裏比他還外國，又知道歸根結蒂，黑頭髮，黑眼睛的人是一類，而黃頭髮，藍眼睛的又是一類。

那晚上，他帶着還未用掉的角子到棚舍裏時，他告訴阿蘭，於是她說道：「這種人我見過的。我常常向他們討錢，只有他們才不拿銅板而拿角子丟在我的碗裏。」

這樣緊貼着散漫而豐裕的大城市，總不會缺乏糧食的。在王龍的鄉間，即使手頭有洋錢，買不到東西，也就不中用了。在這城市上，到處是食物。有魚市的街道上，兩旁擺列着一大籃一大籃的銀色的新鮮大魚，一桶一桶亮晃晃的小魚，一堆堆緩慢地爬着的灰色的蟹，還有美味的鰻鱈，在雜糧市上，有着一大籮一大籮的穀，人踏進那些大籮去，會沈在裏面悶死了；有着白米和黃米，深黃淺黃的麥，黃豆，赤豆，蠶豆，黃熟的黍粟和黑白芝麻；肉市上，全身整隻對剖的豬，就頸子掛着，露出紅色的肉，一層層的板油，以及又白又厚的柔軟的皮來；鴨鋪子裏，在簷下和門口，掛着一排排許多醬黃色的板鴨，還有白色的鹽漬板鴨和成一串串的鴨肥肝，那些賣鵝和雉雞和各種禽鳥的鋪子也是一樣。

說到蔬菜，凡是人手能够從泥土裏種出來的樣樣都有；亮晃晃的紅白蘿蔔，青菜，芹菜，彎曲的豆芽，醬黃色的栗子，鮮紅

的香菜。在街上，凡是人所想吃的東西，全能找到。小販來來去去，賣着糖果呀，花生呀，水菓呀，熱氣蓬勃的甜番薯呀，冒着水汽的肉湯粉呀，還有蜜甜的米粉糕餅呀；城市上的孩子們滿手抓着銅板，跑到小販們那裏，直吃到他們的皮膚給油和糖沾得發亮。

難怪有人要說，在這城市裏不會有餓死的人。

可是王龍儘管拉着人力車，阿蘭儘管討着飯，他們仍是賺不到足夠在家裏天天燒飯的錢，如果付過了粥價，還多銅板，他們就買些香菜。然而香菜價錢無論怎樣，總是貴的，因為要在阿蘭搭着當作竈頭的兩塊磚頭之間煮起來，必須兩個男孩出去尋柴草，這柴草呢，他們要從進城賣柴的農夫那裏偷偷地抓幾把來，往往兩孩子給人捉住了，便挨了一頓結實的打。有一晚，那比小的更膽怯的大孩子，閉着一隻給農夫的巴掌打腫了的眼睛跑了回來。然而小孩子倒逐漸熟練了，的確，他幹小偷的勾當比討飯更熟練了。

有一晚，他回來遲了，而煮着的菜裏有一大塊圓圓的豬肉。自從他們殺了自家的牛以來，這是第一次他們有肉吃，因而王龍睜大着饞眼。

說道：『你們今天一定向外國人討到錢了，』他對阿蘭說。然而她不響。於是懂事的小男孩要表揚自己聰明，得意洋洋地

『這地肉我拿來的。賣肉的從一大堆肉上斬下來一塊，我趁他不注意時，跑到一個買肉的老太婆臂膀下，我就抓了來，跑進一條小街堂，將這塊肉藏在一家後門口的空水缸裏，等到哥哥來。』

『那我不要吃！』王龍忿忿地叫道。『我們要自己買來討來的肉，不要吃偷來的。我們做乞丐，我們不能做竊賊。』於是他用兩個手指從瓦鉢裏拈出那肉，不管小兒子的號叫，拋在地上。

但阿蘭慢慢地走過來，拾起那塊肉，用少許水洗一洗，塞回到沸騰着的瓦鉢裏。

她靜靜地說：『肉總是肉呀。』

王龍沒有說出什麼，他爲着兩兒子快要在這城市裏變成竊賊而惱着，害怕着，當那柔軟的肉煮熟了，阿蘭拿筷子夾開，一大片一大片的遞給老人和兩兒子，連女兒的嘴巴裏也給塞滿了，而她自己也吃的時候，他沒有說什麼，他自己只滿足他買來的菜，不想管一管那肉等吃過了，他就將小兒子帶到使女人聽不到的街上；在一所房子的後面，他幫着那孩子的頭，重重地打他的兩頰，那孩子號叫也不肯住手。

他叫道：『哼！這是給賊坯吃的！』

然而那孩子哭着回家去之後，他心裏卻想着：『我們總要回本地去。』

王龍度着長長的日子。雖有充溢於小菜場的食品，雖有飄揚着黑的、紅的、橘色的、鮮豔的綢緞，以作廣告的綢緞店的市街；雖有穿緞子、穿絲絨的富人們，兩手又軟又香像花一般，雖有迎合着這城市的繁華美的一切，但王龍所過着的生活，卻沒有足夠解決本能的飢餓的食品，也沒有足夠遮掩瘦骨的衣服。

人們整日辛苦焙製着富家酒席上用的麵包和糕餅；孩子們從天亮勞動到半夜，油污的，瘠瘠的身子便照樣臉在鋪草的地上，到翌日再惺忪地走到竈邊去；而工錢還不夠買一塊自己做好麵包。男男女女辛辛苦苦地裁剪着冬令的厚重毛皮，春季的輕軟的毛皮，以及織花的綢緞，給吃着上時小菜的人們，縫製華麗的袍褂，而他們自己，抓一塊藍粗布，急忙地縫攏來，遮蔽了他們的裸體。

花白鬍子的，推了裝煤和柴的獨輪車往華麗的大房子去，往麵包作，當他們在石子路上，背上挺起像繩子一樣的筋，拉着沈重的裝貨的塌車。他們將食品吃的很節省，晚上只短促地睡一覺就算數，他們沈默着。他們的臉孔，像阿蘭的臉孔一樣呆滯而啞不做聲。誰都不曉得他們的內心怎樣。如果他們說話了，那所談的不是吃的東西，就是銅板。洋錢這個名兒是很少談到的，因為洋錢很少到他們手裏。

在休息的時候，他們臉上的肉歪扭着，上嘴唇掀起來，露着牙齒，變成瘠瘠的模樣，好多年來在過重的擔負上的用力，在他們的眼邊和嘴邊的肌肉上也放下深深的皺紋了。

在王龍的棚舍周圍，女人們縫着破布，給她們接連生育着的兒女做遮蓋的東西，她們從農家的田地上偷幾株菜，從雜糧市上偷幾把米，整年在山邊爬拾柴草，一到收穫的時候，她們便像家禽似的跟了割稻的人們走，尋求收割的遺穗。孩子們是生的，生，死的死，直使得爹和娘都不曉得生了幾個，死了幾個，而且幾乎連幾個活着也不知道。

這些男的，女的，和小的，流浪於靠城市邊的鄉郊，男的爲了三五個銅板做着各種各樣的苦工，女的和小的做着乞丐和竊盜，王龍和他的女人及孩子們便在中間。

老頭子們和老婆子們安心地過着他們當前的生活。然而在年青人中間，有着不滿有着憤怒的，激昂的談話。但待後來他們做了成年人，娶了親，在他們心裏增滿憂愁的時候，他們那散漫着的青春的怒火，消散起來，成爲劇痛的失望，成爲深刻到不能言喻的反感了。他們終生勞動，比畜牲還苦惱，爲的只不過是裝不飽肚子的些許東西。有一晚，王龍正傾聽着這樣的談話時，第一次聽到了他們一排排的棚舍所貼住的大牆裏邊的情形。

是在初春再來的殘冬盡頭的一天，棚邊地上因有溶雪，還滿是泥濘，水流進到棚舍裏，這才使每家去各處尋找了幾塊磚頭，在那上面睡覺。然而，既有潮濕的泥土，天氣又帶着溫潤的和暖，這和暖使王龍感到非常的不適，因此，他吃過飯，不能如往常一樣就睡，走出到街邊，在那裏閒立一會。

那邊，老人盤了腿坐在靠牆坐慣的地方，他拿着一隻盛着食物的碗，在那裏嚼，原來孩子們一吵鬧，棚舍裏就嘈雜得不成樣了。那老人一手還捏了一條布索的兩端，在這圈索裏，女孩子搖搖擺擺地走着不跌。他這樣子照顧着孩子，過他的日子，這孩子現在是漸漸有些反抗假在娘的胸頭了。而且阿爾又復懷了身孕，這較大的小囤攔在她肚腹上，那壓力也是很難受的。

王龍瞪眼看這小囤老人拉住着的團索裏跌倒去，爬起來，再跌倒去。他這樣站着時，臉上感到了晚風的和暖，而心中湧起了對自己田野的深切的懷想。

「像這種日子。」他對他的父親高聲說：「田上應該翻一翻土種麥了。」

老人沈着地說：「哦，我知道你的心思。我一生已幾次三番像今年這樣逃過荒。那些荒地裏是沒有種子的。」

「父親，但是你總得回去。」

老人簡單地說：『有着地田囉。』

哦！回去總要回去的，不是今年就是明年，有田地在那裏！那浸潤了春雨的田地，正在那裏期待着他的耕種。他走回棚舍去，便對他的妻粗聲說：

『如果有什麼好賣，我要賣掉，回本地去。要沒有老頭子，我們餓着肚皮也會走的。但是他與這個小孩怎能走幾百里路呢？你又懷着身孕！』

阿爾剛在洗着飯碗，她從她蹲着的地方擡起頭來看他，將碗堆在棚角。

她緩緩地回答：『除了這個女孩子，沒有一樣好賣的東西。』

王龍呆了一會，才喊：『小田，我是不賣的！』

『我就被他們賣掉的，』她慢吞吞地道：『我被賣進公館，我的爹媽才能回家去。』

『所以，你想賣這孩子？』

『照我的意思，賣掉她還不如弄死她——我是吃盡做了頭的苦了。但是死小田掙不了什麼。爲了你，賣掉這女孩子——使你得回到本地去。』

『我不願。』王龍堅決地說：『我任可流落在外邊。』但他復走出之後，那不會無端地轉到的念頭，卻引動他反對他的主意了。那女小田在她祖父捏着的罔索的一端搖搖擺擺地走。當他看着她時，她快活起來，便微笑了。

『如果她沒有假在我的胸頭，像那樣的笑過，』他想着：『我也許會那麼幹的。』

過後，他又想到他的田地，於是他興奮地嚷道：『奈道我不會再見那田地麼！雖是做著苦工，討着飯，但今天吃過一餐，總是一錢沒有了。』

從昏黃的那邊，有一個粗大的聲音回答道：『這樣的不止你一個。這城市裏有幾千幾萬。』

那人走過來了，吸着一枝短短的竹煙管，這就是和王龍的棚舍只隔兩家的那人家的父親。他因爲他整日睡着，日間不

大見到，到夜才去做拉重貨車的苦工，因那些貨車很笨大，日間是不便拉過街的。然而天亮時候，王龍也往往看見他，垂着他那結痠塊的大肩膀，喘着氣回家來。傍晚，在做夜工之前，那人往往走出來，和快要鑽到棚舍裏去睡覺的人們一同站着。

王龍淒苦地問：『我們永遠這樣嗎？』

那人吸了三口煙，向地上吐了一口唾沫。於是說道：『不會永遠這樣的。富的太富了，有富的辦法，窮的太窮了，也有窮的辦法。去年冬天，我賣了兩個女兒過年，今年冬天，如果我的女人生的女兒，我要再賣。我只養一個頂大丫頭。其餘的，與其弄死，還不如賣掉好。這就是窮得太窮的辦法。但富的太富了，也有辦法的，我講給你聽。』他點點頭，用他的煙管桿指着他們背後的牆：『那堵牆裏面，你見過過麼？』

王龍呆看着，搖搖頭。那人接下去說道：『我帶了我的丫頭去賣時，我便看見裏面的情形了。那所房子裏，洋錢怎麼的用途用出，我講給你聽，你不會相信的。我且說說看——那裏連當差的也用鑲銀的象牙筷吃飯，連女傭耳朵上也掛着珍珠鑲鑲，鞋子上雕綴着珍珠，只消那鞋子沾了些許污泥，或者有了一道小裂縫，她們就鞋子連珍珠一起丟掉了！』

那人起勁地抽了一陣煙，王龍張着嘴，聽的出神了。照此說來，過了這堵牆，真有這樣事！

那晚上，王龍想着金銀珠寶就在靠身的這堵牆的那邊，而自己的身子卻裹在天天穿的這件破東西裏，他沒有樣的被，身上底下就只有一條鋪在磚上的蓆子，於是他睡不着了。他又想到賣孩子的事了。他自語說：

『賣她到富家去，如果大來標緻，討得老爺的歡心，那就可以吃美味，戴珠寶了，也許還是這麼辦的好。』然而他又轉了個念頭：『哦，如果我是辦她，她卻值不到多少錢的，即使我們能回到了本地，那麼，再買起牛呀，桌子呀，牀呀，條櫈呀，那裏還有錢？我何苦賣了小田，掉一塊地方去餓死，我們連田裏的種子也沒有。』

於是，那人所說『富的太富了，是有辦法的』這句話裏的意思，他一點也沒有想到了。

十四

在棚舍村裏，春氣蓬勃了。那些討飯的人，現在能走到山上和墳場去掘綠草，蒲公英和齊菜。每天，從棚舍湧出襤褸的女人們和孩子們來，他們帶着洋鐵片，尖石塊，或是發鏽的小刀，帶着籃子，到鄉野，到路邊搜尋些食品。阿蘭和兩個男孩，天天跟着大羣出去。

王龍似前勞動，在冬天，他們要爲獲得那又壞又少的食品，熬受他們草鞋腳底下的冰雪的寒冷，天暗了，回他們的棚舍去，堵着嚙吞日間的勞動和叫化所帶來的東西，一家人困憊地橫倒睡覺。所有棚舍都是一樣。

然而春天的來臨，他們的談話從心頭湧上來，流露在他們的唇邊了。暮色蒼茫的時候，他們出了棚舍，聚在一起談話，於是王龍看見了這個人，他一向住在他的左近，而冬天時候他一直沒見過的。如果阿蘭是會講閒話給他聽的人，他也許早就聽得了打老婆的某甲，剝光了兩頰的害白癩病的某乙，和做着竊賊幫的頭目的某丙等等罷，然而除幾句的問話和答話以外，她不說什麼。因此，王龍膽小地站着，仔細聽他們。

這班巡梭的人們什麼也沒有，除了日間的勞動和叫化上所得的以外。他便常常想到自己並不真是他們中間的一員，他還有田地呢。他再四推敲着自己怎樣才能回那田地去。他並不屬於貧民窟，然又不屬於那隔牆的富家，他屬於那田地，非那田地在他腳下，春天跟着犂兒，而收穫時候捏了鋤刀在手裏，他的生活是不會舒暢的。所以他離開了衆人，在那裏傾聽，而藏在他心裏的是關於他的田地的事。

他們總是在談錢財，不是談一只布要多少銅板；指頭長的一條魚要多少錢，便是談他們一天能夠賺多少，未了，常常談着假使他們有了隔牆人家藏在珠寶箱裏的錢，就要怎麼辦，那談話每天的結論是：

「如果我手頭有了他的金子，有他腰袋裏的洋錢，如果我有他姨太太們帶着的珍珠，有他太太帶着的寶石……」

王龍傾聽着他們，要幹的各種事情，只聽得他們要吃的多麼好，睡的多麼舒服，他們要在這家裏和那家大茶館裏怎樣賭博，他們要嫖怎樣標緻的女人，總之，沒有一個要再做工。

於是王龍嘆道：『如果我有金銀和珠寶，我要買田地，我要使田地裏生出收成來。』

他們聽了這話，便一致轉向他看，笑罵着他：『這個土老兒，不懂大地方的世面。他要跟在牲畜的後面，終生做着沒出息的苦工。』他們每人覺得自己比王龍更配發大財，因為他們知道怎樣化錢。

然而這種嘲笑並沒有改變了王龍的主意。

王龍在小時候，從沒學過紙上的文字，所以在城門上，牆壁上，或成了本子出賣，或分送的一種種滿是黑記號的紙張上，他簡直莫名其妙。有兩次，人家將這種紙張分給了他。

第一次，分紙張給他的是一個外國人，王龍雖然怕去拿他手裏的東西，但見那人的希奇的眼睛和可怕的鼻子，卻不敢拒絕，於是他拿了那交給他的東西，等那外國人走了，他看見那張紙上，一個掛在十字形的木架上的白皮膚的男人的畫像。那人除了腰間一小塊布以外，沒有穿衣服，看樣子，他是死的，他的頭落在他的肩胛上，兩隻眼睛閉着，王龍懷着恐怖和逐漸增加的興味，向那畫着的人看，那下邊有着字，然而，他卻一些也不懂得。

晚上回家，他帶了那張圖畫給老人看，他也不懂，於是王龍和老人和兩男孩子，他們推敲着那大略的意義。兩男孩子卻又喜又怕地嚷道：

『看啦！他的身上流着血呢！』

老人便說道：『一定是很壞的人，所以這樣的吊起來。』

然而王龍卻有些害怕，他尋思着外國人將這給他的理由，不知是否這外國人有個弟兄被人家這樣虐待着，而別的弟兄來報仇。因此，他故意不走遇見過那人的這條街，三五天後，忘掉了這張紙的時候，阿爾便拿了這張紙和她到處拾來的別的紙片，一起縫進一隻鞋底裏。

然而第二次有人分送紙給王龍時，這卻是一個衣冠楚楚的青年，他一面站在羣衆中間，到處散發紙張，一面高聲談講這報紙上也有着血的死人，黃皮膚，黃頭髮，黑眼睛，穿着極襤的藍衣服的。一個肥胖的大漢站在死人上面，執着長刀向死人身上戮。王龍凝視了一下，便想知道一些下邊的文字。他轉向旁邊的人問道：『你認得幾個字罷。講給我聽聽好不好？這怕人的東西是什麼意思？』

那人說道：『別慌，聽那位年青先生講，他在對我們演說。』

王龍這才靜聽着，他所聽到的可是他從未聽過的事。

年青先生宣講道：『這個死人就是你們自身，那個當你們死後，還不知道你們已死，還在戮你們的兇手，就是富人和資本家，他們甚至在你們死了之後，還要殘害你們。你們爲了富人佔了一切，便窮苦着，受着壓迫。』

王龍現在明白了，他是直到如今，將自己所以窮的緣故歸咎於天不依時下雨的。他懷着興味，要聽他講到富人須得怎樣，才能對付天不肯依時下雨這件事。那青年人說下去，說下去，卻總不會提到王龍興味所在的問題，於是王龍鼓勇問道：

『先生，那壓迫我們的富人，可有方法叫天下雨嗎？這樣，我才能在田上做工。』

青年一聽到這話，便嘲笑似的轉過臉來，答道：『你這個人真是不懂事！天不下雨，誰也不能使天下雨的，但這和我們有什麼相干呢！如果富人肯將他們所有的東西和我們分，我們就都有錢和吃的東西了，下雨有什麼關係！』

聽着的那班人起了大聲的喝采，然而王龍卻轉身走開去，心中悶悶的。是的，他有田地在那裏的。錢和食物是吃掉掉掉了，如果再不風調雨順，又要荒的。可是，他卻情願地取了那年青的人交給他的幾張紙，因爲他想這紙給阿蘭做鞋底當他回到家裏時，他便將紙給了她，說道：『做鞋底的東西，現在有了。』於是他照舊做工了。

然而，傍晚同他談天的那些住棚舍的人們，有許多人，熱切地聽着年青人說的話，所以熱切地聽着的緣故，因爲他們隔壁就住着一個富人，他們只隔着這層磚牆。這用他們每天扛着重擔的粗槓子敲幾下，就可以推倒的。於是那些人添了新的竊賊，他們想推翻這不公平的竊佔。

然而王龍卻只想望著自己再回到自己的田地，此外就毫無欲望了。

過後，王龍又看見了一樁他沒有懂得的新鮮事。一天，當他拉着空車在街上兜攬顧客的時候，他看見一個人，被一小隊武裝兵抓住了，那人正要聲辯時，衆兵便當他的面揮起大刀來。王龍驚愕地看着，又有一兩個人被抓住了。王龍頓時想到那些被抓去都是用兩手做工的普通人，他一眨眼，又有一個人被抓去了，這一個就是靠牆和他最近的棚舍裏的人。

於是王龍將他的人力車拉進小街裏放下，衝進一家老虎籠去，生怕過一會兒就要到自已。他躲在鋤口大鍋子的後面，蟠伏着身子，直至衆兵走過了。於是他問老虎籠的老叔，這是什麼道理，那人形容萎頓，而且也年老了，他淡然回答說：

『這是什麼地方又在打仗了。打來打去誰曉得爲的什麼？我從小直到如今，一向這麼着，等我死了之後，一定還是這麼着，我是十分明白的。』

『但他們爲什麼抓我的鄰居呢？他不是和我一樣從未聽得打仗麼？』王龍十分驚訝地問，於是那老頭子敲敲他的鐵子蓋，答道：

『這些兵是到什麼地方去打仗的，他們缺少挑選被鋪和鎗砲子彈的伙子，這才強迫着像你這等做苦工的去做法役。不知道你從什麼地方來的，在這城裏並不是新鮮的光景呀。』

王龍不遑氣地催促着說：『那末，工錢怎麼樣？』

那老頭子年紀很老了，除了他的鍋子之外，他對於什麼都沒有多大的希望，都沒有興味了，他隨便回答道：『他們不給錢的，一天兩個窩窩頭，要水喝，到池裏去舀，你一到目的地，就好回家了，只消你的兩腿走得勤。』

王龍驚怖着說：『哦，那裏，家裏的人呢——』

『啊，他們那裏管，那裏顧得到這一層？』那老頭子在最貼近的鍋子的木蓋底下，窺看着那水有否滾起來，一面輕輕似的說。然而他卻是和善的人。他看見了王龍不在蟠伏着的地方的時候，衆兵又復走過來，在街上搜索了，那幾條街，凡有體強

力壯的工人都已逃完了。

他對王龍說：『伏下吧，他們又來了。』

於是王龍在幾口鍋子的後邊，很低很低地蜷伏了身子，待到衆兵便窸窣地向西去了。王龍跳了出來，抓了他的空車子，跑回棚舍來。

於是他喘喘的將遇到的事和他幾乎逃不脫身的情形講給阿爾聽，他講時，他心裏起了一種新的恐怖——他被拉到戰場了，不但他的老爹和他的全家都要餓死，而且他還死在戰場上，鮮血四濺，他再也看不到他自己的田地了。他向阿爾陰鬱地看了一眼，便說：『我現在，可真的免不了要賣掉這小丫頭，回本鄉去了。』

她聽了這話，沈思了一會，隨即用那呆板的樣子說道：『再等幾天看。近處有希奇古怪的閒話哩。』

他叫大兒子將人力車交還到車行，自己在白天不再出去了，他等到天晚，才走出去。他便整夜拉着貨物，每部場車就有十來個人拉着，用着力，呻吟着。

整夜，他就繩索上用着勁兒，穿過黯黑的街道，他流着汗，裸露着身體，他那赤着的腳在因夜間的潮氣又黏又濕的石子路上隔著。他們前面，跑着一個小廝，帶着一盞發光的燈，這燈光映照著人們的臉和身體和溼漉漉的石子。王龍不到天就回家來，喘着氣，困乏得不想吃，要睡過了才好。白晝，兵隊搜街，他就平安地睡在棚舍的暗隅，一個草堆的後邊，那草堆是阿爾惡起來，掩護他的。

王龍不知道，什麼戰爭發生了？誰和誰打？然而，到較遲的初春，城市裏充滿着不安和恐懼了。這幾日，馬車將富人們的衣履綳被等這些行李，美麗的女人，和他們的珠寶，運到江邊，船就帶他們到別的地方去，有的人則到有火車來往的別的房子去。王龍在日間絕不到街上，但他的兩兒子回來時，卻睜大着亮晶晶的眼睛，嚷道：

『我看見一個人，好像廟裏菩薩那樣又胖又可怕，他身上裹着丈把黃綳，拇指上是一個大大的金戒指嵌着玻璃片也似的綠石子的，他的皮肉油潤到發着光！』

或者，大兒子嘆道：「我們見過一種箱子，我問箱子裏面是什麼，那個人說道：『裏面是金銀，但富家所有的東西，他們不會全帶走，總有一天，這都要落在我們手裏。』他這話怎麼說，？」

王龍隨即答道：「市上的閒漢說，我怎會知道？」但孩子執拗地嘆道：

「我們現在還來得及，如果落在我們手裏，就好了。我想吃一個餅，我從未嘗過那種上邊撒着芝蔴的甜餅。」

老人從夢中擡起頭來，他喃喃地說道：「我們等年成好，打落了芝蔴，要賣的我們也留起一些，做這樣的餅當點心。」於是王龍記起了從前辦新年飯時阿蘭做過的糰，他的嘴巴潤溼起來，他的心因想念過去的事，使他感得痛苦了。他不斷地絮叨：「但願我們回到自己的田地去呵！」

於是忽然間，他覺得不能再耐在這破落的棚舍裏了。這棚舍是窄狹到連他伸直身子也辦不到的，他覺得自己不能再靠着切進皮肉的繩索，彎了身子，將重擔拖過石子路去，捱過一夜的時刻了。

他突然嚷着：「唉！好田地呵！」隨即大哭起來，孩子們吃了一驚。老頭子驚愕地看着他的兒子，同小孩子見他的娘哭時一樣。

又是阿蘭，她用平板直率的口氣說道：「過一會兒，我們就可看看了。現在到處談講着哩。」

王龍騎着繫在棚舍裏，接連幾個鐘頭，他聽着經過的腳步聲，兵隊上戰場去的腳步聲。有時他將蓆子掀起些兒，一隻眼隨放在隙縫上，便看見了這些經過的，經過的皮鞋和布綁腿的腳，一對一對魚貫地前進，過了幾十又是幾十，過了幾十又是幾十。在這幾日，城市裏起了恐慌，誰也不向誰講話。每人匆匆地幹過自己得做的事，便走進家裏，將門關了。

暮色蒼茫時，棚舍失了從前的歡悅。小菜場上擺着食物的攤頭現在空着了。綢緞店收進了他們鮮豔的旗幟，關上了他們寬闊的店面，這樣彷彿那城市時，全已入睡了。

到處有着耳語，說是敵人要到了，有東西的人們都害怕了。然而王龍卻沒有怕，棚舍的住戶們也沒有怕。他們一不知道

敵人是誰，又沒有什麼東西會損失，便是生命也不是大不了的事。如果敵人要來，那麼讓他來就是；他們已看定，在他們，不會有比現在更壞的事的。然而個個人卻各自過活着，誰也沒有對誰明白說出來。

過後，商號的經理們對河邊搬運小工說，他們別再來了，因為近日櫃檯上一點買賣也沒有了。於是王龍日夜躺在棚舍裏。起初他高興，因為他的身子從未得到過滿暢的休息，他安睡得很高興。然而他沒有做工，便沒有飯吃，不到幾天，用完了他們餘剩的銅板，他又想不出怎麼辦好了。而且厄運還不夠似的，施粥廠又關了門，那些布施窮人的爺們已回到家裏去，將大門關起來了。於是無東西可吃，無工可做，街上又沒可以求討的人走過。

那時，王龍坐在棚舍裏，抱了女小囡，向她看了一眼，便柔和地說道：『小呆蟲，你可喜歡到大人家去，那邊有喫，有喝，有齊整的衣服給你穿？』

她沒懂得他說的什麼，微笑了。她攀起小手，驚異似的去摸他那呆看着的兩隻眼睛，於是他覺得有些不忍，便向那女人嚷道：『我問你，在那大戶人家，你挨打過麼？』

她平板而淒涼地答道：『挨打是我的家常便飯。』

『現在看來，我們這個女小囡，也還標緻。我問你，標緻的丫頭可也挨打？』

於是她淡然地回答：『噢，挨打呢，還要帶到少爺們的牀上去，看他們的高興。待到他們對於一個丫頭大家都厭了，便輪到富差的。一個標緻丫頭還未過童年，就這樣子了。』

那時王龍抱緊了小囡，啼噓了一會，盤連地柔和地向她說道：『哦！小呆蟲——哦！可憐的小呆蟲。』然而他心裏卻嚷着：『我們沒有別的路走了呀！』

他坐在那兒，猛聽得天崩地裂似的一陣響響，個個人都停住思念，倒在地上，將臉掩住了。王龍不知道從這可怕的響聲裏，會造露出怎樣的恐怖來，便用手掩了女孩子的臉。於是老人在王龍的耳朵邊嚷道：『這樣子，我一輩子沒聽到過。』兩個男孩子嚇得號叫了。

然而聲響一停，頓時沈靜下來之後，阿爾擡起頭來，說道：『現在我所聽到的事來了。敵兵已經進城了。』話才說完，全市就起了汹涌着的人聲的呼喊，起初是輕微的，有如聽得暴風快要吹來的樣子，隨即成爲一片深沈的吶喊，逐漸響起來，直至滿街都是。

那時王龍直挺挺坐在棚裏地面上，個個人都面面相覷，呆在那裏。只聽着人們聚集的聲響以及每人的吶喊。

然後隔着牆，離他們不多遠，他們聽得了大門在木樑上喀喇喀喇被硬生生的推開的一陣響，於是忽然間，從前在暮色蒼茫時那個拿短煙管向王龍講過話的人，從棚舍口伸進頭來叫道：

『現在你還呆坐在這兒麼？時候到了——那戶富家的大門開了，我們好進去了！』於是阿爾像受了一種麻痺似的不見了，她是當那人說話時，從他的臂膀下鑽出去的。

那時王龍慢慢地，有些昏沈沈地站起來，將女孩子放下，走出去了。一大羣暴民，在那富家的大鐵門的前面，擠向前去，虎嘯一般的吶喊，這吶喊是他剛才聽得汹涌於街上的。於是他知道各富戶家的門口，都擠過了這一羣暴民，他們一向捱着餓，受着束縛，現在暫時自由了，好照他們的想望幹了。那大門大開着，衆人擁向前去，緊緊地擠成一堆，腳踏著腳，身子緊貼着身子。從後面趕上來的另一班人堵住了王龍，逼得他插進人羣裏去，這一來，不管他願不願，他被帶向前去了。

他被擁過兩三個庭院之後，直進到裏邊內院，那些住在房子裏的男男女女，他一個也沒有看見。那邊只見少爺們奶奶們的雅緻的牀，擺着黑的紅的金黃的各種顏色的漆箱子，有雕着花的桌椅，牆上還掛着畫幅。羣衆搶奪着這些珍貴的器物，每隻新提開的箱子或是櫥裏發現了什麼，就互相奪着，撕着，被褥呀，衣服呀，簾幃呀，杯碟呀，從這隻手傳到那隻手，每個人見別人拿着什麼就去攔，誰也沒有停下來看一看自己有的東西。

只有王龍在混亂中沒有拿什麼。他一辈子從未拿過別人的東西。因此他站在羣衆當中，忽被拖到西，忽被拖到東，過後定了一定神，他用全力推向外去，終於在羣衆的邊緣了。

他現落在富家少奶奶們住的最後進的庭院後面，後門洞開着，這門是數百年來富家預備在這等時候逃離用的，所以

叫大平門。今天他們一定是聽得了他們庭院裏的吶喊聲，就從這門逃走，藏躲在街上什麼地方了。然而有一個人，不知因為身體大呢，還是醉臥着的緣故，沒逃走掉，這人在一間空屋裏，忽被王龍撞見了，暴徒們曾經擄進去，那人藏躲在秘密地方，沒有被發見，又復擄出來。現在呢，以為已沒有人，爬出來要逃走了。從人堆裏一直漂泊着，以至自己旁邊也沒有人的王龍便這樣子撞見了他。

他是個肥胖的大漢，說老不老，說年青也不年青。當他看見王龍時，全身戰慄，彷彿一把刀子戳進他的肌肉似的叫喊了這一來，竟使不帶武器的王龍不禁大笑了。然而那胖漢卻兩膝跪下，將頭叩着磚頭，呼叫道：

『饒我一命罷——饒我一命罷——不要弄死我罷。我給錢你——不少的錢。』

『錢』這個字，使王龍的心頓時恍然清明。他正用得着哩。於是他清晰地轉到了這念頭：『錢——孩子得救了——那田地。』

他用粗厲的聲音，突然囁：『那麼，錢給我！』

於是胖子站起來，一面嘴裏嗚咽着響，一面向袍子袋裏摸，隨即伸出他那黃黃的手，將金洋散落下來，王龍抖起他外褲的下截，將金洋接了。他又復用像別人的那種口吻囁道：『再給我些！』

那人又伸出手，散落金洋下來，便哭哀哀地說道：『現在一點也沒有了，除了這條苦命，一點也沒有了。』於是他不由地大哭了，他的眼淚油也似的淌下他那突出的兩頰來。

王龍他看了一眼，霍地厭惡起來，他一發子從沒有那麼厭惡過，他喝道：『滾罷，免得我動手來殺你這個胖畜生！』

雖然他連牛也不能殺一頭的那麼軟心腸的人，這種話竟出王龍的口了。於是那人像野狗似的跑過他眼前，便不見了。王龍沒等到停下來將金洋點一點數目，卻就塞在懷裏，出了開着的太平門，穿過後邊的小街，到他的棚舍了。他將那還微溫的金洋緊貼在他的胸頭，連連唸道：『我們回田地去——明天我們回田地去！』

十五

回家後的幾天，王龍覺得像從未離過他的田地似的。他用三塊金洋買了南邊的好種子，麥粒，穀粒和玉蜀黍，他爲了積財過多，還買了他從未種過的那些種子，像野芹，池裏種的荷花，和豬肉同煮的紅蘿蔔，細細的赤豆一類。

他用五塊金洋從一個耕田的農夫那裏買了一頭牛，這是他未到家之前買的。他看見那人耕着田，他停下來，老人，孩子們和女人，他們都停下來，雖是他們要回去的心那麼急。他們向牛看了一會。王龍給他那強壯的大額頭打動了心了。

王龍說：『我沒有錢買好的牛，這頭不中用的牛，你要賣多少錢？』

那農夫便回答道：『這頭牛不過養得三歲，正可出力的時候，我來賣掉牠，還是先來賣掉我老婆。』他繼續耕着，不肯爲王龍停一停。

那時王龍更愛這一頭牛，一定想買它，他便對阿蘭，對他的父親說道：『這頭牛看來怎麼樣？』

老頭子細看了一下，說道：『這似乎是閹過的好牲口。』

阿蘭說：『也許它四歲了。』

王龍沒有回答什麼話，原來爲了它那勁健地拖拉着泥土的樣子，它健壯的黃皮，飽滿的黑眼，更引動王龍的愛。他可以用這頭牛來耕種他的田地，拴在轆轤上，又可以磨穀的。於是他走到農夫跟前，說道：『價錢依你，你賣了它，不是可以買過兩頭嗎？』

經過一番較量和爭執之後，農夫終於照時價加一半，答應賣了。當王龍看着牛時，他於金洋就不以爲意了。他將錢交到農夫的手裏，瞪着眼看農夫將犂解下來。於是王龍拉着穿鼻孔的繩子牽了去，他的心因這所有物而鼓起了熱情。

當他們到家的時候，見門撞開了，屋頂上的草披不見了，屋裏剩在那裏的耨頭和鐵耙也不見了，只有光棧子和土牆留

營，便是泥窟因着風雨積雪，也坍了下來。然而初到時的驚愕一過去，這一切在王龍也不介意。他上城去買了簇新的硬木犁，兩柄鐵耙，兩柄耨頭，和蓋屋頂用的席子，待到收穫時節，再加草披上去。

起初好些時日，王龍不想看什麼人，只獨自守在他的田地上。他不到村上什麼人家去；待到他的鄰人們——那些從冬天的飢荒剩下來的一——到他這裏來時，他一見他們，便冒起火來。

『你們誰撞破我的門？誰拿去我的耨頭鐵耙？誰將我屋上的草披在窟肚裏燒掉？』他向他們喝着。

他們搖搖頭，十分嚴正似的；一個說道：『是你阿叔哪。』又一個說道：『要知道這種鬧荒打仗的時節，遍地是盜匪，說那一個人的什麼，怎麼說得來？飢荒了誰不做賊？』

那時鄰人金跟踉蹌蹌地走過來看王龍，便說道：『你家裏有一羣土匪住過冬，城裏和村上給他們打劫得落花流水。據說，你的叔叔還那個呢。但是這種時節，誰知道究竟怎麼樣？我是不敢說誰的壞話的。』

這個人雖然還不到四十五歲，可是他那麼瘦，皮膚貼緊着骨頭，頭髮又長的那麼花白，簡直是一個鬼影了。王龍瞪着眼向他看了一會，隨即忽地惘惘起來，說道：『看來你比我們吃的還不行！你吃的什麼哪？』

那人輕輕嘆息道：『我什麼沒有吃過呢？我們像狗一樣吃過街上倒掉的東西，死狗我們也吃過；有一次，我的女人還沒死，她做了一種肉羹，這是什麼肉？我問也不敢問她。她身子到底比我們單薄，受不住苦，後來就死了。她死後，我不忍看着女兒也餓死，便把女兒送給一個兵了。』他停住了話便沈默着；過了一會，他說道：『如果我有一些種子，我就再種些什麼了，可是我沒有。』

『這兒來罷！』王龍粗聲叫，便將他拖進屋裏，教他擡起他那襤褸的外襖，王龍將他從南邊帶來的種子倒了好些兒。穀種，麥種，還有菜種，王龍給了他，便說道：『明天我過來，用我的好牛來耕你的田。』

金不覺大哭了，於是王龍也擦擦眼睛，像生氣似的嚷道：『你可想着，我已忘記了你給我那一把豆了麼？』然而金卻答不出半句話來，他哭着不住地哭着走了。

他曉得他的叔父不復在村上了，這在王龍倒是欣喜的事；他的叔父在什麼地方，誰都不能確實知道。有的說他已經到城裏去了，有的說他帶着老婆兒子住在很遠的地方。那幾個使王龍非常氣惱的女孩子，竟掉了最標緻的起價，所以最先賣，然而後來卻連一個剩着的麤皮也幾百銅板買給一個打仗經過的兵了。

過後，王龍將全力用在泥土上。他拿了麵卷和大葱，到田間去站在那裏喫着，一邊計畫着：『這裏我來種黑豆，這裏作秧田。』如果日間太疲乏了，他將身子躺在畦溝裏，便睡過去了。

阿蘭在家沒空閒着。她將席子堅實地縛在椽子上，拿田野的泥土，用水拌一拌，修補屋裏的牆壁；她重新築了一口竈；她填滿了地面上那些給雨滴下的窟窿。

一天，她和王龍上城去，買了牀和桌子，一口大鐵鍋和六條櫈子，爲着賞玩，又買了一把黑花紅色瓦茶壺和六隻茶碗。最後他們走進香燭店，買了一幅財神的畫像，好掛在堂屋裏，又買了一隻錫香爐，一對錫燭臺和三枝紅蠟燭。

就此王龍想起了土地堂，他便在同家路上去探望一下，那兩尊菩薩光景是很可憐的，面目給雨水冲刷得模糊了，裸露的泥身上黏着爛紙衣服。在這可怕的一年裏，誰也沒有照料過他們，王龍恨恨地望着他們，不禁心滿意足地道：『欺負人們的菩薩應該這樣的！』

然而待到錫燭臺晃耀起來，插在那裏的蠟燭燃着紅光，茶壺茶碗擺在桌上，牀落了位，牀上新備了被鋪，他睡覺房裏的壁洞上，貼了新紙，木樞上裝了新的門，屋裏面又復整齊的時候，王龍對於自己的幸福又覺得擔心了。阿蘭又是懷孕了；孩子們像小黃狗似的在門檻邊跳着玩，老爹靠樹南的牆壁坐着微笑着打瞌睡，他的田野裏，翡翠綠的初生的稻在發芽，豆瓣從泥土裏鑽出冠戴來，他們如果喫的省儉些，那剩着的錢，還够用到收穫的時候。王龍看着青天，和白濛濛的浮雲，感覺到調勻的晴雨落到他那耕過的田野上，好像落在自己的皮肉上似的，一面乃不大情願似地說道：『在土地菩薩面前我得點一炷香了。他們在地上終究是有勢力的。』

十六

有一晚，王龍和他的妻騎在牀上，他在她的兩乳之間摸到拳頭大的一件布包硬塊，他對她說道：『這是什麼？』

她起初猛的縮回了身子，後來他將那東西捏住，要從她身上摘下來，她便順從了，說：『你一定要看，你看就是。』於是她抓了繩子，一把拉斷，便將那東西交給他。

他將那包着的破布撕掉，於是一堆珠寶燦然地落到他手裏。王龍隨着眼看出了神，夢想不到珠寶會這麼一大堆集合起來的，有的紅似西瓜肉，有的金黃似麥，有的綠似春天的嫩葉，有的明潔似大地的流泉。這些珠寶的叫什麼名目，他不知道，他一輩子沒有聽到過，甚至見過。他一動不動地捧了那珠寶，沈醉於顏色和形狀，不做一聲。終於他對她輕聲說道：『那裏來的？——那裏來的？』

她柔聲答道：

『這就是那富戶人家的東西。想來一定是難得的寶貝。我看見牆上鬆開了一塊磚頭，便悄悄地溜過去，免得別人見，要大家分。我移開磚頭，抓了這東西，放在袖子裏。』

於是他們又復沈默着，呆看那光怪陸離的寶石。過了一刻，王龍決然說道：

『這種值錢東西，不能藏在家裏，必須賣掉牠，變成穩當的田地才好，田地以外什麼都不穩當的。如果有人知道這回事，我們過一天便性命難保，要知道慢藏誨盜呢。這東西當天就得去變換田地，否則今夜我睡不着。』

他說時，將寶石重復包在破布裏，用繩子紮住，解開他的外褲，將牠塞進懷內，偶然間，他看見了那女人的臉。她那從未說過什麼話的陰鬱的臉，現在張着兩唇，因隱約的憧憬而活躍了。

他詫異着問：『噯，怎麼啦？』

她用著膽小的聲音說：『我只想留兩顆，兩小顆就夠了——兩顆小白珠子也好的……』

他張着嘴重述一遍：『珠子！』

『我要藏著我不帶。』她說：『只要藏著。』於是她眼光落下去，開始翻一條脫了線的棉被，她在耐心地等候着，好像並不指望什麼回答似的。

王龍沒有理會她所說的話，卻將這忠實的呆傢伙考量了一會，這傢伙是一輩子操作着工事而賺不到什麼報酬的。『有時候我可以在手裏捏捏。』她彷彿她自己尋思着似的加添着說。

於是他感動了。他從懷裏掏出珠寶來，默默地遞給她。於是她在各種亮晃晃的顏色中間探索着，她那黃蒼蒼的粗硬的、手將珠寶輕慢地擦擦着，直至尋到了兩顆光滑的白珠子。她拿了，將其餘的包起來，交給他。於是她撕去了一小片衣角，將珠子包好，藏在她的兩乳之間，就此覺得安心了。

然而王龍卻瞪着眼睛，驚愕得莫名其妙，後來在那天，在別天，他常常停下來呆看她，並且對自己說道：

『哦！我的女人，我想她還有那兩顆珠子在乳間。』然而他卻沒有看見，她將珠子拿出來或是看着，而且他們全然沒有說到那珠子。

至於其餘的珠子呢，他再三思量，決定往大戶人家去，看看可再有好買的田地。

於是他走往大戶人家去，那邊已沒有管門人站在大門口了。兩扇大門鎖閉着，王龍用兩個拳頭打門，也沒有人出來。路過的人們仰起頭來看，對他高聲說道：『你敲着，再敲着，如果老爺醒着，他會來的，有一個剩着的丫頭，聽到也會來開的。』

終於他聽到跨過門檻來的慢騰騰的脚步聲音，隨即聽到慢騰騰的移動鐵門門的聲音，接着大門格格響了。於是一個爆裂似的聲音輕聲說道：『誰呀？』

王龍雖然吃了一驚，卻高聲答道：『是我，王龍！』

於是那聲音暴躁地說道：『該死的，那個王龍！』

王龍更低首下心地答道：「我有一些小事情，老爺！要和府上的帳房先生談些小事，並不是來攪擾你。」

「那畜生前幾月就離開了我，他不在這裏。」

王龍聽了這番回答，不知所措。沒有一個中人不好和老爺直接接洽買地的，可是掛在他的胸頭的珠寶卻火一樣熱，他要脫去這些珠寶，他尤其要田地。

他遲疑地道：「我來接洽關於款子的小事。」

忽然間，老爺推上了兩扇大門。

「家裏沒有錢了。」他說，那聲音更響亮：「帳房那賊斯，這渾蛋，將我所有的統統帶去了。沒有錢好還債。」

「哪——哪。」王龍趕忙叫：「我來付款子的，不是來討債。」

這一來，那邊有個尖聲音叫喊，從兩扇大門裏，忽然露出一個女人臉來。

「啊，那我好久沒聽到了。」她尖聲說，王龍便看見一個濃豔的姣好伶俐的臉孔向他張望着：「進來。」她敏捷地說，便將兩扇大門略略放開，讓他進去。於是他呆呆地站在院子裏，同時她又將大門門住。

老爺站在那裏咳嗽着，呆看着，他身上穿着一件醜陋的灰色綫袍，那下緣拖着一截污黑的皮毛。從前這本是一件精美的衣服，誰都看得出的。王龍呆看着老爺，古怪而有些可怕，他一辈子是害怕着大戶人家的人們的；他所熟聞的老爺不料竟是這麼一個老傢伙，原是胖胖的，現在卻瘦了，他身上的皮膚成了摺疊垂掛着，他蓬頭垢面，手黃蒼蒼的，有些發顫。

那女人是非常乾淨，她有着嚴峻而伶俐的臉。一種老鷹式威媚；高鼻梁，炯炯的黑眼睛，和張得太緊的蒼白的肌膚；她的兩頰和嘴唇紅而嚴峻，頭髮光黑得像鏡子一樣，然而從她的話裏，卻辨得出她並不是老爺的家眷，只是一個口齒伶俐的丫頭。除了這女人和老爺兩人之外，就沒有另外的人在院子裏了。

「那麼款子呢？」那女人尖聲道。然而王龍卻遲疑了。在老爺面前他不能好好兒講話，這情形，那女人立刻察覺了。她便向老頭子清脆地說道：「你走開！」

老爺不作一聲，默默地跟蹤走了，且走且咳，他的絲絨的舊鞋踢踢地向前拖步。王龍和這女人單獨留着，他因到邊沒人的寂靜而發呆了，不知怎麼說怎麼辦才好。那邊他看見一堆一堆的垃圾，亂散着的稻草竹枝乾燥的松葉，和枯萎的花梗，彷彿很久沒有人打掃過似的。

「喂，木頭！那女人用非常銳利的聲氣說：『有什麼事呀？如果有款子給我過目一下就是了。』」

「不。」王龍小心地說：『我有事情接頭，我沒說我有款子。』」

「事情總不過是這麼一回事。」那女人回嘴說：『不是進來，就是出去，但家裏沒有款子可出去了。』」

「但是我不能和女人家接頭的。」王龍溫和地說。他仍然向四面呆看。

「哪怎麼不能呢？」那女人動了氣，反駁說。於是她霍地向他呼喊道：『呆子，你沒知道這裏一個人也沒有了麼？』」

「那麼在那裏？」王龍吃驚到使他的話裏有什麼意義。

「太太死了。」那女人回答：『你沒聽得城裏到過土匪麼？他們衝進來，將丫頭和器物隨意搶去了。將老爺吊起來打，太

太被綁在椅子上。塞東西到她的嘴裏，全家的人都逃跑了。只有我躲在木蓋底下的水缸裏。等到我出來，他們不見了，太太就

死在椅子上。她的身子因抽鴉片弄得像一株枯草，受不住驚嚇了。』

「當差和丫頭們呢？」王龍氣喘喘地說：『還有管門人？』」

「哦，那些人。」她隨隨便便地回答：『他們早已走掉了，其實呢。』她的聲音轉成低語：『土匪中間就有許多男用人。

我親眼看見管門人那畜生——他引着路的。另外一定還有什麼人參與着，除了家裏人，誰知道藏珠寶的所在，我想老娘房

這個人恐怕有些靠不住，只是他是這家的遠親，不好出頭露臉啦。』

那女人突然沉默了，各院子的沈寂有如死了人似的。

「少爺們呢？」王龍問，一面還難以相信似的，向近邊呆看着。

「東的東，西的西。」那女人不經意地說：『幸虧兩個小姐早就出閣了。大少爺聽得多娘那樣子，差了些人來接老爺，我勸

老頭不要去。我說：「這些房子誰管呢，我是個女人，單單我管着是不方便的。」

她說這話時，撇了小紅嘴唇，眼光低下去，她停頓了一會之後，又復說道：「這幾年，我一直在老爺家裏做了頭，我沒有別的家。」

「你既然是個丫頭，我怎好和你接頭？」

她這才高聲對他說道：「我可以代表他接洽一切。」

王龍將答話尋思了一遍。田地是有着哪。如果他和她接頭，別人要和她接頭的。

「多少田地剩着哪？」他不得已似問出來，她便立刻覺得他的目的了。

「如果你來買田。」她匆匆地說：「那是有田要賣的。他西邊有一百畝，南邊有兩百畝都要賣掉。這都沒有連在一塊兒，可是田畝是大的。」

她說話這麼直截，王龍便覺得她知道老頭子留下來的，一切，連幾分幾釐的田地也都清楚的。然而他還是不相信，他遲疑地說：「老爺沒得到他的兒子們的同意，將家裏的田地全賣掉，恐怕不行罷。」

那女人卻趕忙說：「至於這一層，兒子們早叫他賣了。這種飢荒年頭，鄉間到處有土匪，他們都說，這地方不能住，寧可賣了田地，將錢來分掉的好。」

「那麼，我將錢交給誰？」王龍問，他還是不相信。

「交給老爺，另外還有誰？」那女人流利地回答。然而王龍卻也知道雖然交給老爺，就會落到她的手裏的。因此，他不願再和她多說，卻轉身說：「改日再說——改日再說。」於是他走向大門去，她也跟了他，在他後面向街心尖

聲叫喊。

「明天這時候，或許是下午，無論何時都行！」

他不會回答，走下街去，心中很是迷惑，他想思考他聽到的話。他走進小茶館裏，叫堂倌泡了一盃茶，堂倌立刻泡來了茶，

貪婪地接過茶錢，細看了一看後，王龍開始默想了。那戶富有的人家在他自己，他父親和他祖父一輩子，一向算得城裏有勢力有聲望的人家的，現在敗落而且流散了，他不禁戰慄。

他決定他們因賣田而敗家，隨又想到了自己的兩個兒子，正像春筍怒發，他便決定就在這一天，教他們別再浪費時日，他要帶領他們到田野裏去做工，在那邊他們可以深切體會到勞動和田地的風味。

可是，此刻時候，他貼身有着暖烘烘重滯滯的珠寶，他便不住地攢着心，彷彿珠寶的光亮一定從他的破衣裏漏了光，而合着「匹夫無罪，懷璧其罪」的諺語。

他要這些珠寶變換到田地的時候，方能安心。因此，他直守到堂宿有了片刻的閒空，才叫着那人，向他說道：「茶來喝一盞，就算我的帳，你講些城裏的新聞給我聽聽罷。我冬天一直是在外邊啦。」

堂宿老是預備着這等閒話的，尤其是當堂宿喝了別人出錢的茶的時候，他立即在王龍的桌邊坐下來。他擰頭鼠眼，左眼歪斜。他的衣服又硬又黑，從短襖的前襟直到褲子上滿是油污，原來除茶之外，他還買着自煮的小食，他慣喜歡說：「好日子不穿乾淨衣」這句話，這才自以為礙礙是正當而且必要的。他坐定了，便即開口道：

「哪！災民有什麼關係，最大的新聞，要算是黃家的搶案了。」

這正是王龍希望知道的，那人便繼續津津有味地對他講說這件事，他敘述那幾個剝留着的丫頭，怎樣驚叫起來，她們怎樣的被搶，那些留下的姨太太怎樣被強姦，被趕出，有的甚至被擄去，屋裏空得有似鬼窟。那人結束說：「沒有人了，只有那老爺，他現在全然迷上了一個叫做杜鵑的丫頭，別的丫頭呢，總留不長久，她在老爺房裏聚事，卻有許多年頭了，因為她很能幹。」

王龍問，一面細聽着：「那麼，這女人可有權柄麼？」

那人答：「一切全在她手裏，所以這一晌，凡有管得到的事，她都牢牢地管着，握得到的就抓了。自然，少爺們出門做生意，總有一天要回來，那時候她雖能幹，總歸不過他們，她總要擄出去的。然而她現在已經好過日子，無論多久也不必擔心了。」

王龍終於問：『那麼，田地呢？』他的聲音因急切而發顫。

掌信對於田地很冷淡，便問：『田地嗎？』

王龍不耐煩地說：『田地可賣掉？』

『哦！田地麼？』那人冷淡地回答，那時走進一個顧客來，他就站起身走，同時說：『我聽得田地要賣掉，只有做着六代祖墳的那一塊不肯賣掉。』於是他管自去了。

那時，王龍聽到了他來探聽的事情，也站起身走，又復來到大門口，那女人來給他開門，他站在那裏不進去，便對她說：

『但我首先要問個明白，老爺肯不肯在賣契上親自畫押？』

那女人眼睛釘住了他，趕忙答道：『他肯的——他肯的——保在我身上！』

於是王龍坦白地對她說：『你們要洋錢呢，還是要珠寶？』

當他說這話時，她的眼睛耀光了，她說道：『我要珠寶！』

十七

現在王龍有一人一牛所來不及耕種收穫的田地了；因此他在正屋邊添造了一間小屋，買了一匹驢子。又向鄰人金說道：『就將你那塊小小的田畝給我，到我家裏來幫幫我田地上的事吧。』於是金就樂意這麼辦。

於是風調雨順，稻秧生長起來，待到把麥割起，成了大堆的時候，兩人便將稻秧插在水田裏，這年王龍種了比歷年所種的還多的稻。一到稻的收穫期，單是他和金還來不及收割，於是王龍另外雇了兩個村上佃工。

他一邊在從黃家買來田地，一邊就想到那敗落戶的閒蕩的少爺們。每天早晨，他吩咐兩個兒子跟他到田野裏，叫他們放牛趕雞，將他們兩隻小手所能做的工作，交給他們，即使他們不能幫助勞動，至少也使他們領略一下身上太陽的熱，和畦溝間來往行走的疲勞。

他又在屋邊再造一間小屋，來貯藏他的禾稼，因為屋裏早無隙地。他買了三隻豬和一羣雞鴨，可以吃散落的穀粒。

那時，阿蘭在家裏工作，給每人做新衣新鞋和新棉被，這對他們是破天荒的事。於是她躺倒牀上，又復做產了，她仍然不願有人和她在一起，雖是她可以任意雇人了。

這一次，她做產的時間很長，待到王龍晚上回家時，他的父親站在門口，笑着道：『這回是雙生子！』

王龍走進房去看時，那邊牀上是阿蘭和兩個初生的小孩，一個男一個女，相像得有如兩顆豌豆。他一見就哈哈大笑起來，於是他想到了那句開心話：『你胸頭帶了兩顆珠子，原來爲的這個緣故呵！』

說了他又大笑一陣，阿蘭見他這樣開心，便浮現了一臉緩緩的苦笑。

王龍這時沒有什麼哀愁，就只是他的大女兒既不會說話，又不會做適應於她的年齡的那些動作，卻只有那嬰孩樣的微笑。在九死一生的初歲也罷，荒年也罷，月復一月過去了，王龍等候她昏間發出最初的話，甚至稱呼『爹爹』這個名兒來。

然而他聽不到，卻只有那甜蜜的虛空的微笑，他向她看了一眼，同時咕嚕着說道：『小呆蟲——我的可憐的小呆蟲！』他對自已說：『如果我早賣掉這可憐的小東西，見她這樣子，他們一定要弄死她的！』

在這王龍這世代過活的地方，五年裏有一回飢荒，如果神們發慈悲的話，七年八年，甚至十年就有一回，這是因為雨水太多，或是一點沒有，或者因為北面的河水，因着雨和遠山的冬雪，漲過堤塘，流進田野來的緣故。

幾次三番，人們逃亡了，又回到故土，然而王龍卻將他的家業經營得非常穩固，逢到荒年，他就靠豐年的收穫，一直過活到下半年，他一心一意地經營，而且彷彿神佑，七年間便年年有收成，他每年添佃工耕耘，直至有六個人，於是他在他的老屋後面建造了一所三間的新屋，他和他的家屬搬進新屋裏，金做佃工的頭腦，一起住在前面的老屋裏。

王龍這時已經將金用熟了，這人既老實而又忠心，他便叫他看管佃夫們和田地，給他的工錢不為少，兩塊洋錢一個月，還有飯吃。然而王龍雖給金吃的好，那人仍然骨頭上沒有肉，老是一個嚴肅模樣的小瘦子。他一天到晚，做起工來高興，如果有要說的，使用他那微弱的聲音說，如果沒有什麼，可以不說話，他自然更好。在天亮日暮，他還常常挑了一桶桶的水或肥料澆在菜畦上。

如果佃工中有人每天在菜樹下睡的太久了，或是將公共菜碗裏的豆腐吃的太多了，或是有人叫他的老婆或小孩，趁收穫時候，秘密來偷取打穀的餘粒，那麼，在收穫過後，主人和佃工們年終共吃酒飯的時候，金就會對王龍輕輕地說：『這一個，下年不要叫他再來了。』

這兩人間因互相授受的幾許豆和種子，就使他們結成兄弟了。

一到第五年底，王龍自己可以不用勞動，他的田地增多，他得將他的全部工夫用於業務，用於農作物的交易及指揮佃工了。他因缺乏書本文字的知識，大感不便。當他在買賣米麥的時候，賬單上寫了多少米多少麥，他得對神氣活現的城裏生意人卑謙地說：『先生，你可以讀給我聽聽麼？我太笨了。』這在他是可羞的事。

還有，當他必須將自己的名字寫在契據上的時候，連起碼的伙計也輕蔑地把眉毛一擡，拿筆在溼紙上蘸一蘸，寫上「王龍」這幾個字，這在他也是可羞的事，最可羞的是當那人取笑着說：「這是一條龍的龍字呢，還是龔子的龔字，還是什麼字？」那時候王龍不得不卑謙地回答：

「隨你的意思吧。我是連自己的名字也弄不清楚的。」

就在收穫時候的一天，他聽到從米店裏的伙計們發出一陣笑聲，他們都是比他的兩兒子大得無幾的童子，他便忿忿地走回家去。一面心裏想：「那班城裏的混蛋誰也沒一寸田地，倒像煞能夠鴉叫也似的來取笑我，就因為我不識得字。」過後怒氣消了，他心裏便想：「我不能讀不能寫，我得叫我的大兒子上城去讀書，那麼我走進米店的時候他會給我唸，給我寫，不至於再惹人冷笑我了。我現在是地主了。」

當日他將大兒子叫到跟前，那大兒子身體直長，現在十二歲，他臉骨闊大，手腳有力，好像他的母親，但他敏捷的眼睛，好似他的父親。王龍向他說道：「就從今天起，離開田垠，因為我家裏還正少一個讀書人，唸唸契據，寫寫我的名字，那我不至於在城裏掛臺了。」

那孩子紅了臉，眼裏閃着光說：「我一直這麼想，我卻不敢問。」

小男孩聽到這事走進來，一面噙着嚙嚙着，這是他慣有的舉動，原來他是多話嘈雜的孩子，常要說父母待虧了他，現在他對他父親哭哀哀地說：「哦！我也不去田裏做工了，我要同他一樣！」

於是王龍耐不住他的嘈雜了，他連忙說道：「好好，你們兩個人都去就是了，萬一有一個給老天叫去了，我總還有一個。」於是叫他叫阿蘭進城去買布給每個孩子做長衫，他親自走到紙墨店，買了紙筆和兩塊硯石，可是他對於這些東西全外行。然而終於預備完全，他便設法送兩兒子到城門附近的私塾去讀書，私塾的先生，是一位屢試不會中榜的老學究。

只有在溫暖的春夏日子，學生得有休息。那時，吃過午飯，老頭子就打着盹，在暗沈沈的小房間裏，充滿了他的鼾聲。於是小學生們有的玩耍，有的輕聲說話，有的畫了各種各樣的頑皮圖畫給別人看，有的看着蠅嗡嗡飛過老頭子的垂下而張開

的下巴邊暗笑着，彼此賭着東道，看蒼蠅會不會飛進他的口腔裏。然而忽然老先生張開眼來的時候，他看見了他們，於是他們用了扇子敲這個那個的腦袋。鄰人們聽着他的大扇的敲擊聲和學生的哭叫聲，便說：『這老先生管教很嚴。』因此王龍那惡勢給他兩個兒子讀書。

第一天，他帶着他們，還帶了一個手巾包，裏邊滿是新鮮的蛋，是送給老先生的。王龍一見老先生那副銅邊的大眼鏡和他寬大的玄色長袍，和他那把連冬天也捏着的巨扇，就不覺心中凜然，王龍卑躬遜地對他道：

『先生，這是我的兩個不肖兒。如果不能讀些什麼呢，那是非打不行的，所以請你依從我的意思打罷，打得他們肯讀書。』兩學生站在那裏呆看着轎子上別的學生們，那些別的學生們也呆看着這兩個。

王龍獨自回家時，心裏卻得意到幾乎發狂了，他覺得那個房間裏的全體學生，說到長大強壯和那活潑的鬢黃臉，沒有一個敵得上他的兩個孩子。他穿過城門，遇到一個村上人，他回答了那人的問話：

『我從我兒子的書房回來啦。』他見到那人的詫異，便用似乎大意的口吻道：『我現在田地上用不着他們勞動，他們學一肚子的字眼也好的。』

然而走過了，他卻自己說道：『如果阿大將來滿肚子的學問做起縣長來了，我也不奇怪。』

從那時候起，兩男孩子便不再叫阿大，二，老先生給他們起了學名，大的叫做農恩，老二叫做農文。

十八

這樣，王龍積聚家財，到第七年，北邊的大河水漲的過高，便泛濫起來，淹沒一切田地了。然而王龍卻並不恐慌。他雖有五分之二的田地變成深到沒肩的湖了，他也並不恐慌。

在春末夏初水不斷地高漲，終於成爲幽靜壯美的大湖，一切映着水裏，映着藍天，好似一片。到處有人們離棄了的泥屋，露出水面，經過幾天的大水，就慢慢坍下去，復成爲水和泥了，凡不是像王龍的家屋，築在小山上似的是如此，那些小山露出水面像島嶼一般。人們乘了船和木筏來往城鄉。

然而王龍並不恐慌。米店欠他錢，而自己的倉間還滿貯着兩年來的積穀。他的房屋高峙着，離水很遠，毋用恐慌。

因爲有許多田地不能耕種，他閒空得很。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他不耐煩起來了。佃工們天天半閒着等水退，因此，他吩咐他們修葺老屋的草披，整理新屋的瓦漏，又教他們修理鋤頭鐵耙和木犁，飼養牲畜，買了鴨來養在水上，將藤搓成繩索，這纜他自己的兩手便空下來，他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當他在裏裏不耐煩地踱來踱去的時候，他年壯力盛，對於那沈寂的家，是太不可耐了。老人卻視聽不便，行將就木，除了問問他寒暖飢飽，問問可要茶喝以外，沒有和他講話的必要。那老人不明白兒子多麼富有，每逢茶碗裏有茶葉的時候，總要絮叨說：『少許的水就夠了，茶葉貴似銀子呢。』這也是使王龍不耐煩的事。對於那老人，將事情說給他聽也是費話，因爲他聽了之後，就會立即忘記，而回到他自己的世界裏。

大女孩按進個鐘頭坐在祖父身邊，弄着一塊布頭，將他摺了又摺，絕不講話，只是傻笑着。王龍倒茶給老人喝，用手撫摸女兒的臉頰，接受她那甜美而虛空的微笑。他常靜默一剎那而離開她，他心中因她而非常悲哀。轉身看望他的兩個幼小的孩子，就是阿蘭變胎生下來的一男一女，而現在快樂地在門檻邊跑着。

然而，他們嬉笑吵擾了一陣以後，顧自玩去了，王龍只有一個人，便覺得十分煩躁。就在這時候，他看着他的妻，阿蘭，他對她的身軀已經疲倦了，沒有一點兒他可以期望於她的新鮮風味。

王龍似乎覺得這會是他一生中第一次對着阿蘭看，開始對她非常不滿意。他想不到自己在別人眼裏顯得怎樣的邈鈍而平凡的傢伙。他第一次見到她的頭髮粗亂，發黃。她的臉又大又扁，皮膚粗糙，姿容粗笨難看。她的眉毛疏散，頭髮太稀少，她的嘴唇太闊，她的手腳又粗又笨。他這樣地用希奇的眼睛看着她，對她嘆道：

『看着你的相貌，誰都要說你是平常人的老婆，決不是一個地主的太太！』

這是他第一次說出了自己心裏對她的意見，她便用邈鈍而苦痛的固定的眼色來回答。她坐在條檯上，正在釘鞋底，聽了他的話，便停住了，針捏在手裏，她張開嘴巴，露出污黑的牙齒來。於是彷彿她終於懂得似的，她的高額骨上泛起了紅暈，她便喃喃地說：『自從我生了那一對小傢伙以後，我的身體一直沒有好。我的裏面有熱啦。』

他看出了她頭腦的簡單，以爲他是因她七年多不懷孕而埋怨她的。他不由地厲聲答道：

『我是說你不會像別的女人一樣買點香油來擦擦頭髮，自己縫一件玄色布的新衣服，你穿的一雙鞋子，也不像地主太太的身分。』

她怯怯地看着他，沒有回答，不知道怎樣辦好。她將兩腳縮到條檯下面，一隻腳遮住了另一隻。雖然他心中暗自慚愧，斥責了幾年來狗一般忠心跟隨着他的女人，當他還在家境窮困，親自耕種的時候，她甚至剛養下小孩，就幫他耕耘，可是他仍抑制不住胸中的煩悶，仍然違着良心厲聲說下去：『我一向辛苦，現在富有了，我不願我的女人脫不了田土氣。你的那雙腳——』

『我娘沒等將我的一雙腳繃小，就把我賣出來了。現在我要給女兒繃腳了——小女兒的。』她說着將腳縮得更後了。

他對她發怒，她卻只是驚恐着，毫不動怒，他便不由地慚愧起來。他披上了新製的玄色布袍子，樂滋滋地說道：『我要上茶

陪去，聽聽新鮮的事了。家裏只有這兩個呆蟲，一個老頭子，兩個小孩子。」

他走向城裏去，越走越暴燥，因為他突然記起了，如果沒有阿爾攪取了那些珠寶，如果她沒有把那珠寶交給他，那麼他就一輩子買不起那些新買的田地了。他違拗了自己的良心，自言自語道：「噯，她幹的事她自己也莫名其妙。她是將珠寶當作玩意兒攪來的，如果不是我發覺，她說不定永遠將珠寶藏在她的胸頭的。」

於是他想着：不知道她那珠子是否還藏在兩乳之間呢？然而那在從前原是希奇的，有時還多少值得他尋思，現在他看來，卻變得平淡無奇了。原來她的兩乳爲了哺育許多孩子的緣故，已經寬大下垂，不能對他有興味，珠子也不用藏在中間。

倘使王龍仍是一個窮漢，那就什麼事也不會發生。然而他卻富有了。他的家屋的牆壁中間，新屋的磚地底下，都埋着洋錢，一袋箱子裏也有洋錢，另外還有洋錢藏在他們牀上的蓆子裏，他的腰帶也滿塞着洋錢，他的錢真多。當他摸到他腰帶裏的洋錢時，使他的手指熱刺刺難受，很想花費一些。他開始將洋錢看得大意，而尋思怎樣以錢取樂。

在他看來，一切都不如從前稱心如意了。往常只是平常的鄉下人，怯生生地走進茶館，現在他看來醜態下等了。在往日，沒有人認識他，掌倌怠慢對他，然而現在他一走進去，人們便互相觸肘，王龍就聽得到一個人對別個人輕聲說：「那就是王村的王老板，那年大荒年黃家老爺去世的冬天，買進了黃家的田地，現在他發財了。」

王龍聽到了這話，雖然好似不介意，可是他抑不住騷癢的心。

然而這一天，卻連他耳聞的聲音也不能使他高興，他只悶悶地坐着啜茶。於是他忽然想到：「我怎麼要到這地方來吃茶呢？這兒開店的是斜眼黃鼠狼，他的進益還不及我的一個佃工，我是田主，我的兒子是讀書人。」

他急忙站起身，將茶錢擲在桌上，誰也來不及對他講一句話，就走出茶館門外了。他走在大街上，自己也不知怎麼辦好。偶然經過一個說書攤，便坐在擠滿了人的長檯末端，聽說書先生講三國。然而心裏仍然煩躁，那人所敲的小銅鑼的聲音使他厭倦了，於是他站起身繼續走去。

城裏有一家大茶館，是熟悉這項事業的南邊人新開的，王龍從前經過那地方，一想到那邊銀錢化費在賭博，遊戲，和錢

子的身上，總十分可惜。然而現在，爲擺脫欺負妻子時良心的責備，他走向那地方去了。他跨過了新茶館的門檻，走進擺滿桌子，對着街道敞亮的大房間裏。

起初他全然沒說話，悄悄地喝着茶，詫異地四顧。這茶館是一個大廳，天花板漆成黃色，壁上掛着繪有女人的白絹畫幅。王龍悄悄地靠近那些女人的畫上細看，他覺得都是些夢裏的女人，因爲他在世上從未見過這樣的女人。第一天，他向她們看一下，匆匆地喝了茶，便走出來了。

在田上澆水的期間，他天天上這茶館，一個人坐着喝茶，欣賞着美女畫，每過一天他便多坐一會。然而一天晚上，當他坐着喝茶的時候，有人從通到樓上的窄狹的樓梯走下來。

這茶館是全城唯一的樓房。晚上女人清脆的歌聲和輕微的笑聲，還有少女的手輕弄慢撫的琵琶聲，緩流出來，在半夜以後，人都聽得到流到街心的音樂，然而王龍坐着的地方，許多茶客的喧嘩和骨牌聲，壓沒了其餘的聲音。

因爲這樣，這晚上，王龍並沒有聽到後面步梯上，那女人圍圍的腳步聲，因此，有人在他肩上一拍時，他防不到在這兒有人認識他，不覺吃了一驚，他擡頭看時，是一個臉長的標緻的女人臉，她原來是杜鵑，就是他買田那一天，將珠寶交到她手裏的女人。她見他便冷臉地笑了：

「哦，原來是種田的老王！」她說，在種田的這句話上，故意拖長聲音：「誰想得到在這兒見到你！」

那時王龍覺得自己無論如何應該使這女人明白，他不是一個平常的鄉下人了，於是他笑了一臉，過分高聲地說道：「我的錢可也不是和別人一樣地會化嗎？我近來也有些錢了。我很有些家私了。」

杜鵑截斷了他的話，她的兩眼細長而晃耀，好像蛇的眼，她的聲音流利，好像油桶裏倒出來的油：

「誰不知道的一個人吃過用過還有餘錢到這兒來花花，真是再好沒有的了。這兒是給一班有錢的老板鬪少爺吃酒尋樂的。說到酒，要算我們這裏的酒第一！你嘗過沒有，王龍？」

「我只喝過茶。」王龍悻悻地說：「我沒有喝過酒打過牌。」

她尖脆地笑了：「茶！我們這兒也有虎骨酒，五更酒，香粳酒——你何必喝茶呢？」她見王龍低下頭去，便柔和而殷勤地說道：「你沒有見過別的花樣兒麼？不是？——白嫩嫩的玉手，香噴噴的臉頰，你沒見過呢？」

王龍把頭垂的更低，臉色漲得血紅，他彷彿近旁個個人都再嘲笑地看他似的。但當他斜出眼光去，四下裏一望時，可巧一個人也沒注意到他，而骰子重新作響了，他這才惶窘地說道：「沒有——沒有——我沒有——只不過嗜喝茶——！」

於是那女人又笑了，她指着絹質的畫幅，說道：「就在那兒啦，這就是她們的肖像。你要那一個隨你挑，你將錢交給我，我便將那個人領到你面前。」

然而王龍卻就懷了新鮮的興味，坐在那裏細看着畫像。他走上這樓梯，上面的房中，就有那些有血肉的女人。他以外的男人們，都走上他們那裏去了。阿如果他不是那善良的，勞動着的男人，有老嫗兒子的男人，那麼，他假定着——和小孩子假定着要幹什麼事一樣的假定着——要揀那一個畫像呢？於是他挨近仔仔細細地看，彷彿個個真實似的。在這以前沒有揀擇的問題的時候，那些臉子似乎一樣的可愛，然而現在，有幾個彷彿是比別的更美麗了。他從二十多個當中挑了三個最美麗的，又從三個當中挑選一番，便揀定了最美麗的一個，一個瘦小的姑娘，身材如竹，小臉的尖瘦有如小貓，一手捏着一枝含苞未放的荷花梗子，那手的細巧有如羊齒草舒展的卷鬚。

他隱着眼睛看她，同時一股熱氣流過了他的血脈。「她好像一朵花。」他霍地高聲說。他一聽到自己的聲音，又羞又羞，急忙站起身來，將他的茶錢付了，天已暗了，便走回家去。

在田野和水上瀰漫着月光，宛如銀綉的網，而他的身體裏，秘密而急速的熱血卻在奔流着。

十九

如果這時候，王龍的田地上退去了水，讓那潮溼的田地，在太陽底下蒸發着，在炎夏的幾天中，那田地就可耕耘和下種，王龍也許決不會再上那大茶館去的。否則如果一個孩子害了病，或是老人忽然壽終正寢，那麼說不定王龍忙着新的事情，也就會忘掉那畫幅上那個瓜子臉和柔若無骨的女人。

除了傍晚微微的夏風拂過水面，大水老是平靜不動，老人打瞌睡，兩男孩大清早上學去，直到晚上才回，王龍在家很耐，他走到東走到西，忽而將屁股擱到椅子上，忽而又立起來，阿蘭倒給他的茶他不喝，給他點了煙他不吸，她淒然對着他看，他就避開她的眼光。在七月裏長長的一天的傍晚，他站在家門口，忽而一聲不響，轉身走進房間裏，穿上了阿蘭做的那件光亮得幾乎如綉一樣的玄色布新長衫，預備吃酒穿的。他對誰都沒說一句話，就沿着水邊，走過田野狹小的路徑，穿過城門和騎樓街道，直到那新開的茶館。

那兒，那些點着明亮的洋油燈，眾人喝着茶談着天坐在燈光下，到處扇子揮動着，笑語聲流到街心。

王龍在門檻上沈吟了一會，雖然他的血，快要漲破他的血管了，他也許會在那兒站一會便走掉了的，然而門邊燈光裏閃過一個女人的陰影，她就是杜鵑。她的職務就在給屋裏女人們招徠顧客，但當她看清楚是他時，她卻聳一聳肩，腳說道：『唔！原來是個種田人！』

她那種尖酸聲中帶着輕蔑，刺了他的心，突然的憤怒給予了他勇氣，這才對她說道：『難道我不能進來，我不能幹麼？』她又復聳聳肩，腳笑起來，便說道：『你若同別人一樣有錢，你就可以同他們一樣的幹。』

他於是恨不得使她明白他是殷富得要怎樣幹就可以怎樣幹了，他伸手到腰帶裏，將裝滿的洋錢掏出來，對她說道：『這够了麼？這够了沒有？』

她突出眼向那洋錢看了一會，便直截地說道：『來吧，要那一個，你對我說。』

於是王龍惶窘地喃喃道：『我不知道我要怎樣的。』隨即輕聲說道：『那個小小的，有着失下巴，小臉孔，手裏拿着荷花的。』

那女人點點頭，她引他從穿過擠緊的桌子，王龍隔開幾步跟着走。起初他似乎覺得大家全在注意他，但其實誰都不會看他，只有一兩個人叫道：『這麼早就上那兒去！』別一個接着說道：『這是個急性兒，巴不得早開場。』

這時候，他們正走上窄狹而斗峭的樓梯去，王龍因為還是第一次登屋裏的樓梯，走得很費勁。那女人引他往一個暗沈沈的悶氣的客堂去，她一面走，一面叫道：『夜裏第一個客人到了！』

沿客堂的門忽然都開了，燈光下閃動着少女的臉，好像枝頭的繁花開在太陽下，然而杜鵑卻板着脸叫道：『不，不要你們——不要你們——沒有人問起你們這個客人要的是蘇州矮子——荷花！』

不分明的嘲笑聲音傳過客堂來，於是一個臉紅得像石榴似的姑娘大聲叫道：『荷花來接這位客人罷，——這位田頭來的大葱氣！』

因為他深恐自己露出種田相來，所以她的話就像刀戳了他的心。但他想到他腰裏有的好洋錢，便昂然走去，終於那女人在一道關着的門上重重地敲了幾下，走了進去，在那裏邊，一個瘦長的姑娘，坐在鋪着印花紅棉被的牀上。

如果事先有人告訴他，那邊有着這種模樣的小手，手是這麼小，骨是這麼細，手指這麼尖，養着長指甲，塗有荷花萼蕾的淡紅色，他是不會相信的。如果事先有人告訴他，那邊有這種模樣的小腳，塞在不及中指那麼長的淡紅色緞鞋裏，在牀邊孩子氣似的蕩着，他是不會相信的。

他靠近她，硬僵僵地坐在牀上呆看着她，於是他見到她正是那畫中人，她的手很像畫中的手，細小而彎曲，白得有似牛乳。他看着她有如看着畫一樣，他見穿着緊身短襖像竹一般瘦小的姿體，他見高領上的塗脂粉的尖形的小臉，他見她香

子形的圓圓的眼睛，他這才恍然悟到說書先生說古代美人杏眼的道理了。

於是她擎起纖纖的小手，放在他肩上，便慢慢地，很慢很慢地順着他的臂膀摸下來。他看着那隻小手移下他的臂膀來，彷彿似一團熱火直燒進他的臂膀的肌肉裏似的，他一直看到那隻手到了袖口，於是牠停滯了一霎時，就直落到他那粗黑的手掌裏，於是他顫動起來，簡直不知所措。

那時他聽到了輕妙的笑聲，好像風中塔上銀鈴那樣清脆，於是一個似笑非笑的小聲音道：「噢！你真不懂事，你這大傢伙你儘管呆看什麼，難道我們就這樣坐一夜來的？」

於是他對她央求着似的惶窘地說道：「我什麼都不懂的——教教我！」於是他聽從了她的吩咐。

現在王龍感到異常的不適了。他受過太陽下勞動的苦，他受過冰樣的冷風的苦，他受過荒年的飢餓的苦，他又受過在南邊街市上做苦工的苦。然而這種種的苦，卻都沒有像現在在這嬌小的姑娘手下受到的厲害。

每天他上茶館去，每天傍晚，他盼待那時光，夜裏他就到她那裏去。每夜進去，進了門就發顫，硬僵僵地坐在她身旁，他起初盼她笑的信號，隨即身上發燒，慾火難忍，於是他卑屈地一點一點受了她的啓示，直至緊急的一刹那，那時她像一朵好摘的盛開的花，要他將她整個兒吞沒了。

然而他決不能將她整個兒抓住，這就使他儘是發熱而且燥渴了。阿蘭到他家裏來，這是有益於他的健康的，他像野獸求偶似的纏着她，他抱了她，而且滿足了，他便忘掉她而將他的工做得暢快。然而現在卻沒有，她是不能使他健康的。晚上，她要他走的時候他的洋錢塞進了她的懷裏，她那忽然強壯了的小手，使性地將他推出門，他便照來時那樣飢渴着出去了。這彷彿人們喝海水解渴似的一陣渴似一陣，竟致他就因這而要發狂死了。

整個炎夏王龍發得這個姑娘要命。她從那裏來，她是怎麼樣的人，他毫不知道；當他們兩人在一起的時候，他說不到念句話。而她那孩子樣的笑聲的急而低的話語，他也幾乎聽不到，他只呆看着她的臉，她的身體的姿態及兩手，她的媚眼的意義，這麼守候着她。到天亮，昏沈沈而且永不滿足地走回家去。

日子很長的，他藉口房裏的悶熱，將蓆子鋪在竹林下，躺在那裏，呆看尖形的竹葉影，他的回憶，令他感到甜蜜和焦灼。如果他的妻或是兒女對他說話，或者金來說：『水就退了，我們要下的種子呢？』那麼他就嘆道：『你們別打擾我！』

這樣，每天每天，他未到天晚，總失神似的，他不要看正在遊戲時候的孩子和阿蘭，一見他走近去，就忽然正經起來，甚至也不要看老爹，那老爹冷眼看他一會，問道：『你爲了什麼，性子這麼躁，你的臉色黃如泥土？』

這樣，一到夜，荷花姑娘就擺佈他了。

爲了擦皮膚，他上街買了一塊紅紅的香肥皂，他雖然愛吃大蒜，現在深怕在荷花面前有大蒜氣卻不肯吃一根了。他家裏沒有人知道這種舉動的原由。

他還買了新衣料，他不要阿蘭裁製，他將衣料拿到城裏裁縫那裏去做得同城裏人的一樣，輕軟的灰色綢長衫，裁得很稱身，外面又罩上一件黑緞背心，他又買了一雙鞋，這從前全是他女人做的，這雙鞋是玄色絲絨鞋，同從前老爺拖後跟穿着的那雙鞋一樣。

然而他卻不好意思在阿蘭和孩子們前面突然將這些衣服穿出來，他將這些摺了，包在油紙裏，放在他剛纔熟識的一個茶館伙計那兒，在他上樓之前，那伙計要些賞錢，讓他悄悄地走進房裏去，穿上這些新衣服。此外，他還帶上一隻包金戒指，他前額的頭髮長起來，他用一塊洋錢買一瓶外國香油擦在髮上。

現在，錢從他的手裏水一樣流出去了。不但是住夜的代價，還有她的要求的種種。她往往嘆氣撒嬌，有似不幸之至似的說：『可憐呀，我真可憐！』

『那麼，要什麼，我的小心肝？』那時候，她回答道：『對面黑玉也有一個相好，他結了她一枝金髮針，給她戴插。我呢，只有這一枝老式的銀針，生平沒有別的一枝了。』

於是他爲了自己心愛的人，不由地將她光澤的黑頭髮擦撥在一邊，看看她的小耳朵，對她輕聲說道：『那麼，我也可以

給我的寶貝買一枝金髮針的呀！

這幾個愛的名詞，是她像教小孩子生字那樣教他的。

這樣，洋錢從牆壁，從口袋出來了，在往日阿爾也許會脫口說：『你怎麼拿牆壁裏的洋錢。』然而現在卻不說什麼，只是淒然地看着他，她很明白他在度着一種丟開她，也丟開田地的生活，但不明白這到底是怎樣的生活。從那一天，就是他明白見到她腳大的那一天起，她一直怕他，她怕問他什麼話，他常要對她出氣。

一天，王龍經過田野回家，她正在池邊洗衣，他便走近她身邊去。站着，沈默了一會，便即粗聲道：『你的兩顆珠子呢？』她擡起頭來看，怯怯地回答道：

『珠子麼？我藏着哩。』

他並不看她，只看着她那打皺的溼漉漉溼手，喃喃地道：『空藏着珠子是沒有用的。』

於是她慢慢地說道：『我想日後我好嵌在耳環裏。』她怕他笑她，又說道：『我藏着好給小女兒做親用。』

於是他硬着心腸高聲回答她：『皮膚黑得泥土樣的人怎配帶珠子？』他沈默了一會，突然高聲說道：『珠子拿給我——我有用處。』

於是她打皺的溼漉漉的手慢慢地插進她懷裏，掏出小小的包來，她將這東西交給他，看着他將包解開，兩顆珠子落在他的手裏了，他笑了。

阿爾重復搗她的衣服，可憐的淚珠，悄然從她眼中落下，她沒有移手去揩掉牠，只是，她將木杵在石上搗衣服，搗得更無力了。

二十

要沒有王龍的叔父突然回來，並不說明來蹤去跡，那麼，這樣的事說不定會繼續到洋錢用光。他站在門口，好似白天而降，他那襤褸的衣服上鈕扣解開着，腰帶照從前一樣繫得寬鬆，他的臉同以前一樣，只是飽受風霜，有些打皺粗糙了。他對坐在桌邊吃早飯的他們全家人癡笑着，於是王龍坐在那裏發呆了，原來他當叔父已死，這便好像一個死人回來看他似的。他的多老頭子眯眯眼呆看了一會，他沒有認明白來的人是誰，直至那人叫道：『哦，哥哥，你們都好吧，你的兒子，孫子，還有我的姪媳婦。』

於是王龍站起來，他心裏不高興，然而表面上卻客氣：『哦，叔叔，你吃過飯麼？』

他的叔父順口回答：『不會，我來和你們大家吃。』

於是他坐下來，自由自在地抓了碗筷，將桌上的鹹蟹鹹蘿蔔和豆乾，下着粥吃。他彷彿很餓似的，誰都不說話，直至他一口吞下了三碗粥。吃好之後，彷彿這是他的權利似的，他簡單地說道：『三夜沒有睡覺，現在我要睡覺了。』

於是沒有辦法的王龍將他引到他父親牀上，那叔父揭開棉被摸到那好而乾淨的新布，他看看木牀，看看好桌子，大木椅，於是他說道：『哦，我聽得你發財了，可是我想不到你這樣發財。』於是他翻倒牀上，拉了棉被蓋着肩膀，雖然還是夏天。他將什麼東西都像自己東西似的用着，他一聲不響，就睡熟了。

王龍回到堂屋裏，非常驚慌。現在是叔父知道王龍有能力養他，要趕出叔父是辦不到的。王龍又想到他的姪母，也非常擔心，他們就會到他的家裏來，誰也阻止不了他們。

那叔父一直睡到午後，於是高聲呵欠三下，走出房間來，他身上的衣服皺縮在一起，他便對王龍說道：『我現在要去接我的老婆兒子了。我們三口，在你們這戶大人家，也用不着擔心了。』

王龍心裏不高興，可是他不能拒絕，一個人在殷實有餘的時候，將他的親叔父趕出家門，總是說不過去的。王龍現在算是村上體面人了，他知道如果他這麼辦，他也丟臉的，因此就什麼話也不敢說。他吩咐空出了門口的幾間屋，佃工們全都搬到老屋裏，當天晚上，他的叔父帶着他的妻子便進這幾間屋裏來。王龍將一股子氣埋藏在心裏，帶笑來歡迎他的親族。雖然當他看見嬌母那個光滑的胖臉孔，覺得就要一出他心頭的氣，和看見他叔父的兒子，一臉的嬉皮笑臉，也差不多要請他吃耳光，可是他只得仍將這股氣埋藏在心裏，他因了這股氣，三天不進城去。

過後，他們也慣了，阿蘭對他說了『忍一口氣吧』這番話，於是他的念頭猛轉到荷花姑娘，他喃喃地自語：『家裏野狗吵擾，總得到外邊去散散心。』

於是舊有的熱情和苦痛又在內中燒起來，而他仍不能滿足於他的愛。

現在，阿蘭那簡單的頭腦沒有看出，老人因年老龍鍾沒有看出，而金因為朋友關係也沒有看出的那件事，嬌母卻立即看出來了，她斜眼一笑，高聲說：

『現在阿龍到什麼地方去採野花去了。』阿蘭聽不懂這話，對她恭順地看，她撲赤一笑，又說道：『你總要等到瓜剖的大開了，才看得見子呢，哎，哎，這是明明白白的，你的男人爲了另一個女人在發癡！』

王龍正在房裏懶洋洋地打瞌睡，猛聽得窗外天井裏他的嬌母說着上面的話。他立即醒了，再聽下去，同時他見到這女人的敏銳的兩眼，不由地着了慌，那連片的聲音，像油一樣流出來。

『我見過許多男人了。一個人把頭髮弄的滑油油，忙着著新衣服，而且忽然要穿起絲絨鞋子來，那麼，這是一定的，他就有了新的女人了。』

阿蘭的斷續的聲音傳過來，他聽不出她說什麼，然而嬌母卻又復說道：

『你這可憐蟲，不要想男人肯守一而終的。如果女人能吃苦，爲男人家辛苦得皮消肉瘦的，那男人就更加覺得她一個不夠，心思容易轉到外邊去，你這可憐蟲，一向攀不住男人的心，和一頭牛一般的。他有錢，另外去買一個女人帶到家裏來，你

也不要難過，男人家都是如此的，我的老頭子也這樣，不過那傢伙終身沒錢，連他自己也養不活。」

她另外還說了許多，然而王龍沒有聽得，因為他的思想中途停住了。他要買了她帶到家裏來，據爲己有，這才可以儘量受用了。他立時從牀上起身，走出房間，悄悄地招呼他的嫡母，她跟了他走出大門，到棗樹底下，他說道：『你在天井裏說的話不錯的。這一個之外，我非再娶人不可。我有田地，可以養活大家！』

她流利地急口答道：『是呵！怎麼不可以呢？發財的人當然可以的。窮人才只能獨杯獨酒。』她猜到了他接着要說的話，故意捱了幾句，果不出所料，他接下去說道：『不過，誰給我去商談，做個媒人呢？男人家自己去是不行的。』

對於這話，她立即答道：『那麼，你把這事給我辦就是了。只消告訴我女人是誰，我就能辦妥。』

那時王龍忸怩地回答：『這女人叫荷花。』

忘記了她來僅只兩月，他覺得誰都知道荷花的名兒。因此，當他的嫡母接下去問：『她的家在那兒？』時，他不耐煩了。

『那兒？』他厲聲答說：『除了城裏大街上那家大茶館，還有那兒？』

『就是叫做翠花樓的那一家麼？』

王龍回嘴說：『另外那兒還有什麼樓？』

她默想了一會，按着她那撇着的下嘴唇，終於她說道：『那地方的人我一個也不識。我得找一條門路。這女人的老搗是誰？』

當他告訴她，這就是在大戶人家做過丫頭的杜鵑時，她笑道：『嚟！那個人是不是那一夜老爺死在她牀上之後，她就做這樣的事麼？哦！她本來要這麼做的！』

於是她嘻皮笑臉地順口說道：『那個人便當的。只要洋錢夠，她一定肯答應一切。』

王龍輕輕說道：『那麼，拿出銀錢去金銀都有，不夠，就拿我的田地。』

於是王龍非等事情舒齊不願再上大茶館去。他心裏想：『如果她不肯到我家裏來，我是無論如何不再去近她的。』但當他想到『萬一她不肯來』時，就有些兒擔心，他時刻跑到他的嬌母那裏，說道：

『現在錢多少不問。』過後他又說：『你可向杜賊說過，我預備好洋錢了。』過後他說道：『你對她去說，她到我家來，什麼事都不用做。她要天天穿綢衣吃魚翅，也可以辦到。』他一直說到那個胖女人不耐煩起來，對他高聲說道：

『够了！够了！難道我是個呆子麼？我做媒也不是第一次。你放心歸我一個人辦去，我說過許多回了。』於是叫他阿蘭忙着清理房屋和傢俱，做這樣那樣，這可憐的女人方感到不幸，雖然他沒有說出什麼，現在她卻很明白自己要碰到什麼事了。

現在王龍再耐不住同阿蘭睡了，他心裏想：兩個女人在家，就須有更多的房屋，另外的天井，有個幽靜的地方。因此，他一面靜候着他的嬌母，一面叫佃工們來，吩咐他們在堂屋後面添造一個天井，天井周圍添造三間屋，一間大的，兩邊兩間小的。佃工們從田裏掘了土來造牆，王龍差人上城去買瓦。

過後，這幾間屋造成了。王龍買了紅布來，做了門簾。他又買了一張新桌子，兩把雕花椅子，一幅山水畫幅，裝點在新屋裏。他又買了一個紅漆圓果盒來，裏邊盛了好吃的茶食，擺在桌子上。隨後他買了一張闊深如小屋的雕花牀，他又買了一頂有花的帳子。然而在這些事情上，他不好意思教阿蘭幫忙，因此，到晚上他的嬌母便進來，她掛了牀帳，做了男人做不來的小事情。

於是一切佈置妥當，過了一個月，這件事還沒有停妥。王龍這才獨自一個人走在小小的蒼天井裏，他想到造一個小池塘在天井中央，便叫一個佃工來，掘了一個三尺展方的池塘，四邊用磚頭砌好。於是進城去買了五條金魚。從此他想不到什麼事來做，他又復等得熬刺刺地難挨了。

這期間，他很少說話，只當孩子們醜時，罵幾句，或者阿蘭三天多不梳頭，對她罵一陣。他那樣絮叨，阿蘭在一天早上，終於流淚大哭了，他先前從未見她這樣哭過。因此，他厲聲道：『怎麼啦？我只教你擦一擦馬尾巴樣的頭髮，這句話說錯了。』

呀！

可是她可憐地抽咽着說：『我已經給你生過幾個兒子了——我已經給你生過幾個兒子了——』
他堵着嘴，每心不高興，喃喃地沈吟了一會，他覺得慚愧了他就走開。這是實在的，除了自己的欲望以外，他是一個口實也找不到的。

若是這樣的情形，直至有一天他的婦母走來道：

『事情成功了。茶館裏做老媽的只要一兩塊洋錢現到手，她便發了。那姑娘要一副翡翠耳環，一隻翡翠戒指，一隻金戒指，兩套緞衣，兩套綢衣，十二雙鞋子和兩條綢被，她就可以來了。』

在這番話裏，王龍只聽到『事情成全了——』這一部分，他便叫道：『就這樣做好了——就這樣做好了——』他跑進裏房間，拿出洋錢來，撒到她手裏，但有些遮遮掩掩，因為他不願人家看見幾年的好收成這樣用去，他又對他的婦母說道：『十塊洋錢是給你的。』

那時，她扭過胖身子，搖搖頭，裝出一種推卻的神情，輕聲說道：『不！我不要。我們一家，你我好似母子呀，我做這件事，是為你，不是爲洋錢。』然而王龍卻見她一面拒絕，一面伸出手來了，於是他將洋錢撒到她手裏，他覺得這用得很好。

於是他買了豬肉，牛肉，魚，筍，栗子，又買了燕窩，乾魚翅和各種的珍味，買齊了，便等在那裏。

在八月中很好的一天，她來了。王龍遠遠地坐着。她坐在兩人擽着的轎子裏，在田廔上左右搖擺，後面跟着杜鵑的姿體。於是片刻之間，他擔心了，他心裏想：『我怎樣接進屋來呢？』

他不知怎麼好地急忙跑進他同他的妻睡過多年的房間裏，他關了門，便在暗黑裏，誠惶誠恐地等着，直到人到大門口了，他婦母高聲叫了他出來。

於是彷彿從未見過似的，惶窘着垂着頭，他的眼睛茫然四顧，只是不向前看。然而杜鵑卻滿心高興招呼着他：『哦！想不

到我們來幹這樣的勾當！」

那時掀起簾簾，他不自禁地看去，在陰暗的轎廂裏坐着塗脂抹粉百合花樣的荷花姑娘。他忘了一切事情，硬僵僵地站在那裏，看着她站起來，拉了杜鵑的手跨出轎門，靠着杜鵑，扭動着小腳，一直俯着頭，垂着眼臉。她經過他跟前，沒有對他說話，卻只怯怯地對杜鵑咕噥道：「我的房呢？」

那時嬌母走過來，引到天井裏，便進了新屋。王龍全家的人沒有一個在，原來當天他已差佃工們和金到遠處的田野去做工，阿蘭也抱了兩個小囡，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兩男孩在私塾裏，老人睡在榻邊，什麼都看不見聽不到，至於那可憐的小囃吧，她沒有看見進出的人，只有她爹和娘是她認識的臉孔。然而在荷花進房之後，杜鵑卻拉下了門簾。

王龍的嬌母過了一會，帶着惡意的笑走出來：「她這個人有一股脂粉氣。」她仍然笑着說：「聞着有些下流氣味。」隨即她帶着更深的惡意說道：「她並不像她外貌那麼年青啦。姪兒呵！我敢說，要不是年紀到把，那怕翡翠呀，金器呀，甚至於綢緞一類，也不見得引得動她到莊稼人家來，那怕是一戶殷實田家。」

隨即見到王龍臉上對於這番太坦白的話有些不高興，她急忙添說：「不過她是很好看的，我從未見過有這樣好看的人呢，你同黃家來的粗骨丫頭過了這幾年，現在可以知道酒席上八寶飯的甜味了。」

王龍只在屋裏走動，沒有回答。他聽了這話，便靜不下來。終於他敢掀起紅簾，走到天井裏，隨即進了她的暗沈沈的房間，他伴她在一起直到晚上。

這時候，阿蘭一直沒有進那新屋。她一早晨就拿了鋤頭，帶了孩子和裹在菜葉裏的冷飯出門去，到夜才滿身泥土，靜靜地回家來，孩子們靜靜地跟在她後面。她不說什麼，就走進竈間，照例備了飯食，擺在桌上，於是請老人來，將筷子遞到他手裏。她又喂着可憐的小囃吧，然後她和孩子們吃了一點。待到他們睡覺時，王龍還坐在桌邊胡思亂想時，她搯了一個臉，終於走進她那慣熟的房間去，獨自睡在她牀上。

於是王龍天天走進荷花的房間去，他坐在地身邊，看着她所做的一切事。那時的天氣可說是秋老虎，由杜鵑用溫水給

她洗浴，她身上抹雪花膏，擦她的肌膚，髮上搽香油。原來荷花早就撒嬌似的說過，一定要杜鵑和她在一塊，做她的僕人，她胡亂給她許多錢，這女人就情願斷了一切來服事她了。

那姑娘整天吃着糖果，躺在她房間裏，身上只穿一套綠綢的夏服，上面是一件綳住腰身的小衫，底下是大腳管的襪子，她來到她這裏，見她這副模樣，便越加餒味了。

她到了黃昏，撒嬌似的打發他出去，杜鵑又復給她洗了浴，漱了香，穿了一件白色軟綢襯衫，而外邊是桃色的綢夾衫。杜鵑又拿一雙綉花鞋子給她穿在腳上。於是那姑娘走到天井裏，看看養着五條金魚的小池塘，王龍就站在那兒，對着自己所有的玩意兒出神。她扭動着她的小腳，在王龍看來，世間再沒有像她那小小的腳和她那纖纖的手這麼美妙的東西了。

於是他嘗爰了他的情爰，他一個人享受着，感到非常非常的滿足。

荷花和杜鵑進王龍家裏來，是不見得會不產生問題的。一個屋簷下有一個以上的女人就不是和平的預兆，然而王龍卻不曾料到。即使在阿蘭陰鬱的神色和杜鵑尖刻的聲氣上，看到一些蹊蹺，他也不加注意。在慾火燒着的期間，他對誰都不關心。

可是，當日子長了，太陽老是早晨升起來，荷花看到月亮升起時，她就給他隨意去擁抱，於是他稍微減少一些戀愛的熱情，他發見了先前不曾見過的一切。

其一，他看見阿蘭和杜鵑一下子起了糾紛。這在他是一件吃驚的事，有的女人當男人帶了第二個女人進門的時候，假裝自盡，有的將男人罵得狗仔不值，他幸喜阿蘭是個沈默的人，她連罵也不會。然而他沒有料到，她對於荷花不做聲，卻會向杜鵑出氣。

荷花總是這樣說：「讓我留這個女人做老媽子罷。我在這世上，孤零零地沒有親人，我還沒有會走路的時候，爹娘就死了，我一到長得像個樣兒，我叔叔就賣了我，叫我過那麼一種日子了，我沒有一個知心人。」

這時候，她又說得眼淚直流，那眼淚在她那雙媚眼的角裏，老是亮晶晶地充盈着。每逢她這麼擰着頭對王龍看時，王龍會答應她一切的要求。況且，這姑娘的確是沒有一個人服事她，在他家裏會覺得冷靜呢。因為誰也可以知道，阿蘭既不肯服事這個小老婆，又不肯對她談話，也不肯怎樣的關心到她在這家裏。那麼，只有荷花的叔父了，可是惹得那個人鬼鬼祟祟地到荷花近邊來，聽荷花告訴關於他的話，這王龍也不大高興，因此杜鵑倒是合適的了，另外還有什麼女人肯來，可是一時也找不到。

阿蘭似乎每看見杜鵑就生氣了。杜鵑是極願和她做朋友的，因為她受着王龍的錢，她沒忘記從前在黃家時候，她在老

箱房裏服事，阿蘭做竈下丫頭，他們兩個人本來都是丫頭。現在她初次看見阿蘭，便好似老朋友一般對她叫道：

「啊！老朋友，我們兩個人又在一家了。你現在是主人，太太了——姆嬷——事情變得多快呀！」

然而阿蘭卻只是呆呆地看着她，她一句話也不回答。卻就走到王龍坐着的堂屋裏，對他明白說道：「這個丫頭在我們家裏做什麼？」

王龍倉皇地望着。他本想用裝出家主的模樣大喊：「哦！這是我的家，我叫誰來，誰就可以來，你別管閒事！」然而因為他在她的面前，不免有些羞慚的緣故，他卻說不能這樣說。待到他付了一番這何必羞慚呢，有錢的人全是像他一樣的。於是他不覺要老羞成怒了。

王龍因羞慚而說不出話來，他茫然四顧，裝作忘卻將煙管插在身上了，在腰帶邊摸索了一下，然而阿蘭那隻大腳，卻一動也不動地站着，她見他半晌沒有話說，便用同樣的話再問：「這個丫頭在我們家裏做什麼？」

王龍見她一定要得到回答，便無力地說道：「你何必管這些事？」

阿蘭說道：「我年青時候在那大戶人家的時期，一向受她的嘴臉，她一天跑進廚房來有念來次嚷着：『老爺要茶了，』『老爺要東西吃了，』不是說這樣太熱，就是說那樣太冷，不是說東西燒的不好，就是說我這人生得太難看，手腳太慢，太這樣，太那樣……』」

然而王龍還是不回答，因為他不知道怎麼說好。

於是阿蘭等候着，她見他不說，熱刺刺的眼淚便慢慢地注在她的眼裏，她眦眼要止住那眼淚，終於她拉起她那藍布裙的邊角來，揩了揩兩眼，於是她說道：

「在這家裏真難受呀，我又沒有娘家好回什麼地方去。」

王龍坐下來吸煙，她的眼睛看着他，是那樣的沉默而哀怨地，不久，摸索着門踮踮地去了。王龍瞪着眼看着她去了，因自己的羞愧而惱着，他彷彿同誰爭鬧似的，生氣地自語着：

「哪，別人家也是如此的，我一向待她也總算好了，比我壞的人多着呢。」他終於說，這事情她總得忍耐的。

然而阿蘭並不就此干休，她默默地依着自己的主意去做。早上，她燒熱了水，端給老人，當杜鵑給她的少奶奶去盥開水時，鍋子空了，她響着喉嚨問一陣，阿蘭總是不回答。杜鵑沒奈何，就只得自己來燒。然而那時卻又適逢糞早粥，要再燒水呢，鍋子沒有空，阿蘭偏又煮得很慢，全不理會杜鵑高聲嚷着的話。於是杜鵑走到王龍那裏去訴苦，他不由地生氣了。他走到阿蘭那裏，對她喝道：

「每天早晨，你不能多添一杓水在鍋子裏麼？」

她臉上帶着比往時更深沈的愁容答道：

「我還不是這家裏丫頭的丫頭。」

他耐不住了，推動阿蘭的肩膀說：「別裝傻，開水是少奶奶要的。」

阿蘭不跟他反抗，只看了他一眼，冷冷地說：「她便是令你丟掉我兩顆珠子的人！」

於是他不作一聲，他羞慚着走開去，便對杜鵑說道：

「我要添造一間竈間，再打一口竈，你們高興吃什麼，就在那裏燒好了。」

於是他吩咐佃工們造一間小屋，屋裏打一口泥竈，買了一隻好鍋子。杜鵑不由地高興了。因為他說了：「你們高興吃什麼，就在那裏燒。」這句話。

王龍心裏想，事情終於停當了，從此他家裏的女人們可以平靜了。

然而，關於新竈屋，這事終成爲他自己的煩惱了。因爲從此杜鵑天天上城去，買各種各樣珍貴食品，像是荔枝呀，蜜棗呀，胡桃呀，糕餅呀，紅紅的糖呀，從海裏來的帶魚呀，以及許多別的東西。這些東西令他吝嗇的心創傷了。而杜鵑還要剋扣他。這天天是他心頭的煩惱，而且這煩惱因沒有地方宣洩，不住地深重起來，這便使他內中對於荷花的情火有些冷下去了。

而且另外還生出一個小煩惱來，這就是他那吃好食的嬌母，在吃飯時候，時常走到裏天井去，在那裏放肆着，王龍見荷

花從他的家裏偷採中了這一個做朋友，便覺得滿心不高興。三個女人在裏天井裏好好地吃着，不斷頭地談笑着，這又是王龍看不下去的事。

當他輕輕地勸着她說：「荷花呵，你不要將糖果給那種胖婆娘消耗掉。我自己要吃的。她是個花言巧語的靠不住的傢伙，我看不過她整天的儘在你這裏。」這時候，荷花嬌順着，扭過頭去，擦着鼻涕悻悻地回答道：「現在除了你，我沒有一個人，我沒有朋友，我是住慣快樂地方的，在你的家裏，就只有恨我的你那大老婆以及你的那班小孩子，他們其實在看的討厭，我沒有一個人了。」

於是她用她的手段對付他，那夜她不讓他進她的房，她抱怨道：「你並不愛我呀，因為你要我的話，你總要使我稱心的。」於是王龍心軟而且着急了，他便說道：「那末，我一切全依你吧。」

於是她皇恩大赦似的饒他了。從此以後每逢他到她這裏來的時候，荷花如果在同他的婦母談天，喝茶或是吃閒食，她便讓他在在一旁，不去理睬他，於是他忿忿地大踏步踱開去，於是他的情愛不知不覺地又冷下去一些了。

他不但如此，若看見他婦母吃着他不得已給荷花買來的各色的食物，長得肥頭大腦，便不由地生氣了。然而他無話可說，因為他婦母是聰明人，她對他客氣，用好話奉承他，而且每逢他進房來，就站起迎接。

因此，他對荷花的愛就不像先前那樣激骨了。這愛爲了種種細小的憤怒，漸漸地破碎了。

於是，彷彿荆棘的原野，這兒那兒都叢生起來一般，還有好些使王龍心裏不快的事呢。一天，他那耳聾眼花睡在太陽下的父親忽然醒來了，他拄了在他七十歲那一年王龍買給他的龍頭拐杖，蹣跚着走到正屋和新天井中間掛着簾子的那門口。那老人從未留意過那個門和那個天井，王龍也從未對他說過：「我又娶了一個女人了。」這句話，因為即使對他說了什麼新的事，那耳聾的老人也是莫明其妙的。

然而這一天的黃昏，他卻無端地走過去，拉開簾子，王龍和荷花在天井裏走了一會，站在池塘邊看魚，王龍又看荷花。當老人一見他兒子旁邊，有一個瘦長的塗脂抹粉的姑娘，便用尖銳的聲音叫道：「家裏有婊子哪！」雖然王龍恐怕荷花生氣，

走上前去，將老人引到外天井，對他安慰着說：『爹，你放心。這不是婊子，是我的二房。』

然而老人還是一疊連環着：『這裏有婊子！』他忽見王龍在近邊，便忽然說道：『我只有一个女人，我爹也只有一个女人，我們是種田的。』過了一會，他又復嘆道：『這是婊子哪！』

從此，老人從他那老年的間歇的睡眠醒來，便對荷花起了深刻的憎惡。他一會兒走到她的天井門口，猛的向空中喝道：『婊子！』

或則他掀開簾子走進她的天井裏，即在磚地上啣了一口唾沫。他會尋拾了幾塊小石子，用他顫弱的臂膀，扔在小池塘裏，在淘氣孩子的那種玩皮舉動中，他表示他的怒氣。

這也成了王龍家裏的煩惱，因為他不好意思埋怨他的爹，卻還怕荷花生氣。

一天，他聽到了裏天井一聲叫喊，是荷花的聲音，便跑了進去。他見那雙生的一男一女，將他那啞吧大女兒夾在中間，引進那天井去。現在，大女兒以外的四個孩子，奇怪着住在裏天井的這個女人。然而兩大男孩子卻懂事而怕難為情，他們只不過兩人間悄悄地談起她罷了。但兩個小孩子卻就永不知足地張望，呼喚，嗅嗅她身上的香氣，在她吃了飯之後，杜鵑從她房裏搬出來的菜碗裏浸漬指頭。

荷花向王龍抱怨這些孩子，她恨不得有不使他們進來的辦法，免得他們來囉唆。然而王龍卻不願這麼辦，他打趣似的回答道：『哦！他們也像爹一樣，愛看嬌豔的臉啦。』

他禁止孩子們進裏天井，然而他們趁他沒看見時還是悄悄地跑進跑出。

就在這天，兩個大兒子正在私塾裏，兩個小孩子好奇心起，一定也要啞吧去看裏天井的女人，他們拉她到天井裏，於是她站在荷花的前面了。荷花不會見過她，就坐在那裏定眼看她，那啞吧一見荷花穿戴得非常豔麗，不由地起了一種希奇的喜悅，他用兩手去撫摸那晃耀的色彩，高聲笑起來，那一種笑是只有聲音，沒有意義的。荷花吃了一驚，便叫喊了。王龍就跑了進來，荷花在那裏氣的發抖，蹣跚着小腳，直指着可憐的笑着的女孩子叫道：『如果那個東西到我這兒來，我不要住這屋子了。』

他們全是向我討孽債的，如果早知道，我也不會到這裏來了——你的孩子們，真是醜陋呵！」於是她將站在最近呆着的一個男孩子推開了。

那時王龍因為愛着自己的孩子們，不山地生氣了，他厲聲說道：「我聽不慣我的孩子們受人咒罵，就算是我那個可憐的啞吧我也聽不過，況且你也沒有給男人生過兒子。」於是他叫孩子們走攏來，對他們說道：「出去，我的兒女，別再到這女人的天井裏來，她不愛你們啦！她不愛你們，也就不愛你爸爸了。」他又用非常和善的口吻對大女兒說道：「可憐的啞吧，你還是回到你的原地方太陽下去罷。」於是她微笑了，他拉了她的手，將她領出去。

荷花竟咒詛他的孩子，而且罵他們，這是最使他生氣的事。他就有一兩天沒到荷花身邊去，偏和孩子們一起玩。他進城去，買了一塊餡糖，給他的啞吧，他見了她看見那黏搭搭的餡糖，喜歡得好似嬰兒模樣，也就心裏安慰了。

待到他又走進荷花房裏去的時候，兩人都沒有提起他兩天不來的話，然而她要討他的好，他的孀母正在那裏喝茶，荷花便告着歉說道：「他來了，我得去伺候他。」她站在那裏直至那女人出去了。

於是她走到王龍跟前，捏了他的手，將牠拉到她的臉旁來，她向他獻媚。然而他，雖然又愛着她，卻也不像從前那樣熱烈了。

到了暑天終盡，晨空靜藍，有似碧海，涼爽的秋風吹到人間，於是王龍從睡眠中醒來了。他走到家屋的門口，望着他的田野。他看見大水退盡了，在乾燥的西風和熱烈的太陽下，田野肥美地展開着。

那時他內中有一個呼叫，比愛情還深切的呼叫。他覺得這呼叫響於他的生命中的一切聲音，於是他脫去長衫，脫去絲絨鞋和白襪，捲上褲腳管到他的膝部，挺一挺壯熱的胸，呼叫道：「鋤頭在那裏？犁呢？還有麥種？喂老金——叫佃工們來——我到田頭去！」

現在王龍輩了他田野裏肥美的黑土，就將他的愛情病治好了。他腳上觸着了潮濕的泥，他嗅到了麥畦間翻起來的地氣。他吩咐佃工們到東到西，做了一長天的工。王龍起初對牛揮鞭子，香木犁插進泥裏，深深的泥卷在翻騰，過後他將牛繩子交給金自己拿了一把鋤頭，將泥土掘成暗黑的塊層。他並不是爲了有什麼必要，卻是爲了他這樣做，從中能得純粹的喜悅。當他疲倦的時候，他躺在田地上睡覺，大地的健康氣息，滲進他的肉體去，便治愈他的病。

天晚了，太陽下去了，他身體痠痛，疲倦而且欣快了，大踏步走回家去，他掀開簾子，走進裏天井。荷花穿着綢袍，在那裏散步。她一見他衣服上的泥土，不覺驚叫起來，他走近她的身邊，她簡直發抖了。

然而他笑了一陣，將她那纖纖的兩手握住在他的泥污的手裏，便又笑了一陣，說道：『你看你的主子卻是個種田人，你是種田人的老婆！』

於是她興奮地叫道：『我不是種田人的老婆，你呢，隨你的便罷！』
他又笑了一陣，就出去了。

他渾身泥污地吃了夜飯，臨睡時勉強洗了一個身。他洗身時又笑了一陣，因爲自己自由了。

那時王龍彷彿覺得出門很久，忽然有無數的事待做似的。他使天天在田地上勞動着。過後，他的蒼白的肉體，在太陽下轉變爲紫藍色了，兩手靠鋤頭和犁柄的地方又復起了胼胝。

中午和晚上，他回到家裏，將阿蘭給他備好的飯食，白飯，青菜，豆腐，和捲在麥餅裏的大葱，啣吃一頓。荷花見他來時用手捏住鼻子，嗅着大蔥臭，他就笑一陣，向她呵一口，她只得竭力忍耐着。現在他又十分健康，從戀愛病擺脫了，他到她這裏去，能夠有個了結，一轉身就做別的事去。

於是在他家裏的這兩個女人，各有各的地位：荷花是當作他的玩物，阿蘭呢，當作他的女工，當作一家的母親，她管着家，做飯給大夥兒吃。在村上，人們妒忌着似的說起他那裏天井的女人了，這是王龍覺得驕傲的一件事，這彷彿是人們誇起了稀有的珠寶，除了算是富有的表記之外，是沒有用處的。

在歡羨他興旺的村人中間，最顯著的就是他叔父了，這一陣他好像搖搖尾巴，想討人喜歡的狗一般。說道：『我的姪兒，他養着一個人兒，給他開開心。我們粗人誰都見也不會見過這樣的人兒呢。』過後他又復說道：『我的姪兒，我哥哥的兒子要做大戶人家了，他的兒子們就是大少爺，可以享受終身的幸福。』

於是村上人漸漸對王龍尊敬起來了。他們對他講話，不復像對自己伙伴的神氣，卻像對大戶人家的人講話。他們來向他借放息的錢，請教關於兒女結婚的事，如果有兩個人爭論着田畝的邊界爭鬧起來，也就來請教王龍，聽憑他的公斷。

歲時轉到冬天，於是王龍將他的收成帶到市上去，他是將穀麥留到價高的時候才賣出去的，這時他隨帶着他的大兒子一起去。

一個人看見自己的大兒子高聲讀字，提筆寫字的時候，他是有着一種驕傲的，現在王龍得意地站在那裏，而從前嘲笑過他的伙計們現在叫着說：『這哥兒寫得一手好字，聰明人！』的時候，他倒不肯笑了。

是呵，王龍不肯擺出這樣的兒子真難得那副神氣來呢，可是那童子讀着時，忽然尖聲說道：『這一個木旁的字，應當寫三點水旁。』這一來，王龍的心更加高興，他轉過臉去，咳了一聲，向地上吐了一口唾沫，伙計們驚異了，大家在切切私語，他單是說道：『那麼，再寫過罷，寫錯的紙頭上，我們不能畫押的。』

他站在那裏得意洋洋地，眼看着兒子提起筆來，改了那錯字。

改好了，兒子又在那裏穀麥的票子和銀錢收據上，將父親的名字寫上，父子兩人一起回家。那父親心裏暗想這兒子年紀大起來，又是老大，必須給他揀一個老婆才對，這童子就不像他那樣進大人家去求討了，因為這兒子是有田有地的，富人的兒子了。

從此王龍一心爲兒子找尋媳婦。一天晚上，他坐在桌邊，對金講起了這件事。講完之後，金歎了一口氣，使用遲疑的聲音說道：『如果我的可憐女兒好好兒在呢，那麼，許給你做媳婦，你既不化什麼錢，我也心裏感激，可惜我不知道她在什麼地方，她死了也難說。』

於是王龍謝了他的情，然而心裏暗想：要給兒子定親，總得揀一個比金門戶高得多的人家，金這個人雖是好人，但只是一個普通的佃工呢。

王龍這才立定主意，只在茶館裏，到處探聽城裏什麼富裕的人家有女兒要許親。

然而他卻沒有對他的婦母說，爲着兒子的這種事，他不能要他婦母這種人了。

風雪殘冬，歲暮云暮，他們吃喝着，鄉下的和城裏的人們來拜望王龍，祝他吉利，他們說道：『哦，你家裏，兒女滿堂，有妻妾和家產，你福氣真是再好也沒有了。』

王龍穿着綢袍子，左右是他的兒子們，桌上有糕餅，瓜子和花生，到處門戶上貼着討吉利的紅紙，他覺得自己果然幸福。到春天，楊柳抽出綠條，桃樹發出淡紅的蓓蕾了，王龍卻還沒有尋到他兒子的媳婦。

日子又長又暖了，柳樹抽滿葉兒了，樹林綠了，土地潮潤，蒸發着水氣，孕育收穫了，王龍的大兒子忽然變了相，不再是小孩子了。他精神漸漸抑鬱煩躁，這樣不想吃，那樣不想吃，對書本也覺得厭倦起來，這才使王龍驚愕了。他不知道他爲什麼害了什麼病。

如果他的父親對他說：『現在，肉下着飯吃吃看』以及別的話，那童子就變得倔強而且愁悶了，如果王龍竟動了氣，他就眼淚汪汪，跑出房間了。

王龍很是奇怪，他全想不明白，跟了那孩子出去，他竭力溫和地說：

『我是你的父親，你要什麼，不妨對我說。』

然而那孩子除了拭淚和猛搖着頭，卻沒有怎樣的表示。

而且他厭惡了他的老先生。每早晨，他不肯上學去，除非王龍對他罵了一頓，或甚至打了一頓，那麼，他悻悻地走出去，往城在城裏的街頭閒逛一整天，到夜王龍方才知道那時第二個兒子頑皮地說道：

『今天哥哥領學哩！』

王龍於是動氣了，罵道：『好好的洋錢用得不窩裡？』

於是他怒氣沖沖地用一枝竹梢抽着那童子。那童子往常是一聽到幾句埋怨的話就會哭的，現在卻不做一聲捱受了竹梢的打，真是怪事。王龍儘量着這道理，卻總想不明白。

那天晚上，阿蘭悄悄地進房間來，着在王龍的窗前，她看出她有話要說，便趁先說道：『有什麼話麼？』

她道：『這孩子，照你那樣打他是不中用的。我從前在大戶人家，看見少爺們也有這種情形。每逢他們發愁的時候，不是他們自己找，就是老爺替他們找幾個丫頭來，事情就好了。』

『哪用不着這樣的。』王龍爭辯着：『我小時候沒有這種愁悶，沒有這種哭喪地發脾氣的模樣，也沒有丫頭。』

阿蘭等了一會，才慢慢地回答道：『我的確也只見少爺們如此。你是一向在田頭辛苦的，可是他也同少爺一樣，在家裏空閒着。』

王龍沉思了一會，便悟到這話裏的真理了。的確，當他自己還是童子的時候，天一亮就得起身放牛，帶着犂兒鋤兒出去，到收穫時節，就得做到背背的模樣，他還有什麼愁悶的工夫呢？現在他的兒子有富的爹，並且是讀書人了。他有這樣的兒子，他暗自得意了，便對阿蘭說道：『就算他像老爺，我也不能給他買丫頭。我打算給他定個親，讓他早些娶親，這是要留意的。』於是他站起來，走向裏天井去。

荷花見王龍在她的面前胡亂想着旁的事，便皺着嘴道：

「如果我真知道，你不到一年就會變心，我也不出那茶館了。」她說時轉過頭去，斜着眼看了一眼，他這才笑起來，捏了他的手，嗅嗅那子的香氣，於是答道：

「哦！這題目我想着我大兒子的事，他有點心情不定的樣子，我一定得給他娶親了。可是我尋不出相當的大姑娘來，我不願隨便揀個本村的農家女兒，況且我們都姓王，這也不合適的，我又找不到一個殷實的城裏人，可以配親。」

荷花因為方才成年的大兒子身材長大，模樣文雅，對於那童子倒很中意，她便一面沉思，一面答道：「從前我在茶館裏，有一位客人常常到我這兒來，他屢次講起他的女兒，他說那女兒身材同我相像，只不過還是小孩子，他說：『你太像她了，我娶你的時候，心裏便感到難過，彷彿你就是我的女兒似的。』他雖然最歡喜我，可是就爲了這個緣故，就到榴花那大塊頭姑娘那裏去了。」

王龍問：「這是怎麼樣的人呢？」

「他是個好人，他很肯化錢，他答應多少就多少。我們都說他好，就因爲他並不鄙吝。」王龍不喜歡她想到舊時的生活，急忙打斷了她的話：「他有這些洋錢，做什麼生意的？」

她回答道：「哦！那是不清楚了，也許是米店老板罷。我可以問問杜鵑看，客人們的事她都曉得。」

杜鵑自從離開跑進來，火氣紅了她的高臉頰和鼻子，荷花向她問：

「那個到過我這裏，因爲我像他的女兒，惹得他難過，後來又到榴花那裏去的大個兒的好客人是誰？」

杜鵑立即回答道：「哦！那是姓劉的米店老板。那個好人他每次碰到我，總要給我些錢。」

王龍問：「他的米店在那裏？」

杜鵑說：「就在石橋街。」

王龍不待她說完，就快活得拍手道：「哦！這就是我輾轂的地方，真是天緣呵！這頭親事一定辦得成功的。」他一陣高興，將自己的兒子和買進他穀的人的女兒配親，正是天緣。

杜鵑像老鼠嗅到油一般地，在圍裙上揩一揩手，急忙說：「我聽着你老板的使喚。」

王龍疑疑惑惑地向她那狡猾的臉看了一眼，然而荷花卻喜洋洋地說道：「這是對的，杜鵑和那姓劉的人熟得很，杜鵑又是好腳色，她總能達到目的。如果成功了，她理當有媒人錢。」

杜鵑高興地說：「這是我要的！」她解下了繫在腰間的圍裙，急忙說道：「現在，我就要去了。肉再煮一會兒就好吃，蔬菜也洗好了。」

然而這事情王龍不會仔細考慮，這是不能冒昧決定的，他便叫道：「且慢！我還沒拿定主意。我得想幾天，想好了再告訴你。」

這一來，也許他會猶豫許多日子罷，要沒有一天大清早他的大兒子喝醉了酒，帶着酒氣，酩酊地回家來，走路也不穩，王龍聽得他在天井裏蹣跚走路的聲音，便跑出去一看，那童子沒習慣酒力，顯得害病的神情，在他的面前嘔吐了一大堆，跌倒地上，狗也似的躺在那嘔出來的東西哩。

王龍吃了一驚，叫出阿蘭一起扶起那童子，阿蘭給他洗了身子，將他放在她自己房裏的牀上，那童子不待她收拾好，就熟睡如死，對他父親的問話，一句也回答不出來。

於是王龍走進兩男孩子一同睡覺的房間，那弟弟呵欠着，正將他的書冊包在一塊兒方的布裏，要到書房去，王龍問道：「你哥哥昨夜沒有和你同睡在這張牀上麼？」

那男孩子勉強強地答道：「沒有。」

他臉色上有一種驚恐的神情，王龍一見到，便對他厲聲喝道：『他什麼地方去的？』那孩子不回答，他便按住他的頸頸，將他的身子搖撼一陣，叫道：『仔細告訴我，你這小狗賊！』

孩子驚慌了，他嗚嗚咽咽地哭叫起來，在哭聲中間說道：『哥哥叫我不告訴他，我說，我要告訴你，他就用火燒的針子刺我灼我，不告訴呢，就給我銅板！』

王龍一聽到這話，不禁地大喝道：『告訴什麼，該死的東西？』

那孩子向四下裏一望，覺得如果不講，將被父親叉死，便不顧一切地說道：

『他接連出去三夜了，他做什麼，我不知道，只是他是同叔公的兒子，一起出去的。』

王龍於是放了孩子，大踏步走進他叔父的住房，尋到了他叔父的兒子，臉上醉醺醺的，簡直同自己的兒子一樣。但兩腳卻還立得穩，年紀大了些，慣於這種種的人事了。王龍對他嚷道：『你引我的兒子到什麼地方去過？』

那年青人對王龍冷冷地一笑，便說道：『哪！不用我引導這個姪兒，他一個人會去的。』

王龍這時候恨不得要將他殺掉了才甘心似的，用了可怕的聲音叫道：『究竟在什麼地方？』

那年青人一聽得這聲音，吃了一驚，便俯下他那傲慢的眼睛來，勉強強地答道：『他在姪子家裏，那姪子就住在從前大戶人家的那個院子裏。』

王龍聽得這話，便唉喟一聲，原來那姪子還是一位下等的濫貨。他忘了吃飯，就走出大門，橫過田野，穿過城門，直往那大戶人家的房子去。

現在那大門洞開了。他走進去，院子和房屋裏滿住着普通人，他們每家租住一間。

他站在第一進院子裏高叫道：『那做私娼的姓楊的女人，住在那裏？』

那邊有一行女人坐在三腳檯上，輕輕地擡起頭來，向天井橫頭一扇邊門點點頭，便又拿起她縫着的東西來。王龍走到那門口，在門上敲了幾下，便有一個暴躁的聲音回道：『去罷，這不是做生意的時候。我忙了一整夜，我要睡覺。』

了。

然而他不回答，仍忿忿地，終於他聽到一陣天多響，門開了，那女人並不年青，臉色瘦，嘴唇厚厚的，額上抹着白粉，她的嘴巴和臉頰上，殘脂還在，她對他看，眼便尖酸說道：『不到夜裏，不能留客，要來，請你夜裏早歸來，現在我要睡了。』

王龍因為討厭她的姿態，想起他的兒子到這這裏來，更忍耐不住急忙打斷了她的話說道：『不是為我！我用不着你。我是為兒子來的。』

於是那女人問道：『哦！你的兒子怎樣？』

王龍便用了發顫的聲音答道：『他昨天夜裏在這裏的。』

那女人答：『昨天夜裏，有許多人家的兒子在這裏。』

於是王龍央求着她說道：

『請你想想看，一個年輕後生，卻還算不得大人，我真料不到他竟敢來試試女人。』

她想了一想，便答道：『可不是兩個同來的，一個小後生鼻尖向天，帶着驕傲的眼光，帽子垂覆着，還有一個，是又長又大的孩子，他卻急於要做大人了。』

王龍說道：『是呵——是呵——就是他——就是我的兒子！』

那女人說：『怎麼啦？』

於是王龍急切地說道：『這麼着：如果他再來呢，推他出去——你說是只留成年人——隨你怎麼說——每次你推卻他，我就給你兩倍的那個費！』

那女人於是咯咯咯笑了一陣，毫不在乎似地打謔道：『不辛苦有錢拿，誰不願意？其實我心裏也歡喜成年人，小孩子有什麼滋味呢？』

她講話時，對王龍點點頭，斜過眼去瞅他，於是他惡心了，急忙說道：『那麼，就這樣罷。』

他一轉身走回家去，他一路吐唾沫，要除去對那女人留下的惡心。

因此，在這天他對杜鵑說道：『就依你說的去辦罷。你到米店去把事情辦辦看。如果女孩子合適，成功了，妝奩是要好的，但用不着太多。』

他對杜鵑說了這話之後，回到房間去。他坐在他那睡着的兒子身邊出神，因為他見到躺在那裏的男孩子好不自在，好不年青。而一想起那瘦瘦的塗脂抹粉的女人和她的厚嘴唇來，他的心不由地厭惡和憤怒了。他便坐在那裏沉吟着。王龍見着那醉後的熟睡，便站起身來，走進他叔父的房間，叫道：『我家裏養了蛇，反被蛇咬了！』

他的叔父正坐在桌旁吃早飯，他閒居無事，非到中午是不起身的。他聽得王龍的聲音，便擡頭一看，懶懶地說道：『怎麼啦？』

王龍氣呼呼地將前情告訴他，那叔父只是笑了一陣，說道：『你怎能使男孩子不變成成人呢？你使大起來的小狗不接近雞狗怎行呢？』

當王龍聽到這笑聲時，霎時間他想起了自己因叔父而所忍受的一切，他從前怎樣要迫他賣田，現在三個人住着，吃着閒蕩着，他的婦孺怎樣吃着荷花的蠶繭食物，現在他叔父的兒子又引壞了他自己的好孩子，於是將舌頭在牙齒之間一咬，便說道：『你們幾個人給我滾出去，從此刻起，沒有多餘的飯再給你們吃了，我的房子給你們住，我寧可燒掉你們這班沒良心的人！』

然而叔父坐在原地方，繼續吃飯，王龍氣呼呼地站在那裏，見他不理他，便擎起臂膀來，走向前去。那叔父一轉身，說道：『趕出我，你敢！』那時他解開他的夾衫來，將藏在夾衫裏的東西給他看。

王龍默然木立，不知所措。他看見一絛紅毛做的假鬍子和一條紅布，他向這些東西呆看了一會，於是發抖了。

原來紅鬍子和紅布，是在西北一帶一幫土匪的標記，他們是曾經燒房屋，擄婦女，擄有錢的農人的。王龍瞪眼呆看一會，便不作一聲，轉身走開了。聽得叔父又復俯到他的飯碗上，嘻嘻地輕聲笑着。

現在，王龍落入無可奈何的困厄中。他的叔父照舊在家裏進出，王龍每見他，身上就發冷汗，除了客氣話外，不敢對他說什麼。這是事實：在他家境豐裕的近幾年，尤其是別的人們捱饑受餓的幾年中，雖然他屢次聽得各處搶掠，心裏擔憂，可是從來沒有強盜光顧他的家裏。現在他閉門在養著他叔父一家三口的期間，他所以平安的原由了。

他對他的叔父不再說要他出去的話了。對他的嫡母呢，他勉強強強地說道：『你在裏天井，你喜歡的東西隨便吃罷。這點錢給你做零用。』

對他叔父的兒子，雖然喉嚨口不由地湧上一股子氣來，卻還是說道：『年青人總要玩玩的，這塊洋錢你拿去。』

然而他自己的兒子，王龍卻守著，不讓他晚上走出家門去，可是那童子惱了，他坐立不安，一不高興就跟弟妹們淘氣。王龍這才周身煩惱了。

王龍想到種種的煩惱，便起了一個念頭：『我可以趕出我的叔父，搬到城裏去，那邊是防着土匪，夜夜關城門的。』然而他隨即想到自己天天工作的田地，如果自己和田地隔絕，那是一條死路。況且，遲早總要碰到荒年，像早先大戶人家敗落時候那樣，那怕城裏也免不掉土匪呢。

那麼，他可以進城上衙門去，對縣官這麼說：『我的親叔父是紅槍會裏的人。』

然而如果他這麼說了，誰來相信他呢？恐怕叔父倒受不着什麼處罰，他倒要因不孝之罪，挨一頓打，而到末了，如果這給土匪聽得了，寫報復起見，他們說不定要來殺害他的。

於是，還有令他心裏煩惱的，杜鵑從米店回來說，媒事雖順利，可是現在除了交換媒帖之外，劉老板不肯有什麼舉動，因為那大姑娘只有十四歲，須再等三年，才好結婚。王龍一想到這童子，要再經過三年時間，不覺不高興。那天晚上吃飯時候，王龍向阿蘭叫道：

『哎！還有這幾個孩子，要給他們早些定親了，越早越好，時候一到，就給他們成親。這樣子再來三回，我實在受不了了！』他整夜寢不安枕，次日早上，便扔開長衫，踢開鞋子，照他家務過於煩心時候的老樣，拿了擲頭，走到田裏去。他穿過外天

井，大女孩正笑咪咪地坐在那裏，撫弄一塊布頭，他便喃喃道：『哎！所有的人併在一起，還是我這個啞吧姑娘好！』
接連許多天，他天天走到田上去。

於是好田地又施了治療作用，太陽照在他身上，夏風又使他裹在和平的空氣裏。一天，從南邊上來了一朵小小的浮雲。起來掛在天邊，霧一般地清淡，只是這並不像風吹的雲那樣飄浮，卻靜定地停在那裏，舒展在天空中。

村上的人們對這朵雲看望了好久，談論了好久，於是恐怖起來，怕的是蝗蟲過來吞食田野裏的東西了。王龍也站着看。他們呆了好一會，終於一陣風將一個東西吹到他們的腳邊了，一個人急忙俯下身去拾起一看，原來是一隻死蝗蟲。

於是王龍忘記了所有使他心裏煩惱的一切。女人們，兒子們，以及叔父，全都忘記了，他衝到驚恐的村人們中間，向他們叫喊道：『要保全我們的好田，我們就得和這些從天空下來的敵兵拚命！』

然而有的人卻開始就絕望了，這些人搖搖頭道：『不中用的，無論怎麼都不中用的。老天要我們今年餓死，我們只有聽命，何必白費心力來和這種東西拚命呢？』

女人們哭哭啼啼上城去，買了香來插在小土地堂的菩薩面前，有的到城裏大廟裏去，那邊有天神，這樣，天和地都受了禮拜。

然而蝗蟲卻還是散佈到空中和地面。

王龍將他自己的佃工們叫攏來，這些人親手在幾處田野上放了火，他們將就可以收割的直立着的好麥燒掉了，掘了寬闊的泥濘，將井水灌到那裏，他們工作得沒工夫睡覺。衆人站在田野裏，野獸一樣地將送來的飯吞着，因為他們不住地在工作。

天空烏黑起來，空中充滿了翅翼簾簾的聲音，蝗蟲撲向地面來，整隊地飛過了田野，離開了，落在別的田野上，將地面的種種吃的精光。於是衆人歎歎氣說道：『這是天意囉。』然而王龍卻憤怒了，他用手打，用腳踏，他手下的人們則用打禾棒打，蝗蟲有的落到他們點着的火堆裏有的屍體浮在泥濘的水上。於是幾百萬隻蝗蟲死了，然而對於其餘的，還是一無辦法。

雖然如此，王龍戰鬪了這一番，也有相當的效果：他保全那最好的幾畝田；待到那雲移過，他們可以休息的時候，那邊還剩着他能够收割的麥，他的稻秧田也保全了，於是他滿意了。有許多人將蝗蟲煮熟了吃，然而王龍自己卻不吃。但當阿蘭將這東西在油裏煎了，佃工們一起咀嚼，孩子們怕着牠們的大眼睛，將牠們細心地扯開來，在嘴裏嚼味道的時候，他卻也一句話不說，他自己，他是不吃的。

蝗蟲對於他，也有着另一種作用：七天之間，除了他的田地，他什麼也沒想過，他治好了他的煩惱和憂愁，他泰然地自言自語道：『破誰都會有煩惱的，我得竭力忍受着煩惱過日子，我的叔父年紀比我大，他會死的，兒子的親家這三年也能，我犯不着自己就先急死。』

他收割了麥，天下雨了，綠油油的稻秧便插到積水的田裏，夏天已臨到了。

王龍的家裏剛覺小康，一天中午，他從田間回來，大兒子走到他跟前，說道：

『爹，如果要我做個讀書人，那個城裏老頭不能再給我教下去了。』

王龍一面將熱騰騰的手巾揩臉，一面說道：『唔，那麼怎樣？』

那童子遲疑了一會，便即說：『如果我要做讀書人，我想到南邊大地方去進一個大學校，在那邊我可以學習要學的知識。』

王龍將手巾擦了擦眼睛和耳朵，厲聲向他的兒子答道：『這什麼話！你用不着去，我不答應你。你這點學問儘够了。』

然而那年青年人站在那裏，恨恨地看著他父親，一面囁嚅咕嚕了一番，王龍聽不清楚，不由地氣上心來，喝道：『你要說話，好好兒說出來！』

那時，那年青年人聽得他父親的聲音，不由地心頭一震，便說道：『哪，那麼，我要到南邊去，不要住在這四人的家裏，也不要到這和鄉下差不多的小城裏去了！我要出門遠去，求些學問，看看別地方的情形。』

王龍看了他的兒子一眼，又看了自身一眼。他的兒子穿着涼快的月白色薄夏布長衫站在那裏，鬍鬚上有些初生的細鬚，皮膚嫩黃而光滑，長袖子底下，一雙手柔嫩得好似女人。那時，王龍自己，他的身子粗大，沾着污泥，他只在膝髁以上穿着一條藍布袴，他想人家會將他看作他兒子的僕人，不看作父親的罷。於是他對這年青人的長而姣好的臉相，起了輕蔑的感覺，忿忿地嘆道：『你到田頭去，弄上些泥土氣，免得人家當你女人看，爲了吃飯，也得略略辛苦一下子！』

於是王龍忘卻對於兒子所寫的字，及其讀書聰明曾經覺得得意的事了，他氣呼呼地赤腳奔出去，向地了啐了一口唾沫，那童子恨恨地站在那裏看著他，而王龍頭也不轉走了。

那晚，王龍走進天井去，荷花正躺在鋪着蓆子的牀上，杜鵑給她打扇，他在荷花身邊坐下時，荷花卻懶洋洋地信口對他說道：『你大孩子有心事啦，他要想出門。』

於是，王龍想起對於兒子的氣惱來，厲聲說道：『噢！不用你管！他這麼年紀了，我不要他到這裏來。』

然而荷花卻急忙回答道：『哪——哪——這是杜鵑說的啦。』杜鵑便急忙說道：『情形是看得出的，他倒是個好孩子，現在大起來，不肯開蕩了。』

王龍的思想被這番話引開了，說道：『不行！我不答應。我不化這種冤枉錢。』

他不再說什麼了，荷花見他的樣子有些生氣，便叫杜鵑出去，一個人在那裏陪他。

從此有許多天他們沒提起這事，那童子似乎忽又安心了，然而他卻不要再進私塾，這是王龍應許的，那少年將滿十八歲，骨格也有他母親那麼大，每逢他父親回家來的時候，他總是在自己的房間裏讀書，於是王龍滿意了。他心裏想：『這無非是年青人的妄想呀，他也不想一想這要的是什麼，但那邊也只要三個年頭——也許出些特別費，可以縮成兩年罷，洋錢化得得當，只消一年也難說，等到稻收齊了，冬麥種下了，豆畦也耨好了，有閒空的日子，我再把這事情總算一番。』

於是王龍不想他的兒子了，田地上收成非常好，他在荷花身上化費掉的錢，現在他已經賺回來了。他重新覺得錢財的寶貴，時時暗自詫異，怎麼從前爲了女人，這樣浪費。

可是，雖沒先前那樣的強烈，她有時也令他動情，那些時候，他覺得主有了她，足以自豪了，雖然他也同意他婦母所說的話，她身材雖小，並不怎麼年青了，她又不曾懷過孕給他生育小孩呢。可是他兒女滿堂，倒不措意這一些事。他爲着她給他的愉快而愛她，在他是十分情願的。

至於荷花呢，她正在青春，豐容盛鬋，從前所僅有的缺點，就是鳥也似的瘦削，尖下巴的小臉的曲線太銳，顴頰凹進得太深了。然而現在一則受了飲食的影響，二則出於只和一個男人同居，生活安閒，她的身體卻變得柔軟而且圓胖了，她的臉壯滿起來，兩顴頰也平滑了，大眼睛，小嘴巴，他好似一隻胖胖的小貓。即使她並不年青了，倒也沒有有一些老相，青春和老年離她

是一樣的遠。

一天晚上，王龍一個人坐到深更，屈指算着他的玉蜀黍和穀米的價值，阿爾輕輕地走進房裏來。這她度着辛苦的歲月，日漸消瘦，臉上聳着石頭樣的骨頭，兩眼深陷着。如果有人問她覺得不適麼，她就只不過這麼說一句：『我有着肝火啦。』

近三年來，她沒有生育，而肚皮大得彷彿懷着孕一樣。但是她清早起身，操作着，王龍看她，簡直還不如他看一頭垂着頭的牛，或是一隻不肯進食的豬那麼用心得多。她獨自操作着，說話只不過不得已時，對王龍的婦母講幾句，對杜鵑是從來不交口的。她一次也不會到過裏天井，偶或荷花走到前面來，阿爾就走進她自己的房去，直坐到人說：『她去了。』她什麼話也不說，只是做着炊洗雜事，洗衣是到池裏去洗的，雖在池水結了冰的冬天也如此。然而王龍卻從未想到：『哪，我有着洋錢，你怎麼不雇一個用人，或者買一個丫頭？』

這晚上，王龍獨自坐在紅燭光下，阿爾在他面前站住了，向四下裏一望，終於說道：『我有一句話。』

於是他驚愕地呆看着她，答道：『唔，你說啦。』

他呆呆地看着她，看着她臉上暗沈沈的兩個凹陷，他又復想怎麼她沒有一點兒秀美，怎麼他好多年不會想望她了。

於是她用了粗厲的低語說道：『大兒子常常到裏天井去。你不在家的時候他就去。』

王龍起初聽不清這麼輕聲的說話，張着嘴側向前去，說道：『什麼，女人？』

她默默地點了點她兒子的房間，又將她那乾燥的厚嘴唇向裏天井的門弩一弩。然而王龍卻不相信的樣子向她呆看。他終於說：『你在做夢！』

於是她講出了很艱難的話語，說道：『那麼，你冷不防回家來一次。』靜默了一會又復說道：『還是教他出門去罷，兩邊去也不妨。』於是她走到桌邊，拿了他的茶碗，將冷茶澆在磚地上，倒滿了熱茶，就像來時那樣默默地走出去，讓他獨自坐在那裏發粉。

他心裏想，他妒忌着啦。於是笑着女人們的多心，笑一笑，他站起身來，便將阿爾的話丟開了。

然而，那晚上，當他躺在荷花身邊，他在牀上轉身的時候，荷花卻掣腿起來了，她推開他道：『天氣這麼熱，你身上有汗臭，你怎麼不搽一搽身，再到我身邊來？』

她於是坐起來，將她那蓬鬆的頭髮擰向後面去，他要將她拉到他身邊，她不理睬。於是他靜靜地躺在那裏，他記得在最近幾夜，她像應酬着似的對他。當初以為她的沒興，由於她的怪癖，和殘夏的悶氣所致。然而現在，閉閉的那番話卻顯得很有意思了，他猛的爬起身來，說道：『那麼，我獨自睡去好了，殺我的頭，我也不管身上的。』

他跑出房，大踏步走進他自己房子的堂屋裏，將兩把椅子拼在一起，躺了身子。然而他卻睡不熟，起來走出大門去，在竹林裏散了一回步，涼夜的風帶着秋意吹到他那熱刺刺的肌膚上來。

於是他想到荷花怎麼知道他的兒子要出門的念頭呢？他又想到他的兒子近來不說要出門去了，這是什麼緣故呢？於是王龍對自己的心可怕地說道：『這事情我得親自來留意一下！』

他看紅紅的曙光從田地上的霧裏鑽出來。

清晨的太陽，照在田野的邊端，露出金色的外圍來，他走進屋裏吃過飯，照他一臉的習慣出去照顧他手下人，他走進了田地，最後，他大聲叫道，使家裏的人聽得

『現在我到城邊那塊田裏去了，我要遲些回來。』於是他向城走去。

他走到半路小土地堂前，便坐在一座老墳旁邊的路上，他摘了一片草葉，在手裏玩弄，一面默想。他對面是兩尊小菩薩。從前他對於這默坐的一對很是虔敬，可是現在他富裕了，用不着菩薩，也就怠慢了。但在他心底暗自蠢連地想：『我可以回去罷？』

於是忽然間，他想到昨夜荷花推開他的事了，他爲她出過多少力呀，他這才生氣了，他心裏想：『在那茶館裏，她再活不了好多年的，她在我家裏卻度着優閒的生活。』

他帶着憤恨，站起身來，從別一條路大踏步回家，他悄悄走進家裏，站在到裏天井去的那道門的簾子旁邊。他側着耳

朵蕊，便聽得唧唧噥噥男人的聲音，這就是他自己兒子的聲音。

於是他咬緊了牙齒走出去，揀了一枝長竹，將葉子剝了。於是再輕輕地走回屋裏，突然把籐子拉開，那邊站着他的兒子，荷花穿着桃色的綢衫，坐在池塘邊的小橋上，那兒子就俯着頭看着她。

這兩個還在一塊兒談天，女的帶着媚笑，從眼角向少年看一眼，他們沒聽得王龍走過來。他臉色泛白，站在那裏，向兩人呆看了一會，兩手捏緊了竹。那兩個人還沒有覺得，後來杜鵑走出來，一見了他，就喊了一聲，他們方才發覺到。

那時王龍腳步一騰，直向兒子的身上撲過去，那童子直打得血流下來。荷花驚喊起來，拉住他的臂膀，他摔開她，於是她喊着再來拉，他便索性連她也打起來，直打的她逃走為止。後來那少年滾倒在地上，兩手掩住了破臉，王龍方才放手。

於是王龍從他那張開的嘴唇裏，噓了一口氣，全身流下汗來，他軟弱得像害病一般了。他把竹竿擲去，喘着氣向那少年說道：『到你的房間裏去，我不叫你，你敢出來，就打死你！』

那少年一聲不響爬起來，走出去了。

王龍兩手托了頭，閉着眼，坐在荷花剛才坐過的那條籐子上，大聲喘着氣。沒有人敢走近他身邊來，他這樣獨自坐在那裏，直坐到心靜氣散。

於是他癩癩地站起身來，走進房間裏，荷花正大聲哭着，躺在牀上，他走去，將她的身子轉過來，她一面哭着，一面對着他看，紫腫的顴痕，橫在她的粉臉上。

他非常淒哀地對她說道：『原來你脫不了婊子相，吊我親生兒子的膀子！』

她聽了這話便哭得更響，抗辯道：『沒有的事，那孩子因為寂寞，走到這裏來，你問問杜鵑，你也看見的，他只到過天井，他沒有到我牀邊來！』

於是她驚恐而悽惻地向他看了一眼，她拉了他的手來摸她臉上的創痕，便嗚嗚地哭道：『看呀，你待你的荷花好狠心呀！——世界上沒有你這樣凶狠的人了。如果是你的兒子，那只是你兒子的事，和我沒有關係！』

她眼水汪汪地擡起頭來看他，於是他歎了一口氣，這女人的美打動了他的心，他在那不肯愛她的時候也愛她了。於是他恨不得始終矇瞶着，沒給他知道這事豈不好呢。因此他又歎了一口氣，走出去了。他走過他兒子的房側，在門外叫道：『喂！把你的東西放在箱子裏，明天就到西邊去，等到我來叫你才准回來。』

於是他走下去，阿爾正坐着縫他的袍子，她沉默着見他走過時，他一直走到中午太陽下的他的田野，便彷彿辛苦了一整天似的疲乏了。

大兒子出門之後，王龍覺得家裏煩惱的氣氛消除了，他打算叫二兒子早些離開私塾，去做學徒，免得他再給初成年時的野性擺布起來，像他的哥哥那樣成爲家裏的討厭東西。

二兒子卻和大兒子相反。長子身高骨粗，臉孔像北邊人一般的紅，和他的母親相像，這第二個卻生的短小黃瘦，他那種神氣，使王龍想起他自己的父親來：狡猾，銳利，而且淺趣的眼睛，隨機應變地惡作劇的習性。這才王龍說道：「唔！這孩子會做大商人的，不知道送他到米店去學生意可能辦到，我有一個兒子在鑼鼓的地方，是很方便的，他可以幫我看看秤，將秤錘看低一些。」

因此，一天他對杜鵑說道：「你到我親家那裏去一趟，就說我有事和他接頭。我們既然結了親，總得大家吃杯酒才好。」杜鵑於是去了，回來說道：「他也想和你會會面，隨便你什麼時候，他說最好請你今天午上去喝酒，否則他到你這兒來也可以。」

王龍深恐城裏的商人到他家裏來就得備這樣那樣，因此他洗了臉，穿了綢長衫，便動身橫過田野去。走到杜鵑對他說過的石橋街，他便向一個經過的人問到了劉家。王龍使用手在門上敲起來。

不一會，一個老媽子開了門，他說明了自己的名字，她向他呆看了一會，便引他穿天井，進到一個房間裏，她請他就了坐，於是她出去叫她的主人了。

王龍向四下裏仔細一打量，他摸摸門簾的質料，察看一下簡樸的桌子的木料，於是他欣喜了，這是生活優裕，而並不豪華的證據。富家的女兒，往往傲慢而不聽話，需求無厭，移轉他兒子對自己爹娘的心，他是不要的。

忽然間起了一陣沉重的腳步聲，進來一個壯健的老成人，王龍站起來鞠躬，兩人一面鞠躬，一面悄悄地互看一眼。於是

他們坐定了，老媽子給他們斟酒喝，他們緩緩地談論着，談的不外是收成市價，以及如果今年年成好，穀價該是多少這一類話。終於王龍說道：

『我到這兒來，有一件事想奉商，如果不合尊意，我們也不用談。但是，如果你寶號裏還用得着一個小廝，那麼，我的二小犬，他倒是個活潑的孩子。你若用不着，那我們就談談別的罷。』

於是那商人很高興的說道：『如果我會識會寫，我正想用一個活潑的年青人。』

王龍得意地回答道：『我兩個兒子都是讀書人，如果有個字寫錯了，是木旁，還是三點水，他們都看得出。』

劉說：『好極，讓他來就是，起初只有白吃飯，如果他做得好，一年之後，每月月底有一塊洋錢，三年盡頭，就有三塊，過了三年，他不算是學徒了，他會做生意，就可以升起來。除了工錢，他從買客和賣主那裏，還可以抽到種種小費，只要他能賺，我決不干預的。我們兩家既結了親，他進來的時候，我不要用你的保證金。』

王龍於是喜洋洋地站起身來，笑了一臉說道：『現在我們是好朋友了，你有和我的女兒相配的兒子麼？』

於是那商人滿臉是笑了，說道：『我的老二十歲，未曾定親。大姑娘幾歲了？』

王龍一臉笑容回道：『她明年就是十歲了，相貌倒還不錯。』

於是兩人一同笑了，那商人說道：『赤絲繫了我們的兒女，也繫了我們，可不是？』

於是王龍不再說什麼了，因為這不是面對面再能說下去的事。他高興地鞠躬告辭了之後，心裏卻想：『這事情可以成功了。』

過了不幾天，他將二兒子送到城裏去，又給二女兒備了婚帖，講定了粧奩，以及衣服首飾聘禮。於是王龍安心了，他心裏想：『現在兒女的事都算安排好了，我可憐的啞吧，只能拿一塊布頭坐在太陽下。小兒子呢，我要留着他做田事，他用不着進

書房，有兩個讀書儂了。」

他很得意了，他三個兒子，士商農各佔一行，他心滿意足，不再想到關於兒女的事了。然而，不知怎的，他心裏卻霍地想到了他的女人。

在和她同居的歲月中，王龍第一回想起阿蘭來。他似乎覺得自己是沒有功夫，一向忙着各種的事情；現在向平之顯已了，他的田野當這初冬時候，也照料好沒有事了；和荷花同居的生活也有着節制，她從挨打以後，對他處處服從；於是他想到阿蘭了。

他對阿蘭看了一眼，她很是消瘦，她的皮膚乾枯而發黃。她好久沒到田裏去，他記得每逢早晨，她牀上起來，及上竈的時候，往往聽得她呻吟的聲音，待到他問：「怎麼啦？」她便突然停住。現在他看着她，看着她身上希奇的腫脹，心裏禁不住難過。因為他擺脫不了對她不安的緣故，每逢她拿進食物來，或是走動的時候，他不住地看她。一天，他們吃過了飯，她俯着掃地，他見她臉上因一種內心的痛苦而變成灰白了，她張開嘴唇，柔聲兒喘着氣，將手按在肚子上。他發問她道：「你怎樣了？」她背轉了臉，柔順地答道：「不過是一點老毛病。」

於裏他向她呆看了一會，便對小女兒說道：「你娘害病了，你拿掃帚掃掃地。」又用許多年來從去那麼和善地對阿蘭道：「進去吧，躺在牀上，我吩咐女兒給你喝開水。千萬別起來呵。」

她不說一語，慢慢地聽從了他的吩咐。她走進自己的房裏，他聽得她拖步的聲音，輕輕地呻吟。於是他坐着聽着，直至受不了，他站起身來進城去，探問醫生在什麼地方。

他尋到了一個鋪子，是他的第二兒子所在的那家米店的夥計介紹給他的，他便走到那鋪子去。醫生閒坐着，捧着一把茶壺。他年紀已大，有着花白的長鬚，他的鼻梁上架着銅邊眼鏡，大如梟眼，身上穿着一件醜醜的灰色袍子，兩隻長袖管蓋住他的兩手。王龍將他的妻的病象說給他聽，他便擦着嘴唇，開了自己靠坐的那張桌子的抽斗，拿出黑布包着的一包東西來，便說：「和你同去。」

當他和醫生來到阿蘭牀邊的時候，她已迷蒙地睡熟了，額角和上嘴唇上積着露一般的汗珠，那老頭子搖搖頭。他伸出枯黃似猴的手去，按了按脈，好一會，他又復朦朧地搖搖頭，說道：『脾脹大了，肝裏也有病，小肚子裏有人頭那麼大的痞塊，胃潰爛了，心臟僅僅還動着，裏邊一定有着什麼蟲。』

一聽到這番話，王龍自己的心停住了，他憂急地叫道：『哦！那麼給藥她吃行麼？』

他說時，阿蘭張開了她的眼睛，向他們看了一眼，她痛的昏迷，沒懂得他的話。於是老醫生又復說道：『這是難症。如果你不願包醫，醫藥費祇十塊，我給你一劑藥，內中有薄荷草藥，焙乾的老虎心和狗牙齒，這些東西一同煎了湯給她吃。如果你要包好，那麼五百塊洋錢。』

阿蘭一聽得『五百塊洋錢』這句話，霍地從昏昏中醒過來虛弱地叫道：

『不，我的性命值不到那麼多。這許多洋錢能買幾畝好田哩。』

王龍聽得她這麼說時，舊有的悔恨侵襲了他的心，便暴烈地答道：『我家裏死不得人，我付得出洋錢的。』

老醫生一聽得他說：『我付得出洋錢來』他的眼光帶着貪婪的神色，然而他卻知道如果擔當不住，自己要受懲罰的。這才有些後悔似的說道：『不行，我一看她的眼白的神色，覺得我有些弄錯了。如果要擔保完全醫好，五千塊洋錢是少不得的。』

於是王龍悲哀了。因為那醫生的話差不多就是說：『這女人要死的。』因此，他送醫生走了，給他十塊洋錢。王龍回得暗暗沉沉的窰間裏，那地方是阿蘭過了大半世的，現在她不在那裏了，於是他將臉轉向燻黑了的牆壁不禁痛哭一場。

然而阿蘭還不至於突然絕命。她還未過了中年，這才使她在長長的冬季，奄奄一息地在牀上躺了許多月。於是王龍和孩子們方才明白她在家裏的重要，她怎樣使他們都得到舒適，而這一層他們一向沒有發覺。

現在，彷彿沒有人知道怎樣點着柴草，使牠儘在竈裏燒，沒有人知道怎樣翻轉鍋子裏的魚來不至於破碎，或者煎了一邊再煎一邊，又沒有人知道炒那些蔬菜，用麻油好，還是用豆油好。吃飯時候落下的殘渣，狼藉在桌下，沒有人來掃掉，除非王龍受不住這種東西的氣味了，喚進天井裏的狗來舔掉牠，或者叫小女兒掃起來，扔到外邊去。

最小的男孩子替代着他的母親，給他的祖父那老人做着一件事，老人現在是孱弱得同嬰孩一樣了。王龍不能使老人明白，於是將他引進阿蘭的房裏，老人從他那衰弱的一半瞎的眼睛呆看了一會，於是他嗚嗚地哭了，因為他隱約地看出什麼事不對了。

只有可憐的啞吧，不明不白，她只是微笑，她微笑時還扭着布片玩。日間餵她飯，將她放在太陽下，晚上將她帶進屋裏。有一次，便是王龍自己也竟忘掉了，他們任她露宿在屋外一整夜，到第二天早晨，這可憐蟲抖着哭着，於是王龍發怒了，責罵他的兒子和女兒。從此以後，他日夜親自照顧這可憐的啞吧；如果下雨下雪或是刮起大風來了，他就將她領進來，讓她坐在爐下暖烘烘的灰堆裏。

在阿蘭度着綿長的冬月中，王龍始終沒有注意田事。他將工作和佃工們託金管理，金來到阿蘭的房門口，每天早上和晚上，低聲問兩次，她好些麼。終於王龍耐不住了，因為每日每夜他只能這麼說一句：『今天她喝了口雞湯。』或是『今天她吃了些粥湯。』

在這寒冷的冬間，王龍常坐在阿蘭的牀邊，如果她覺得冷了，也就燒起一瓦鉢炭火，擺在她牀邊，每次她總顫弱地說道：『哦，太費了。』

『不要再這麼唸了！只消你的病醫得好，將我的田地全賣掉我也肯。』

她聽了這番話便微笑，她氣喘喘地低聲說道：『不行，我不——讓你這麼着。我歸根總要死的。我死了田地不會動的。』他不願她談到死，當她說起死來的時候他便站起來，走出去了。

然而因為他知道她總要死，一天他走到城裏一家棺材店去，將放着的棺材——看過來，便揀定了好木料預先做一口壽材。隨即他想起自己的父親來，他還不曾給這老頭子備好一口棺材呢，他霍地想到了，便又說道：『我還有老爹，他總有一天要死的，他兩腳沒了勁，耳聾眼也不明，我就買兩口罷。』

這樣，他一天裏在她身邊伴了長久，他們沒有多話談。當他靜靜地坐在那裏時，她往往喃喃地說許多糊塗話了。

『我送飯只送到門口，——我曉得自己醜，不能在老爺面前露臉——』過後，她又復氣喘喘地說：『不要打我呀——』
『我不再吃碗裏的小菜了——』過後，就聲連地說道：『我的爹呀——我的媽呀——我的爹呀——我的媽呀——』又反覆地說道：『我都知道自己醜，人家不愛的——』

當她這麼說時，王龍忍不住了，他拉了她的手彷彿已經死了，非常僵硬，他撫摩了一下。他對於自身悲傷起來了。

因此，他對她更和善了，他爲了買了特別的東西，辦了白色的魚，煮成的美味的湯和嫩菜心給她吃。而且，他失去對於荷花的愉快，他有時因阿蘭的病而發悶，想要排遣一下，走進荷花的房去，時他總忘不掉阿蘭，便是他抱着荷花時，他記起阿蘭的緣故，不覺失了熱情。

有的時候，阿蘭是神清氣爽的。有一次，她叫杜鵑來，王龍驚訝着，阿蘭顛巍巍地撐着臂膀仰起身子來，便十分清爽地說道：『哎從前你在老爺院子裏，你算是長得好看的，然而我卻已做了一家的太太，生了三個兒子了，你呢還是一個丫頭。』

杜鵑忿忿地正要回答，王龍央求她不要說，將她引出房去，說道：「這個人現在說昏話啦。」當他回進房來時，阿蘭還將頭倚在臂膀上，她對他說道：「我死之後，不要叫她和她少奶奶進我的房來，碰一碰我的東西，如果他們這麼着，我必爲厲鬼相擾。」於是她陷於間歇的睡眠，她的頭落到枕頭上去了。

然而在將近新年的一天，她卻忽然好起來，正同殘燭迴照一樣，她的神志從未有那樣的清楚，她坐起來，自己扭攪了頭髮，要了茶吃。待王龍走進來時，她說道：「新年就到了，糕餅和酒菜都沒預備好，我想起一件事來了。我不要那個老丫頭在我的窻間裏，我要你將我們大媳婦接了來。我還未見過她，要是她來了，我要告訴她怎麼做。」

王龍見她有精神便高興了，他叫杜鵑到劉家去接頭，不多久，那劉聽得阿蘭恐怕活不過冬天，而且那女兒已十六歲了，也就答應了。

爲了阿蘭的緣故，那邊沒有什麼排場。那新娘子坐了轎子靜悄悄地來了，只有她的母親和一個送媽同她來，母親回去了，送媽卻留着。

現在，孩子們搬出的，那房間便給新媳婦來住，一切安排妥當。王龍沒有同新媳講什麼話，不過當她彎腰時，他嚴肅地點一點頭。她一切舉動都很謹慎小心，她走進阿蘭的房裏來服事，這就輕減了王龍對妻的憂慮，因爲她的牀邊現在有着女人，阿蘭是很滿足了。

阿蘭滿足了三天多，她就想起另一件事來了，當早上王龍進來探問她的時候，她對他說道：「我還有未了的事，否則死不瞑目。」

他對於這句話，忿忿地回答：

「你別老是說死，你得使我心裏高興呀。」

他於是十二分勉強的微笑，她回答說：

「死是我一定要死的，我覺得這條命活不下去了，但是我要等到大兒子回來，等到他和這個賢慧媳婦成了親才肯死。」

現在我要大兒子回家來，我要他先同這個大姑娘成親，我這才死也安心了。」

她從前總不大說話，現在卻說了那樣多。而且多月以來，她說什麼話都沒有說這番話的勁健，王龍對於她聲音裏含着

她想望這件事這一種元氣，非常高興便對她說道：

「好的，我聽你的話，今天我打發人到南邊去，找我兒子，帶他回家來成親。那麼你也得答應我，振奮精神，別再提起來死，身體好起來家裏少了你，真不成家了。」雖然她沒有再說這番話，卻使她愉快了。她重復睡過去，閉上了眼，微微一笑。

於是王龍立即派了一個人南邊去對他說道：

「你對你少爺說，他娘快要死了，她要等到著見他，看他成了親，她的心才安啦，如果他心裏還有我，還有他的娘他的家呢，那麼他必須一口氣趕回來，因為我再過三天就要辦酒請客，就要做親了。」

王龍這麼說，就照行了。他吩咐杜鵑備好的宴席，她就叫城中館裏的廚子們來幫忙，他將洋錢交到她手裏，說道：「要辦得和大戶人家的酒席一樣的場面，洋錢不生問題的。」

於是他到村上去請男女客人，凡有他認得的他都請，他又上城裏茶館裏米店裏去請他相識的人。他又對他叔父說道：「你的朋友們，以及你兒子的朋友們，都邀他們來吃我兒子的喜酒。」

王龍的兒子在結婚的前一晚到家了，他大踏步走進屋來，王龍忘這少年在家時一切令他懊惱過的事。他沒看見這個兒子已兩年多，現在他到了，闊大的身架，紅旭旭的高臉頰，塗了油的光亮的短黑髮，他已是一個長長的文雅的男子了。他穿的是南方的店舖裏見得到的紫紅緞子的袍子，和黑絨絨的短背心，王龍得意洋洋了，他什麼都忘掉了，他將他引到他母親的跟前。

少年坐在他母親的牀邊，見她這樣子，眼淚便盈在眼眶裏，然而除了說：「你臉色比他們所說的好看得加倍啦，這幾年裏斷不會死的。」這一類欣慰的話外，他卻不說什麼。於是阿爾簡單地說道：「我要看你成了親才肯死。」

現在那個快要做親的新娘，自然要避過新郎的面，荷花將她帶到裏天井，給她預備結婚的事項，荷花、杜鵑和王龍的嬌

母很熟悉這些事項，他們給她穿了從自己家裏帶來的衣服，帶花的白綢衫褲，襯着她那嬌嫩的處女肌膚，外邊是細毛的羔皮襖，再外邊是紅緞的結婚禮服。他們替她勻粉在額上，用一根鑿得巧妙的線，將她處女期的細髮和眉毛上的邊緣抹去了，使她的額角變得又高又光滑又方正。於是他們給她搽上水粉臙脂，給她畫上纖細的眉毛。他們將鳳冠和珠串的窗幕以在她的頭上，穿了花鞋在她的小腳上，他們在她的指甲上塗了色，在她的手掌上灑了香水，她可以預備做新娘了。

那時，王龍和他的叔父，他的父親，還有客人們，全等在堂屋裏，新娘子由她自己的送媽和王龍的婚母攙着進來，她真誠地低頭走路，彷彿她不願意和男子結婚，是一個傀儡一樣。

於是王龍的大兒子照他原來的模樣穿着紅袍子黑背心進來，他的頭髮光滑，他的臉新修過，他後面跟着他的兩個兄弟，王龍見自己三個文雅的兒子，便是他自己的後代，不禁心裏暗喜。

在結婚的時候，王龍悄悄地偷眼看他的兒子，驀不驀新娘，然而那新郎卻從眼角悄悄地瞟着哩，於是王龍心裏得意地說：『唔！我給他揀着他中意的人了。』

新郎新娘雙雙向王龍的父親和王龍行了禮，隨即走到阿爾的房裏，她早就設法穿了她的玄色好衣服，他們進來時，她坐了起來，她臉上燒成兩個火樣的紅暈，這使王龍錯當作健康態，就高聲說道：『她現在還會好了！』

兩新人走上去鞠了躬，於是她拍拍牀沿說道：

『你們坐在這兒喝合歡酒，吃合歡飯，這都要看一看的，我一斷氣，就要擦出去了，這可以做你們的新牀。』

她這樣說了，沒有人回答她，兩新人默不作聲，忸怩地並坐一起，於是王龍的婚母走進來，她好似很鄭重，端着兩杯熱酒，兩新人分別喝過了，便將兩杯酒攪和了一下再喝，這就叫做合卷，表明兩個人合而為一了。他們又吃了飯，攪和了一下，這就表明着他們的生活也合而為一了。這樣，結婚禮便告完成。

於是喜宴開場了，屋子裏天井裏擺滿宴席，充滿了奉調的香味和笑話聲，賓客濟濟一堂，有的是王龍所邀請的，有的是他們帶了同來，王龍並不認得的，原來大家知道他是富家，大家樂得來大吃一次。

阿蘭要將所有的門都開，簾子都掛起，這才她聽得出外廳的喧笑聲，嗅得到食品的氣味了，她幾次三番對王龍說道：『個個人都有酒麼？半席上的八寶飯熱不熱，這裏面的豬油白糖和八種果子分量足夠沒有？』他教她安心，各種事情都依從了她的心意了，她乃心滿意足，躺在牀上靜聽着。

於是喜事舒齊，傍晚酒闌客散，阿蘭變得困乏而且顫弱了，她將當日成了親的兩新人叫到她跟前，說道：『我現在心滿意足了，我的毛病隨他怎麼樣罷。兒呀，你要照顧你爹和公公，媳婦呀，你得照顧你丈夫，你公公，你太公，還有那個在天井裏可憐的啞吧，其餘的人呢，你就沒有巴結他們的必要了。』

她說這最後一句的意思指的是荷花。過了一會，她重新提起精神，彷彿不知他們就在那裏似的，閉着眼在說：

『哦，說我醜陋，我偏生了兒子；我雖然丫頭出身，我家裏總有兒子了。』過後，她忽然又說道：『那個人照顧他不能像我遇到呵，好相貌養不出兒子來！』

她完全忘卻了他們，躺在那裏喃喃地吟着。於是王龍使了手勢，叫他們走出去；她乍睡乍醒，他坐在她身邊照顧她。他見她那蹣跚的紫色的嘴唇關而猙獰。他正在這麼看時，她睜大了兩眼，兩眼上彷彿蒙着奇怪的薄霧，因為她出神地定了睛對他看了又看，彷彿不認識他，詫異着。忽然，她為頭離開了攔頭的圓枕，她身子抖了一下，便死了。

她躺在牀上死了，王龍覺得不忍走近阿蘭身邊去，他叫他嬌母洗淨屍體預備入殮，他讓嬌母、長子、媳婦去將屍體從牀上擡起，擡進他所買的大棺材裏。他又去找了星相家，揀定了三個月後的一個好日為出喪日。於是王龍又走到城裏的廟裏去，同和尚商量了一番，借厝三個月，阿蘭的棺材便擡到那裏，直放到安葬的一天。

那時王龍盡心盡力地辦喪事。他自己和孩子們穿起素來，他們的鞋子的白麻布，他們的腰間束着白布，家裏的女人們，髮上繫着白頭繩。

從此，王龍不忍睡在阿蘭死過的房裏，他帶了他的衣物，搬進荷花住着的裏天井去，他對他的大兒子說道：『帶了你的

妻，連你娘住過死過的那個房間去，你娘養了你，你也得養幾個孩子在那裏。」
因此兩人高興地搬進那房間。

那時，彷彿死神既已光臨，就不會輕易離去似的；王龍的父親，自從看見將阿蘭的屍體放進棺材裏以來，就一直傷心，一天晚上，在他自己牀上躺下睡覺，待到早晨小女兒進房間來送茶給他的時候，他那疏落落的老鬍子飄向空中，頭歪轉着，他也死倒在那牀上。

她見了這樣兒便啞啞叫了一聲，跑去告訴她父親，王龍進來，見老人這樣；他那輕輕的僵硬的老屍體又乾又冷又瘦，他死了幾個鐘頭了。王龍於是親自給那老人洗淨了身子，將他輕輕兒放在爲他買好的棺材裏，叫人將那棺材封了口，便說道：

『我們家裏這兩個死人可以同日出喪的，我要在我的山地上揀出一塊好地來，將兩個葬在一塊兒，等到我死了，我也要躺在那兒。』

他照着自己的主意辦理。他將老人的棺材封了口之後，將它放在堂屋裏兩條檯子上，那棺材擺在那裏，擇日發引。王龍似乎覺得那老人雖然死了，也是在那裏安適。

一到春間，陰陽家揀定的日子，王龍叫了一班道士，他們穿着黃袍，他們的長頭髮在所戴的冠上打着結；他又叫了一班和尚，他們穿着灰色的袈裟，他們全是光禿的頭，有着九個戒疤，這些和尚道士給兩個死人敲着木魚唸經，唸了一整夜。

現在，王龍已經在小山上一株棗樹底下他的田野裏，揀好一塊墳地，金叫人掘好墳，墳的四周造了泥牆。牆裏還有留給王龍自身，留給他每個兒子，媳婦，孫子的餘地。這塊地，雖然是高地，宜於種麥，王龍卻不吝惜，因爲這是他的家族建立在他們自己田地上的表徵。自己的田，養着他們的生，休息着他們的死。

和尚道士做完了，一夜佛事，就是揀定的正日，王龍穿了白布長衫，又將同樣的長衫給他叔父和堂弟，自己三個兒子，媳婦和兩個女兒，每人一件。他叫了城裏的轎子來給他們坐。他第一次由人們攙着去，跟在阿蘭的棺材後面。在他父親的棺材

後面，第一乘轎是他叔父。荷花在阿蘭生前是不會在她前面落臉的，現在也坐着轎子。他的姪母，堂弟，王龍也一樣的雇了轎子給他們坐，甚至可憐的嘔吧，也坐着一乘轎子。

於是哀傷而高聲哭着，佃工們和金穿着白鞋子跟着走，在兩座墳的旁邊，王龍站住了，他先喊叫人筵棚裏擡了阿蘭的棺材來，放在地上等老人先葬。王龍看着了許久，他的悲哀乾涸了，他的兩眼沒有淚，他不像別人那麼會高聲哭着。

一塊黃土，掩蓋了那兩座墳，他默默地離開墳，將轎子打發去了，獨自走回家。從他的悲哀裏，希奇地掀起一個苦痛的念頭，這就是富阿蘭在池邊洗衣服的那一天，他悔不該拿了她身邊的兩顆珠子，他再也忍不住看荷花將那珠子帶在耳朵上了。

他這樣悲哀地想着，獨自走下去，便對自己說道：

『我好好的前半生葬在我的田地裏了，一半的我已彷彿葬在那裏，現在我家裏是別樣的生活了。』忽然間，他略略地哭了一會，像孩子那樣，用手背揩乾了眼淚。

那時王龍忙著辦喜事和喪事，幾乎整個兒沒想到禾稼的事，一天，金來說道：『現在喜喪兩事都完了，我有田地上的事告訴你。』

金榮聲說道：『但願老天照應，今年似乎要大水了，還未到夏天，田地上就漲起水來，這來的太早了。』

然而王龍卻盛氣說道：『我還不會從老天菩薩得到過什麼好處。不管你是否虔敬，他總是作惡著。我們看看田地去。』說著，他站起身來。

他去看城壕左近的田，城壕本身好像湖，水溝上起了小小的波紋和旋渦，好似大河一樣在流。雖是呆人也看得出，夏雨還沒有來就這樣，那年一定要有大水，荒年又將臨到了。那時，王龍在他的田地上，到處急急忙忙跑，金像影子似的靜靜地跟在他後面，他們一同估計著那塊田可以種稻，那塊田等不到插稻秧，就已積水了。看著這些水溝裏水已齊了岸，王龍咀咒著說道：

『現在老天菩薩要樂一樂了，他望下來，看人們溺死餓死才稱心。』

金是個膽小的人，他顫顫地答道：

『老板不要這麼說啊，菩薩究竟是菩薩。』

過後，所料想的事果然發生了。北邊的大河沖破了堤塘，逐漸沖過來，人們各自盡各自的力量，捐募了款子來修，款子捐到，他們就託新到任的縣官經營。這縣官原是個窮蛋，一輩子不會見過這麼多的款子，他靠了他父親的鑽營，才買到這位置，目的是從此可以發財了。當那河又復決口時，飢民湧向縣政府去，因為他不曾將堤塘修好，卻將三千塊洋錢吞沒了。衆人咆哮著要他的性命，他眼見得沒命，便跑出去跳在水裏溺死了，衆人這才平伏了。

然而款子終究沒有了，那河又復沖破了幾條堤塘，儘量擴張牠的面積，於是那些泥土的厚牆漸漸兒沖刷掉，結果堤塘的影跡全無。那河像海一般泛濫了一切良好的農田，麥和稻秧便在海底了。

村落好似成了孤島，人們看着那高漲着的大水，待到那大水流到離門不到兩尺的時候，他們將桌子和牀縛在一塊兒，放在門板上當作筏，將他們的被褥衣服，女人們和孩子們，儘量堆積在這此筏上。大水漲到泥屋裏，泥牆受水溶解坍塌倒了，而雨下得彷彿大地鬧着旱荒似的，連日不停了。

王龍坐在家門口，遠望大水，他的家是建築在高闊的小山上的。然而他卻看着大水淹沒了牠的田地，他看了好久，生怕新做的兩座墳被淹沒，可是帶泥的黃水雖流在死人的近處，兩座墳卻仍舊完好。

那年又是大荒，各處的人們鬧飢挨餓，忿恨着又復碰到的荒年。有的到南邊去，強者捱而走險，加入了到處蜂起的匪幫，那些老弱孤獨的人，留着受災吃草，吃高地上尋得到的什麼葉子。許多人便死在地上水上。

於是王龍從未見過的一種大災荒來了，到種冬麥的時候，水還沒有退落，那就下一年也不會收成。他在自己家裏，對於銀錢和食品的消費管顧得仔仔細細。

到冬天，他除了自己所吩咐的之外，不許家裏的人隨便買賣什麼，他將家裏有着的東西，吃得非常省儉。每天，他將家裏當天所需要食物，交給他的媳婦，又叫金管理佃工的食物。雖然養了許多閒人使他不大高興，可是一到天寒地凍的時候，他吩咐佃工們到南邊去討飯，去做工，等春天再回到他這裏來，那時候，他倒覺得非常難受了。他只給荷花糖和油，因為她不慎苦生活，便是新年，他們也只不過吃了他們自己在湖裏捉的一條魚和他們殺的一隻自養的豬。

王龍是並不像自己表顯出來那麼窮，他有洋錢藏在他兒媳婦睡覺地方的牆壁裏，雖然他的兒子媳婦沒有知道，又有金銀藏在靠近的田畝下的一隻篋裏，還有好些藏在竹根間，又有尚未糶出的上年的糶麥，他家裏是沒有饑荒的危險的。然而他的周圍全是飢餓的羣衆，他回想到從前他經過大戶人家的大門時，一班災民對那大門的叫罵，他知道有許多，人因他還養得過一家人的緣故忿恨他，因此他將他的大門門住了，不讓陌生人進來。然而他卻很明白，在到處土匪的目今

然而王龍卻是不能害人命的，他說道：『不行，即使我會做，我也不肯將我父親的兄弟推到水裏去，況且給別的土匪聽到了，我們怎麼辦？我想只要有法子使他住在這兒不害我們，不囉嘈着要東西就好了，可是那有這個妙法呢？』

於是少年一拍手說道：『得！我想到一個法子！我們給他們吸鴉片，多買些，叫他們吸成癮，我裝作和堂叔再做朋友，引他上城裏茶館去吸鴉片，我的叔公兩夫妻，我們可以買得來給他們吸的。』

王龍遲慢地答道：『這要化許多錢哩。』

要不是一件事情發生了，上面所說的事，恐怕還不會辦的？

這所謂發生的事，就是王龍的堂弟將眼睛釘在王龍的二女兒身上了，她是他的姪女，血統上好似親姊妹一樣。現在王龍的二女兒長得十分苗條，她小巧玲瓏，肌膚白嫩，好像代代花，她有着小鼻子和薄薄的紅嘴唇，她的兩腳又纏得很小。

當有一晚，她從窰間裏一人出來穿過天井時，她的堂叔拉住了她，他粗暴地拉住了她，將他的手揣進她的懷裏，她便驚喊了。王龍跑出來，便向他頭上打去，然而他倒像一隻狗拖了一塊偷來的肉不肯放似的，王龍只得將他的女兒拉開。於是那人連聲笑着說道：

『不過玩玩罷了。她是我姪女兒，奈道人還能够和姪女兒幹壞事麼？』然而他講話時，他的眼光中耀着怒火，王龍咕嚕了一會，便叫女兒進自己的房間去。

當夜王龍將那事告知他的兒子，那少年沉着臉道：『這女孩子，我們得送她城裏男家去。即使劉老板推託，我們也非送不可，家裏有着這隻老虎，我們恐怕保不住她的貞操的。』

王龍照辦了第二天他走到城裏米店老板的家裏去，他說道：『我的女兒有十三歲，不算小孩子了，可以結婚了。』

然而劉卻支吾其詞說：『今年我賺的錢，不够娶媳婦哩。』

王龍說道：『我不能照管這女兒了，她娘死了，她生的又好看，而且也到了年紀，我家裏人多，照應不便。既然她是你家的人了，就該她住到這裏來，做親遲早晚便你。』

於是那溫和的商人答道：『如果這樣，那麼就讓大姑娘過來罷，我會對我兒子的娘講，她來和她婆婆住在一塊兒，你儘可放心的，等過下半年秋收，就差不多可以做親了。』

這樣，事情停當，王龍心滿意足，便告別了。

王龍在回城門口，金有船等着他的路上，經過了買煙草和鴉片的鋪子，他走進去，自己買些水煙筒裏吸的煙絲，當夥計將煙絲秤好時，他有些畏畏縮縮地對那人說道：『你們若有鴉片，賣什麼價錢？』

那夥計說道：『近來禁煙很嚴，我們不如這麼着，如果你想買，那就在後房間秤分兩，六塊洋錢一兩。』於是王龍立即說道：『我要買六兩。』

二十八

待到二女兒送去了，一天王龍對他叔父說道：「我請叔父吃些好煙。」

他開了煙膏盒子，那東西黏黏的，有些甜氣味，王龍的叔父拿起來，嗅了一下，便笑嘻嘻地說道：

「好好，我從前曾吸過一點，只是並不常吸，太貴了，我倒很喜歡這東西。」

王龍裝作不在乎的樣子，回答他道：「這一點兒是從前我多年老了，夜裏睡不着，我買來給他吃的，今天我覺得這沒用了，我想：「我年紀還不老，用不着這東西，我請叔父嘗嘗罷。」那麼，你拿去，你有點不舒服的時候，你吸罷。」

於是王龍的叔父買了一枝煙鎗，瞥日躺在牀上吞雲吐霧。

過了冬天大水開始退下去，王龍這才能夠到田地上走走，一天，他的大兒子跟着他走，得意地對他說道：「家裏就要添一張嘴巴了，你要有孫子了。」

王龍聽到這番話，笑嘻嘻地擦擦手說道：「今天真是好日子！」

他笑着去找金，叫他上城去買些魚肉，送給他媳婦，說道：「吃罷，也使我孫子強健些。」

在春季裏，王龍始終以這將臨的誕生自慰。他忙着別的事情時，他想到這，他有着什麼麻煩時，也想到這，這在他是一種安慰。

春天轉到夏天，逃荒的人們都回來了。雖然他們原有的房屋只剩黃濕的爛泥了。然而從這爛泥裏，卻可以再造起草蓆蓋的屋子來。許多人到王龍這裏來借錢，求過於供，自然成了高利貸，說到抵押品，他總是非田地不可。他們用借去的錢買了種子撒在地上，當他們需要別的而不能再借時，有的就將他們一部分田地賣掉。從這中間，王龍賤價買得不少田地。

然而不願賣自己出地的人也有，他們沒錢買種子和犁和牛，便賣掉自己的女兒，到王龍這裏來要錢的人也有，因為大家

知道他有錢有勢的好心腸人。

他買進了五個丫頭，兩個是腳大而身子強壯的，大約十二歲光景，和較小的兩個服事他們全家，又一個便服事荷花，因為杜鵑年老了。

許多天後，有一天，一個男人帶着七歲光景的小姑娘，要將她賣掉，王龍起初因為她這麼小，就說不要。荷花看見她，卻嬉聲說道：『我要這個，她生的真好看，那一個生得粗相，還有辛酸臭，我不喜歡她。』

王龍對那小孩子看了一眼，便道：『你要呢，就買了罷。』

他這才用念魂錢買下那小孩子，她便住在裏天井，睡在荷花的牀前腳踏板上。

夏季火水退，田地上要下好種子的時候，王龍走來走去，察看每畝的田地，和金討論。每逢他去的時候，他總帶着學種田的小兒子。那童子垂頭喪氣地走，誰也不知道他想的什麼。

當王龍同他小兒子回家的時候，大兒子卻將他的父親拉到一邊，說道：『堂叔那傢伙，吃飯不做事，賊頭狗腦的，衣衫上紐子不扣，兩隻眼睛儘釘着丫頭們，他再在這裏住下去，我可答應了！』他不敢往下說到自己所想說的這句話：『他甚至於敢進裏天井來張望你的女人。』因他追憶從前，自己非常害羞。

王龍一聽到大兒子的話，便帶怒尋思了好一會，說道：『那麼，你要我怎麼辦？』

於是那少年沈着地答道：『但願我們能夠離開這房子，搬到城裏去住。我們再不能留在鄉下如土老兒，我們叫叔公兩夫妻和堂叔留在這裏，我們在城裏就住的太平了。』

『這是我的家。』王龍在桌旁坐下，拉過檯管來，堅決地說：『你住不住隨你，要不是靠這地，我們都要同人家一樣餓死了，你要充着讀書人似的穿件漂亮長衫懶散地走，就是靠我這好田好地呀！』

然而那大兒子卻不甘罷休。他說道：『是呀，不過那邊黃家老房子空着啦。前進住滿了雜七夾八的人家，裏進卻空無一

人，我們租了那房子，就可以安安靜靜住在那兒了，至於田地上你和我小弟弟仍然可以去。而我不至於再受我堂叔的氣了。」

他一說到「黃家」，那番話便打動了王龍的心。

王龍的心裏，總以為人們對於他，看得比城裏人低微。當他在大戶人家的太太面前站着的時候，他更感到這一點。所以當見他的兒子說：「我們可以在那大戶人家」住的時候，他立刻想到，也好似見到：「我可以坐那太太坐過的那座位了，她在那邊對站着的我呀，嗚呼！現在我卻反客為主了。」

他玩味着默默地呆坐在那裏，沒有回答他的兒子。

雖然要去，他起初不肯說出來，可是過後，他更看不過他叔父和兒子的閒蕩，他留意那人的行動，見到他的確將眼睛釘住丫頭們看，於是王龍喃喃地說道：「現在我不能再同這花癩狗住在家裏了。」

他看他的叔父，那叔父中了鴉片的毒，面容憔悴，又因年老背駝，每邊咳嗽就吐血。他看看他的娼母，她也是除了鴉片，百事不管的。鴉片已經發生了他所指望的作用，這兩個現在不濟事了。

然而家裏有着叔父的兒子，他還沒娶過親，他的欲望強似野獸，他不肯看雙親的樣，輕易吸上鴉片，忘了世上的一切。王龍不肯在家裏給他成親，因為他要孳生不已。他又不能生產，除了游手好閒之外。

因此，一天，王龍進城去看在米店裏的二兒子，向他問道：「兒呵！城裏的大戶人家房子裏，如果租得到一部分，你哥哥要我們搬進去，你看怎樣？」

老二現在是青年了，身材雖小，卻也變得像同別的夥計們一樣，濫雅而整潔了，他從容地答道：「好極了！我在那邊娶了老婆，我們就可以住在一家了。」

王龍從不曾留意過這個兒子的親事，因為他是個沈靜的青年，也從未有過什麼表示，而且王龍冗事很多，可是現在他倒覺得虧負他的一兒子了，他彷彿歉然說：「哦，我早想到你應該娶親了，但我一直沒有什麼工夫，現在荒年又過去了，這件

「事要辦了。」

他心中考慮了許久，什麼地方去找新娘。於是第一的兒子說道：「給我娶親也可以。但我不要討城裏女人，像哥哥那樣，那是要儘壞着娘，家怎麼樣，化錢惹氣。」

這番話王龍聽得發愣了，這一番是聰明話，他見他兒子那麼精明，那麼節儉，心裏不由地快活起來。

隨即高聲問道：「那麼，你要那一種大姑娘呢？」

於是少年彷彿早有成竹似的，流利地答道：「我要鄉村上有田地人家的大姑娘，嫁妝樸實，小菜燒得好，而且會照管用人們。我就要這樣的女人。」

王龍聽了這番話愈加發愣起來，他佩服他的知慧，笑嘻嘻地說道：「好的，我就去找這樣的新娘，教金也到各鄉村裏去找找看。」

他帶着笑走出來，他走到大戶人家的那條街去，便在兩座石獅子間，流連了一會。那邊樹木上曬着衣服，女人們坐在各處，一面拿了針在釘鞋底，一面談着奶奶經。醜陋的裸體孩子們滾在院子的磚地上。他向私娼住過的那門望了一下，那門半開着，現在是另外的一個老頭子住在那兒了，王龍欣慰着，他繼續走進去。

他穿過幾個院子，直到後面，便見通後院子的大門關鎖着，大門旁邊，一個老婆子在打盹，他看了一眼，便曉得這就是從前那個管門人的麻子老婆。

於是他對老婆子說道：「醒醒，讓我進門去。」

那老婆子睜開惺忪的眼站起來，舔一舔她那枯燥的嘴唇皮說：「除了你要租裏院子，我是不開的。」

王龍霍地說道：「如果地方合意，我要租。」

他沒講自己的名字，就跟着她走進去。到了大廳裏，他突然便回憶到多年以前他站在那兒等着丫頭結婚的情形，那邊，太太從前坐的雕木匠牀，就在他前面。

現在金|年老了，枯瘦得像一把柴，雖然王龍|不再讓他笨勤耕犁了，然而他卻看管別人的工作，每逢秤量穀麥的時候，他總站在旁邊。他聽到王龍|要做這件事，便洗了手臉，穿了他那藍布的好短衫。他走了幾個村莊，看了許多大姑娘，終於回來。說道：『離這裏三個村莊有一個大姑娘，她生得秀美端正，除了容易笑，沒有一些兒壞處，和你府上結親，她的爹很高興很願意。他有田有地，嫁粧一定好。但是我說，我做不得主，等到問了你再說。』

於是王龍|似乎覺得已經够好了，他急於辦了這件事，就答應了。待到約婚帖送到時，他簽了押，便安慰了他說道：『現在只剩一個兒子的事了，我辦好了這幾樁親事，也總算有福氣了。』

待到結婚的日子，他休息了。他坐在太陽下，甚至像先前的父親那樣睡了。

王龍|因為金|老弱了，自己也年紀大了，吃的胖，覺得倦意了，三兒子還小，擔不起責任，所以覺得還是將最遠的田租騰畝給村上人去種的好。他這麼辦了。有許多近村的人們到王龍|這裏來租田，做他的佃戶。田租講定了，收成的一半歸王龍|，一半歸承租人，此外兩方還須供給點別的東西；王龍|方面呢，多少肥料和豆餅、芝麻渣；佃戶方面呢，給幾種田上出產，作王龍|的家用。

從此，王龍|不用着似前操心。他便偶時進城去，在他關照了給他備好的院子裏睡覺，然而天一亮，他卻就穿出城門，回到他的田地上去。他沿路聞着新鮮的土氣，待到走到自己的田地上時，他便欣樂了。

那時，他叔父的兒子在這除了一個老媽子，就沒有女人的家裏，煩悶起來了，這叔父的兒子聽到了北方的戰事，便對王龍|說道：『聽說北邊在打仗，我要到軍隊裏去幹幹，見識見識。你只要給我幾塊洋錢，讓我買些衣服被鋪和一支外國電筒，背在肩上，我就能去了。』

王龍|不禁暗喜，然而他卻故意假惺惺地沉了臉，說道：『你是我叔父的獨兒子，你下面沒有攬他身子的人了。如果你去

打仗，那是不知道要怎樣的？」

然而他卻笑嘻嘻答道：「我不是獸子，我不會站在性命交關的地方的。如果開火了，我會溜走。我只想變動一下子，去逛一逛，外邊地方去見識見識，免得將來老了辦不到了。」

王龍這才爽直地將洋錢給了他，便在心裏想：

「唔，他喜歡幹這勾當，我家裏就從此除滅這個孽障了。在這國度裏打仗是打不了的。」過了一會他又想：「打仗的時候，往往有一班人打死的，他甚至就此送了性命也說不定。」

他是非常高興了，但他遮掩着，當他的婦母聽得兒子要去，有些哭的神氣時，他對她安慰了一番，給她添了些鴉片，說道：「他一定會升做軍官，我們大家可以靠他的勢了。」

於是終於全家太平了，在這鄉下家裏，只剩兩個睡着的老傢伙了。而城裏的家裏，王龍孫子的誕生也近了，於是王龍在城裏便住得愈多。他在幾個院子裏走來走去，他非常得意，竟至情願花費金錢，他給他們全家人買了幾丈綢緞，又給僕人和丫頭們買了幾丈上好的藍布和玄色布換新衣服。

王龍又專心到美味飲食了。從前他是麥餅裹大葱就很滿意了的，現在他卻嘗到冬筍、蝦子、鰻蛋、兩邊的魚，北方海洋裏的蛤，以及各種富人們用以開胃口的那些東西。他的兒子們這麼吃，荷花也這麼吃，杜鵑見了這一切情形，便笑了一臉，說道：「這光景和我從前在這裏的情形一模一樣了，只不過我自己已經衰老，不配來服侍老爺了。」

她說時，狡猾地望着王龍，又裝出笑來，他祇裝作沒聽到她那風騷的聲音，然而她將他比作老爺，他覺着喜了。

一天早晨，他聽得了女人的呻吟聲，他走進大兒子的院子去，兒子遇見了他，便說道：「時刻是到了，但是杜鵑說，時候還長着哩，這女人骨格生的，是難產哩。」

王龍這才回到自己的院子來坐下，尖着耳朵聽那叫呼的聲音，許多年來他第一次着了急，便想去求神拜佛。他起身往香燭店買了香，到城裏觀音菩薩神廟去，他招呼了一個和尚，將錢給了他，教他將香插在菩薩面前，便說道：「我的長孫快要

生下來了，那做娘的吃苦得很，她是城裏人，身架生得太狹，我兒子的娘已經死了，沒有女人來燒香。」

那時和尚將香插在香爐裏，他忽然發急着想：「如果不是孫子，偏是女孩子，那怎麼樣呢！」便即叫道：「唉！如果是孫子呢，我就來助錢做一件綺新的紅袍給菩薩穿，如果是女孩子，那我就沒有什麼了。」

他走出廟，不管天氣熱，街上塵埃撲面，再買了香走到那坐着兩尊土地菩薩的小神堂去，他插了香，點了一炷，伏喃喃地說道：「我爹，我兒子，我們都是照願你的，現在我兒子轉種了，如果不是男的那我們就再也不來理睬你們兩位兒了。」

這樣他盡了心力，很因乏地走回院子去，他坐在桌邊，只想一個字，頭來燒茶給他一個丫頭來殺了，給他，然而雖然他拍拍手，卻一個也不來，誰也不理睬他，那左右的跑來，有的跑去，然而他卻不敢叫住誰，問生了沒有，男還是女，他因乏地坐在那裏，沒有人對他講話。

他等候了很久，終於覺得天快晚了，荷花鬧着杜鵑走進去，她笑說道：「好呀，你兒子屋裏生了一個兒子了，娘兒子都安好。我見過這孩子呢，真肥胖可愛。」

於是王爺也笑了，他鼓着掌說：「呵！我呆坐在這裏，好像自己的頭生兒子落地似的，不知道怎麼辦好，自己膽小。」待到荷花走到她的房裏去了，他又復坐下來，時候他不由地發思起來，他自語地說道：

「當那人和我生了頭生兒子的時候，我沒有這般擔心。」他靜靜地坐在那裏，他想，他回憶到第一他，回憶到她怎樣獨自兒走進了那暗沈沈的小房間，她怎樣一無動靜，等他到前後生了不少的兒女，她怎樣產後又幫助他勞動，這裏這個人是他的媳婦了，她因了痛愛孩子似的哭過一陣，她哭了，她進進跑跑的一班丫頭，她的丈夫又在門邊。

他像做着渺茫的夢，回憶到阿蘭怎樣生，怎樣帶孩子，先是地喃喃，那豐富的白色的奶流進她的奶袋，直跟到地上，這似乎是久遠到幾乎忘記的事了。

那時他兒子笑嘻嘻的走進來，說道：「多印孩子生出了，現在得找一個奶媽來，我不願意我老婆自己哺奶，弄得身體弱，纔樣兒難看，城裏有場面的女人家，是沒有一個這樣的。」

於是王龍帶着莫大的悲哀說：『如果她一定要這麼着，不能自己哺奶，那就這麼辦罷。』
當那孩子彌月時，那孩子的爹辦彌月酒席，他邀請了城裏的客人和他的岳父母來吃酒。他染好了幾百個紅色的雞蛋，分送給每個客人，全家很熱鬧很歡樂。

酒席散了，王龍的兒子來到他父親跟前說道：『現在我們家裏有三代了，我們該有祖宗牌位，陳列得左昭右穆，逢時逢節做祭現在我們是算有場面的人家了。』

王龍非常贊成這番話，他定做了牌位，在大廳上排列起來，第一個牌位上寫他祖父的名兒，其次的牌位寫他父親，有的空，空了地位，預備將來給他們自己。

這件事辦好，王龍回憶到自己對於觀音菩薩的許願，他這才上廟去，付出了做紅袍的錢。

在回來的路上，一個人從收穫的田野跑來，告訴他說，金忽然騎倒快要死了，他曾問起王龍肯不肯去送他的終，王龍聽了氣喘喘的跑來的人的話，便忿忿地叫道：『莫非我助了一件袍給觀音菩薩，那一對發昏的土地菩薩就妒忌了麼？』生孩子的事與他們是無關係的呀！

雖然他的午飯擺好了，他卻沒有舉起筷子來，雖然荷花高聲叫他，且等到太陽斜過了去，他卻走出去了。荷花便差了一個丫頭，拿一把油紙傘，在他後面，然而王龍跑得那麼快，那壯健的丫頭很難把傘撐在他頭上了。

不多，王龍走進金躺着的房間，高聲喊道：『這是怎麼發生的？』

廂房裏擁擠着的佃工們，他們慌張而雜亂地答道：

『他更親自動手打殺……』『我們對他說，老年人別多勞動……』『有一個佃工是新近雇來的……』『他不會拿刀亂砍，就做樣子給他看……』『這對於老年人是太吃力的工作了……』

於是王龍用可怕的聲音喝道：『將那個工帶來。』

於是他們將那人推到王龍面前，他站在那兒索索地抖，他那裸露的兩膝互相撞着，然而王龍對他卻毫不吝惜，他在那

童子的兩頰上打了幾個巴掌，又拿過了頭手裏的傘打他的頭。誰也不敢來阻攔他。那鄉下人恭順地熬受了這頓打；他只吮着牙齒略略哭了一陣。

那時金從他躺着的牀上發着呻吟的聲息，王龍便拋下了傘叫道：『現在我只管打這渾蛋，毫不顧這人要死了！』

於是他在金的身邊坐了，拉了他的手，捧一會，這隻手又輕又小又乾燥，如枯萎的橡葉一般，在平日黃蒼蒼的臉，現在卻黑沈沈起來，有着稀疏的血斑，他那半閉的兩眼蒙上了霧而瞎了，他大口地喘着氣，王龍俯下去，貼着他的耳朵高聲說道：『我在這兒啦，我要給你買一口好棺材，祇比我爹差一級的！』

然而金的耳朵卻充滿了血，王龍的話他即使聽到，也沒有什麼表示，他只是氣喘喘地躺着，隨即就死了。

當他死了，王龍俯在他身上流淚，從前他自己的父親死，他也沒有這麼哭過。他買了一口上等棺材。他硬教兒子帶了三天孝，如果王龍能够照自己的心意去辦，他說不定會將金葬在他父親和阿爾的葬地的墳牆裏的。然而他兒子們卻不肯，他們咕噥着說道：『我們的娘和公公怎麼可以同一個人葬在一塊呢？』

王龍便將金葬在那泥牆的門口，於是他對於他辦好的事，覺得安慰了，他說道：『哦！這倒合適的，他本來就是給我管家的。』於是他囑咐他的兒子們，等到他自己死了，他得葬在金的靠近邊。

於是王龍更不大去看他的田地，現在金死了，他不忍自己一個人去，而且他對於工作覺得怠倦了，他這才將他的一切田地儘量租出去，然而他決不肯說到賣掉。

他指派了一個佃工，叫他和他的妻子們住在鄉下的家裏，照顧那一對吸鴉片的老年人。他帶着啞吧女兒和小兒子進城去，因為金一死，鄉下沒有照應他們。

王龍帶了他的的小兒子和他的啞吧一同進城去，從此以後，他有許多時候，幾乎不曾回到他的故土。

王龍覺得他現在的景況中，別無重大的希望，現在他能够傍着他的嗑吧坐在太陽下，吸吸水煙，過太平日子了，他的田地出租了，有錢送到他手裏來，用不着他操心。

但那大兒子老是不滿足，非另外再尋求些什麼不可。他這才來到他父親這裏說道：

「我們這所房子裏還缺少一些東西。難道我們單是住在這幾個裏院子裏，就算得一家大戶人家了麼？現在我弟不到半年要結婚，我們給客人坐的椅子不夠，桌上的碗不夠，房間裏的各種傢俱也不夠。而且諸客人來，經過那大門，經過那些破落戶，也是丟臉的。我的弟弟成了親，他的孩子們和我的孩子們生出來，我們也需要那些院子。」

於是王龍向兒子看了一眼，他穿着漂亮衣服，站在那裏，王龍將眼閉一下，就他的煙管重重地抽一陣，咕嚕着說道：「哦！什麼話！你再說罷！」

「我弟弟的喜期近了，我說外邊的那個院子我們得租下來，家裏桌椅也得添置些，我們有這麼多的錢，我們這樣有好田地的人家，總得有一個相配的場面。」

於是王龍迎着煙管喃喃地說：「哪！田地是我的，你又不會勞動過。」

那少年一聽到這話便大聲說：「不，爹，是你要我做一個讀書人的呀。等到我想做個像樣的有田地人家的兒子了，你又輕視我，要我們夫妻永不出山在鄉下。」那少年猛地氣呼呼地轉過身去，做出彷彿就要在院子裏撞破腦殼似的。

王龍一見這情形便着急起來，因為他性子一向暴躁的，這才叫道：「依了你吧，依了你吧，——只是不要惹我煩惱呵！」

那兒子聽到這番話，生怕他父親變更主意，便急忙走出去。他來不及似的買了蘇州產的雕花桌椅，又買了掛在門口的紅綢簾子，又買了大大小小的花瓶，又買了掛在牆上的很多美女的掛幅，又買了許多怪石，在天井裏造他在南邊地方見過

的罪惡山，如是他說自忙了許多天。

他看着這種人，他天天得經過外邊的院子好多次，他每經過普通人家，就仰起鼻子來，看不過他們，於是那些人們，在伸手之後笑着說：「他忘記了他爹老屋門口的肥料臭了。」

「富窮齊到」——解凍的時候，這些普通人家所住着的房子，因為有別人肯多出租錢，他們便只得搬走了。他們一面搬，一面和咒罵。總有一天要回來，說不定也照富的太富了的時候，窮人回來的樣子來一下。

「而上龍」——這番話原來他是在裏院子裏因為年紀老了，他吃飯睡覺，安閒地過活，出來時候少，他叫大兒子管家。他兒子叫了王龍，他叫的泥水匠，他們便將普通人家糟塌過的那些房間和院子之間，修理定當，他再造了幾個池塘，一點來放在裏面，一切舒齊了，他又在池塘裏種了荷花，百合，結紅果的天竹以及他記得在南邊地方見過各種東西。『是城街上，他聽到大兒子的所說的一切，便將那大房子裏的事情，當作談講資料，現在又是富家住在那裏了。』

「一種種因人」——人們現在都王老飯了。

他了這種種，他是從王龍手裏經過大兒子的手，一些一些用出去，他從田地上收進來容易，付出去也就容易了。要不是「一天早上，二」——他進來說了下面這番話，他就不會知道自己已付出了多少。

「多，這樣種，道用不完，的，我們同住王宮，不可麼？這許多錢二分錢借出去，銀子得生出許多斤來，這些種，果子，紅果的花木，」——百合，有什麼用處？」

「王龍見到這番話，便要為此鬧翻了他生怕不得太平，便急忙說道：『哦！這都是為你做喜事的場面呵。』」

於是那少年並帶着歡欣的意味，笑着答道：『怪呵！一場喜事，幾費近乎平常的十倍，這些財產，你死了，我們還得大家分的，現在只是因為哥哥要鬧氣的緣故，白白地化費掉了。』

王龍知道他這二兒子的決斷，他知道如果對談起來，自己是說不過他的，這字急忙說道：『哦——哦——我要收住了！我要告訴你哥哥，你的話不錯！』

那少年已經拿出一張紙來，紙上寫的那筆他哥哥糜費的總賬，王龍見到那篇長長的賬，急忙說道：「我還未吃飯呢，我這麼年紀，早上不吃過飯，總有些發冷。這個下回再說罷。」他轉身走進自己房間裏，這才將他的二兒子打發開了。

然而當天傍晚，他卻對他的大兒子道：「油漆呀，粉刷呀，這等費錢的花樣兒就歇手了罷。這也够了。我們究竟是鄉下人嘛。」

然而那少年卻驕傲地回答道：「我們不是啦，城裏人稱我們大戶人家了。我們多少總得撐撐場面呢。如果弟弟只認得洋錢，什麼都不管，我和我老婆，兩口兒卻不答應的。」

王龍因為年老了，不大到外邊去，不會知道人們對他的家這麼稱呼的，然而這卻使他暗自高興了，他就說道：「哦，雖是大戶人家，也是全靠努力耕耘才行呀。」

然而那少年卻靈敏地回答道：「是呵，但是他們並不住在田地上。他們抽出拐杖來，開着花，結着果。」

王龍不願他的兒子這麼輕巧地回答他，就說道：「我說過那一番話了。化費洋錢的事情，就歇了手罷。會結果的樹呢，那根總得好好兒留在田地的泥裏的。」

天色漸漸黑了，他要他兒子就此出去。這兒子還強辯了幾句，但現在已經做好了要做的事，至少一時對那些房間和院子滿意了，因此他願意服從他父親的話；然而他卻又復開口道：「哦！這就算了罷，不過另外還有一件事情。」

於是王龍將他的標管扔在地上，嘆道：「難道我不得太平了麼？」

那少年固執地說：「不是爲我自己，也不是爲我兒子。我是爲的小弟弟，你自己的兒子啦。他年紀大起來，若是這麼無知無識的，這不是辦法呵，他應該學習些什麼才是。」

王龍早想有一個兒子種田，從未想到向他小兒子問一聲願意幹什麼的，現在大兒子這番話，便使他攪起心事。他從地上慢慢地拾起了標管，尋思了一會。

王龍將信將疑地向他的大兒子問：「你聽得他這麼說麼？」

那少年回答：「爹，不信你去問他。」

王龍忽然爭辯着說：「但是總得有一個孩子守老本行呀。」他的聲音很響。

「怎麼啦爹？」那少年逼緊着說：「你用不着有個人模樣的兒子了。那是不得當的。人家要說你氣局小的。」

他接着說道：

「我們可以請一位先生來教他，也可以送他到南邊學校裏去讀書。既然家裏有我幫助，二弟也做好生意了，那孩子還是讓他揀願意的幹罷。」

王龍終於說道：「叫他到我這兒來。」

三兒子不久來了，他站在他父親的面前。王龍爲要明白他是怎樣的人，向他仔細打量。他是一個瘦長的童子，相貌倒不差，除了二女兒外，比個個多美。額角上有兩道濃眉，蒼白的臉，他容易皺眉，每逢皺眉的時候，他兩道黑眉毛就又粗又直會合在一起。

王龍看熟了他兒子的臉，才對他說道：「你大哥說你要念書啦。」

那男孩子不動聲色地說道：「哦。」

王龍敲去了煙管上的灰，慢慢地用拇指將新的煙草裝上去。

「你的意思是不願在田地上工作麼？那我雖有幾個兒子，管我自己田地的兒子倒一個也沒有了。」

他這些話，說得很痛切，然而那男孩子不作聲。他穿着白夏布長衫，默默地站在那兒，終於王龍對他的沈默動氣了，他喝

道：「怎麼你不說話的？你真的不要做田地上的事麼？」

那男孩子又復只回答了一聲：「哦。」

王龍一面看着他，一面心裏想，他這三個兒子都是他的煩累，便又嘆道：「你要怎麼幹，與我什麼相干去！」

然而王龍照他每逢怒氣過時常有的模樣，他叫了他的大兒子來，說道：「老三要念書呢，那就索性依了他的意，給他請一個先生來罷，只是這些事別叫我操心就是了。」

他又叫了他的第二兒子來，說道：「我沒有管田地的兒子了，照管田租，照管稻熟時從田地上收洋錢，這些是你的責任了。你能够秤，能够量，你就做我的帳房。」

第二個兒子十分欣喜了，因為照這番話，他經理着家用，他會知道進帳怎樣，如果家裏太浪費，他也可以對他的父親抱怨了。

他這第二的兒子，在王龍看來，似乎比其他的兩兒子更奇怪，原來便是在臨到結婚良辰，他也將宴席的花費仔細盤算過，他將酒席小心地分了等次，最好的肉類留給他的城裏朋友們吃，那些朋友，全是漂亮精明的，對於不受歡迎的那些佃戶和鄉下人呢，他將酒席擺在院子裏，只將次等的酒肉給他們，因為他們吃慣粗糲，在他們，略略好一點就餓了。

第二的兒子看管銀錢和收進的禮物，他對付丫頭們和僕人們，非常刻薄。因此，當他將鄰客相的兩塊洋錢交到杜鵑手裏的時候，杜鵑冷笑着，便給許多人聽得那樣地說：

「大戶人家不用這樣鄙吝，人家看得出這戶人家，不是這些院子的真主兒來。」

大兒子聽到了這話，自覺羞愧，他怕她胡說，悄悄地再給了她錢。於是，他惱恨他的二弟了。這一來，雖在結婚的正日，客人坐了席，新娘子的轎進了院子來的時候，他們兩人，還有點失和。

大兒子在他自己的朋友中間，只請了幾個最熟的來吃酒。爲什麼呢？因爲一來他對於他弟弟的吝嗇覺得羞愧，二來新娘子只是一個鄉下大姑娘，他輕蔑似的站在一邊，說：

「哦！憑我爹的地位，他儘可以揀一隻玉杯哩，他倒揀了一隻瓦鉢頭。」

他裝出一副輕蔑的神氣，等那對新人走過來，在他們是長兄長嫂，他兩夫妻走上前見禮時，他硬僵僵地點點頭。那大媳婦故作矜持，只將身子不失身分那樣微微一彎。

二兒子結了婚，現在住在這些院子裏的人們，老是不太平似的。大兒子惟恐花費太少，被人家看輕，二兒子則惟恐浪費用掉錢，三兒子則爲要補足以前的歲月，努力用著功。

然而那邊滿足於自己的生活，而搖搖擺擺跑來跑去的，就是大兒子的兒子。從這個人，王龍獲得了太平，他對他看，對他笑，每逢他跌倒就抱起他來，這都不會厭的。他也回憶到自己父親曾經幹過的樣兒，喜拿一根帶子圍了這孩子，便這麼牽着他走，不讓他跌；他們來往在院子裏，這孩子指著池塘裏的游魚，啞啞地亂說，又用手攬花梁，在這一切舉動中，王龍才尋到安逸。

大媳婦是忠實的，她受孕做產，她好似依着規則，每個孩子生出來，就雇一個奶媽。這樣，王龍年年見到這新添的孩子和奶媽在家中。每逢人對他說：「大房又要添一丁子了。」他就只笑着說道：「哦，好的，我們有好田，好地，飯米多着，大家吃也不要緊。」

當他的二媳婦也做了產，他又欣喜了，那二媳婦頭次生的是女。於是在五年間，王龍有了四個孫子，三個孫女，家中充滿了孫子的啼笑聲。

第五年的冬天，天氣冷得很，是三十年來僅有的寒冬。而王龍的叔父兩夫妻自吸鴉片以來，日夜躺在牀上，有似兩根枯燥的乾柴，他們的身子裏沒有一些熱氣了。他的叔父，甚至在牀上也不能坐起來，而且動一動就吐血。王龍知道了，他去看他，便見到這老頭子不能苟延多時了。

於是王龍買了兩口中等的棺材，使這老頭子看見，知道他不敢葬身溝壑，死也瞑目。他的叔父用顫動的聲音輕輕兒說道：「我看來你就是我的兒子，我親生的那個漂流外面，還不如沒有。」

那老妻子比那老頭子還健些。她說道：「如果我等不到兒子回來就死了，你答應我給他找一個好好的大姑娘，他還可以給我們有幾個孫子。」於是王龍答應了。

王龍沒有知道，他的叔父什麼時候死的，只知道一天傍晚，老媽子送一碗湯進去的時候，他躺着死了。在冰雪寒風的嚴冬，王龍葬了他。他將那棺材安放在本家的墳地裏，他父親的旁邊，只比他父親的墳下首一點，然而還在他自己要做墳地方的上首。

於是王龍叫全家的人穿了一年素，這並不是因為真的哀悼，只不過在大家裏一個親族死了，這是習慣的禮節。

於是王龍將他的孀母遷到城裏，她在城裏可以有伴了。他將裏進的院子盡頭一間做她的房間，叫杜鵑派一個丫頭侍候她，那老婆子天天吮吸她的鴉片槍，餉着非常滿足。她的棺材便擺在她近旁，使她看了安心。

三十一

王龍一輩子聽到各地戰爭，然而除了年青時候在南邊城市裏那一回以外，他卻從未親見過這事情。現在，不知怎的，好像無端從天上來的風似的，這事情日漸逼近。

王龍起初從他二兒子聽到這事情，那天他從店裏回家來吃午飯，他對他父親說：

「穀價飛漲，因為戰爭就在我們的南邊，天天迫近過來，我們還是將存穀藏起來。兵隊越到得近，價錢就越高，我們可以賺一筆錢。」

王龍聽到這番話，便說道：「噯！怪事！怎樣的戰爭，我倒想見識見識，我倒終身不會見聞過呢。」

那時他回憶到從前因為怕給人拉伙，自己很是害怕，然而現在他老得不中用了，況且他是富人，富人不用害怕什麼，因此，他對第二兒子說：

「那穀，隨你的處置吧！」

在後來這幾天，他逢到有興致，就含餡弄孫，他睡着，吃着，吸着煙，有的時候，去看看那坐在他院角裏可憐的啞吧。

初夏的一天，從西北方像塵羣似的擁來一羣人。王龍的小孫子同着一個男僕站在大門口看開，他看見了長排的灰色衣服的人們，便跑回他祖父跟前，去呼叫道：「公公！去看看什麼來啦！」

於是王龍和他走到大門口，滿坑滿谷全是人們。滿城是穿着制服沈重地踏着灰色人，各人都拿着一種插有一把刀的器具，各人的臉都粗野可怕，連有些還是童子的也是如此。王龍見了他們的臉孔，便將孫子急忙拉到身邊，喃喃地說道：「我們快去關上大門。他們不是好人，看不得的，我的賣賣。」

然而忽然間，他不及轉身，一個人向他喊道：「哦！那邊啦，我老爹的姪兒！」

王龍一聽到這喊聲，仰起頭來一看，便見到他叔父的兒子了，他同別人一樣裝束，渾身塵污而且灰色，然而他的臉相，更是淨淨。他粗聲兒笑了一陣，便對他的同伴們大說聲道：

「衆弟兄！這兒我們可以停留的，這是個富家，我的親族！」

恐怖的王龍，還不及將身子移動，這羣人就從他前面湧進他自己的大門去，他們像混濁的洪水似的湧進他各個院子，角角落落都塞滿了。他們在地板上躺下身子，他們用兩手在池塘裏掬起了水來喝。他們將他們的刀子在彫木的桌子上碰，他們隨地吐痰，互相喝喊。

那時，痛心的王龍同孩子跑回去找他的大兒子。他走進他兒子的院子裏，他的兒子正坐在那裏看書，見父親進來，便站起身來。他聽到了王龍氣急敗壞的一番話，不由地叫聲啊啲，走出去了。

然而當他看見了他的堂叔的時候，他可沒有主意了。他來罵他一頓呢，還是來對他客氣，然而他看了一會，卻向他父親低歎似的說道：「一個人帶着一把刀！」

這才他客氣了。他說道：「堂叔，你難得回家來。」

那人便嬉笑着說道：「我帶幾個客人來了。」

「是你的客人，就請他們這兒歇一歇罷。」王龍的大兒子說：「我們備飯給他們吃了走。」

於是王龍的堂弟仍然嬉笑着說道：「好的，但是不要忙，我們要住幾天，住一個月住一兩年，都說不定，我們奉命駐紮在這城裏等開火。」

王龍和他的兒子聽到了這話的時候，他們幾乎掩不住驚慌，然而因了滿院子到處閃耀着的刀光，他們只得勉強裝出一臉苦笑，說道：「我們鬧熱了——我們鬧熱了——」

大兒子彷彿去給他們想法，拉了他父親的手，他們兩人奔進裏院子，將門闔了，於是父子兩人面面相覷地呆了一會，都不知道怎麼辦好。

於是二兒子跑來了，氣喘喘地說道：

「家家戶戶都有兵，甚至窮人家也有了，我跑來鬧，你們不好同他們鬧的，今天我店裏一個伙計，他走到家裏去，不料有幾個兵竟在他害病躺着的老婆的房間裏了，他和他們鬧起來，他們便給他一刀，彷彿他是豬油做似的，身子便給刀刺穿，無論什麼他們想要了，我們總得給的，但願這戰爭不多時就到別地方去呵。」

於是他們三人憂悶地互相對看了一會，他們想及他們的女人，想到這班好色的餓漢。大兒子想到自己的端方而標緻的妻子，便說道：「我們得將女人們一總放在最後邊的院子裏，日夜在那兒看守，把大門門起來，後面太平門上拔了門，隨時可以開。」

他們照這麼辦了。他們將全家的女人和孩子都帶進荷花住的裏院子去，他們擠着住在那兒。大兒子和王龍日夜看守那道門，二兒子遂到落空時候也來，日裏夜裏他們看守得一樣當心。

然而那堂弟，因為是親族的緣故，他可以隨意地到那裏。他時時敲門進來，手裏提着亮晃晃的刀子，隨意走來走去。王龍的大兒子跟着他走，滿臉苦惱，可是不敢說什麼。那堂弟向個個看過來，便品評每個女人。

他向那大兒子的妻看了一眼，便癡笑着說：「阿姪！這是你嬌滴滴的城裏娘子呀，腳同金蓮一樣小！」他又對那第二兒子的妻說道：「哦，這是結結實實的鄉下紅蘿蔔滋味倒不錯的。」

他說這番話，是因為那女人肥胖而紅潤，骨架粗大，可是也有相當的健美。

過後，他向荷花忒楞楞地看了一眼，說道：「哦！真是太太了，如果我不知道龍哥富有着，我一看你就知道，你是變了這座肉山呀，你是吃的好，多麼有錢呀！只有富家的太太才有你這副樣兒！」

荷花聽得他叫她太太，非常得意了。於是她咯咯笑一陣，轉向杜鵑說道：「哦，這租人倒也慣會尋開心！」

大兒子帶怒站着，不作一聲。

那堂弟見過了一切，便去看他的母親，王龍伴着他去。她躺在那邊牀上，睡得彷彿幾乎叫不醒似的，然而他將槍柄在

牀邊磚地上一敲，終於將她弄醒了。於是她惺忪地對他呆看了一會，他不耐煩地說道：「喂！你兒子到了，你還睡着！」

她從牀上擡起身子來，又復向他呆看了一會，於是諾諾異異說道：「兒呀——這是我的兒呀！——她對他看了好久，終於彷彿不知道怎麼辦似的，她將她的鴉片槍遞給他，對當值她的丫頭說：『裝煙給他吸。』」

他回向她呆看了一會，說道：「不，我不要吸。」

王龍站在那張牀旁邊，忽然害怕起來，悄悄地瞟了一眼，然而他不說什麼，只瞪着眼睛看他母親的神氣，待她倒下身子，又復睡過去了，他即站起身來，用槍當作手杖，窸窣地走開去了。

外邊的那一羣兵士，雖然任意攀折各種花木，用他們的大皮鞋弄壞桌椅上細巧的雕刻，又用他們的糞穢攪混了金魚池塘，魚死了，翻起白色的肚皮來，可是王龍一家人對於無論那一個，卻還沒有像對這堂弟那麼恨和怕。原來這堂弟任意跑進跑出，眼光時常打量着丫頭們，王龍和他的兒子們不敢睡覺，弄得精疲力盡，無法可施。於是杜鵬看到了這情形，說道：「現在只有一個辦法了！他在這兒，得送個丫頭給他安安心，否則他會害別人的。」

她這番話直鑽到了王龍的心坎，他再忍耐不住家裏那樣的擾亂了，於是說道：「不錯！」

他叫杜鵬去問那堂弟：他要那一個丫頭呢？

杜鵬依命去問，她回來說道：「他說他要那個睡在奶奶腳踏上的小白臉。」

這白臉的小丫頭名叫梨花，便是在她幼小時，幾乎餓死那一年的荒年，王龍收買的那個。因為她嬌弱的緣故，只讓她在荷花身邊做些輕鬆事情，如裝煙倒茶之類。

杜鵬那句話是在裏院子裏當他們面前說的，梨花正給荷花倒茶，一聽得就哭了，茶壺翻落打碎在磚地上，茶流了一地，然而那丫頭不顧她闖的禍，她只在荷花面前跪了叩頭，可憐地說：「哦，奶奶呀，我不——我不——我一輩子怕着他——」於是荷花不高興了，動了氣，回答道：「他無非是男人，丫頭們揀什麼男人好壞，男人全是一律的，這吵着算什麼？」她轉

向杜鵑說道：「這丫頭帶給他去。」

於是那丫頭淒涼地拜一拜，哭泣得幾乎暈去，她嚇的小身子發抖，她看看各個人，哭哀哀地央求着。

兒子們不便插嘴來反對父親的小老婆，媳婦更不便插嘴，然而小兒子雖不開口，卻站在那裏瞪着眼看她，又直又黑的眉毛牽下來。

然而王龍卻因此感到不高興，他疑疑惑惑地向那女孩子看了一眼，因爲一向心軟的緣故，卻也感動了。於是那丫頭也明白王龍的心軟，跑過去，兩手抱住了他的腳，伏在他的腳邊，便嗚嗚地大哭了。「哎！這樣強迫丫頭不大好。」這話他說的修溫和了，然而荷花卻尖聲兒叫道：「她得聽我們的話爲了這一點小事情這麼哭，真可恨！這是女人家遲早總得碰到的。」

然而王龍卻心地寬大，他對荷花說道：

「讓我們從長計議吧，我們且想想有什麼妥當的辦法。」

於是荷花忽然靜默了。王龍對杜鵑說道：「你對我堂弟說去，這女丫頭有着着醫不好的暗毛病，如果他要，那是再好沒有了，如果他和我們一樣也怕這種毛病，那你對他說，我們另外還有好好的一個啦。」

他將站在那裏的丫頭們，一一睜過來，她們都轉過臉去噙噙地笑，做出難爲情的神氣，只有一個二十歲光景的壯健的使女，她卻紅了臉笑嘻嘻說道：「這種事我是聽得多了，如果他要，我倒想試一下看，他並不怕煞人。」

於是王龍寬慰着回答道：「哦，那麼去罷！」

杜鵑說道：「緊跟在我的後邊罷。我知道，他總揀頂近的果子摘的。」於是他們出去了。

小丫頭這才住了哭，可是她仍捧住了王龍的腳，荷花還生着氣，一句話不說，站起來走進自己的房去。於是王龍輕輕兒拉起那丫頭來，她哭喪着臉，站在他面前。他和藹地說道：「孩子呵，你還是避開你太太一兩天，等她氣平了，逢到那個傢伙進來，你且躲過，免得他再想到你。」

於是她舉起兩眼，望着王龍，立刻像影子一樣溜開了。

那堂弟在那裏住了一個半月，於是那丫頭受了孕，在各院子裏誇說這一回事了。忽然間，上面有了作戰的命令，於是那羣人像糠屑被風捲去似的去了。王龍的堂弟將刀子插在腰際，背着槍站在他們面前。他自嘲似的說道：『哦！就算我不回來，我也留給我娘一個孫子了，不過一兩個月不是個個人能够留下兒子來的，這就是當兵的好處呵——留下的種子抽起來，別人一定會羨他的！』

他向他們笑了一陣，便同別的人們上路了。

三十二

軍隊一去，他們又叫了木匠和泥水匠來，掃除各院子，修補了破掉的雕木器具和桌子；池塘裏起出了拉拔，放進乾淨新鮮的水和金魚去；從新種了花木，修整了剩着的樹木的殘枝。不到一年，那地方恢復了繁榮，每個兒子早就搬進了自己的院子，平寧如常了。

那受了孕的丫頭，王龍命她在他孀母還活着的期間當值她，等她死了，送她進棺材。那老婆子的房間，她若喜歡，就可以做她自己的房間，那張牀也歸她。他又給她幾塊洋錢，這女人除了一樁事以外，是十分滿足了，她告訴他。

「就拿這洋錢給我當嫁妝罷，老板呀。」她說：「如果你不怕麻煩，請你將我嫁給一個種田人，或者一個好一點的窮人也行。你做做好事吧。我既經同男人住過了，已不慣獨宿了。」

於是王龍爽直地應許了，當他應許的時候，他心裏忽記起一件事。這會子他將一個女人應許給一個窮人了，可是從前他爲了自己的女人，也到這些院子裏來過。他半生不曾想到阿蘭了，現在想起她來，不禁悲從中來，現在他和她相距是那麼遠啊！他沈鬱地說道：「那麼，不久等那老孀死了，我一定找個男人給你。」

王龍照他所說的辦了。一天早上，這女人來到他這裏說道：「老板，婆婆大清早騎在那裏，已經長眠了，我已經將她放進棺材裏了。現在請你踐諾。」

王龍尋思了一番，隨即回憶到那個曾經惹得金死，牙齒突出在下嘴唇外邊的少年，他說道：「哦，他那次幹的事並不是有意的，人倒不壞，便選了他吧。」

他這才打發人去叫那少年，他便來了。現在已是長成的人，然而卻還是那副粗野相，牙齒也還是老樣。王龍逼着怪想，坐在大廳裏炕上，將兩人叫來，慢吞吞地說了下面這番話，爲的要嘗那奇妙的瞬間的風味。「小斯，如果這女人你要她，她就

是你的了，她只是給我親叔父的兒子破過身呢。」

那男子娶了她很感激，因為她是柔和壯健的少女，而他是沒錢娶妻的。

王龍從炕下來，覺得現在自己的生活圓滿了。也到享福的時候了，他快近六十五歲，兒孫繞膝，大兒子的三個兒子，最大的近十歲了，二兒子有兩個兒子，還有第三子，不久又要結婚，這一樁事辦好，他向平之願已了，便能夠安靜了。

然而家裏卻還是不得太平。大媳婦和二媳婦，現在已經結了深仇切恨。這起於女人們的小爭端，她們的孩子們，像貓狗一般玩着，又吵着架。每個母親趕去庇護自己的孩子，還意打別的孩子們的耳光。

兩個女人的結怨日深，而兩弟兄也不和睦，老大常怕家裏不像場面，被人家看輕，老二卻怕他哥哥任意浪費，一定要花完家財，不剩到分家時。而且，家裏的銀錢是老二經手，老大要錢，還得像小孩子似的向父親要，他心中更是不樂。因此每逢兩妯娌相罵的時候，她們的怨恨也就傳染到兩弟兄身上，一家全是不和。王龍因為家裏不得太平，只好嘆嘆氣。

自從王龍保護了荷花的丫頭那一天起，那小丫頭就失了荷花的寵愛，雖然那女孩子默默地巴結着服事她，她還是不滿意。

她妒忌那丫頭了，她每逢王龍進來，就打發她走出房間去，她責備王龍，說是他看中了那丫頭。王龍本來只是當她小孩子看的，然而當荷花責備他的時候，他卻用心打量她，他見到那女孩子真是又美麗又白嫩，好像梨花一般。於是他那老年的血沈靜了十餘年，現在從新鼓動了熱情。

他一面對荷花笑着說：「這房裏我也一年來不上三輪，你想我還有色情麼？」一面卻斜過眼去，看那女孩子，他激動了。

荷花對於各種世故雖然不懂，可是男女之間的世故她卻熟悉。她知道男人們到年老時候會暫時兜起青春的情慾來，更對着那丫頭生氣，說是要買她到茶館去，她的舉動比平時粗暴了。王龍因為她性子太壞，有許多天不到她的院子去。他等她的性子過去，然而同時不知怎的他竟想到那美麗白嫩的小丫頭了。

過後，彷彿煩惱還不够似的，王龍的小兒子也作怪了。他這小兒子平常原是很沈靜的，只用功讀書。然而當兵隊住在那裏的時候，那童子卻在兵隊中聽那關於戰爭和劫掠的故事，這些故事，他都聽得出神，一聲也不響。過後，他向他的老先生要了三國志和水滸傳之類的小說書來看，他起了新的夢想。

現在他就走到他父親跟前，說道：『我決定了我的志願。我要當兵，我要去打仗。』

聽了這話，王龍非常驚駭了，他大聲嚷道：『真是發瘋呵，難道我就爲這班畜生永遠不得安靜麼？』於是他和那童子爭論了，他一見那童子的兩道黑眉毛聯成一線，便竭力裝得和善，對他說道：『兒呀，古來有句話，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我那頂好頂小的兒子，你流蕩到各處地方去打仗，叫我怎能放心？』

然而那孩子卻立定主意了，他向他父親看了一眼，垂下兩道黑眉毛來，只是說：『我要去的。』

於是王龍向他勸誘着說道：『那麼，你到喜歡的什麼學校去吧。我肯送你到南邊大學去，即使要到外國學校去學什麼新鮮花樣我也肯。只要你當兵，什麼地方都可以。我這種有錢有田的人，讓兒子去當兵，實在坍臺呀。』那兒子仍然不作聲，他又復勸誘着道：『你對我講，你爲什麼要當兵？』

那童子忽然說了，他的兩眼在他的眉毛底下耀着光：『從未有過的戰爭就要起來了——革命呀，打仗呀，就要來了，我要爭本國的自由。』

王龍聽了上面這番話，非常驚愕了。

他詫異着說：『我不懂你的話，我們的田地已經自由了——我們的好田地。我要租給誰，我就租給誰，有洋錢有好穀給我變出來，你們靠這吃，靠這穿，你還要什麼自由。』

然而那男孩子卻只喃喃地說道：『你不懂的——你老了——你什麼全不懂。』

王龍尋思了好一會，他看了這兒子一眼，便見他雖然消瘦，模樣已是成年，於是他疑惑地說：『哦，他也許還要一樁罷。』隨即慢慢地高聲說道：『哦，兒子呀，我就要給你討老婆了。』

然而那男孩子卻從他那鎖住的濃眉毛底下，向他父親閃了火樣的一眼，冷冷地說道：「我真要走的話，我比不得大哥，凡百事情可以用女人來了的！」說了就轉身出去了。於是王龍獨自坐在自己房間裏的一張桌子旁邊，覺得淒涼而且孤獨了，他喃喃地默念道：「我家裏到處不得安靜了。」

三十三

了。
王龍心裏因小兒子引起的煩悶而轉念到梨花來了，每逢那丫頭來去，他就瞪着眼看她，於是不覺對她動情，他疼愛她

那年初夏的一夜，天氣悶熱，獨自坐在院子裏一株桂花樹下，他坐在那裏幻蕩着青春的夢想。他忘不掉他的小兒子，這兒子兩道黑眉毛緊鎖着，看去是多麼長多麼挺呀，他又忘不掉那丫頭。他想將這丫頭許配給自己的小兒子，可是又覺得不捨。

他正坐在那裏，他的院子的門邊有一個人經過，他趕緊一看，這就是梨花。

他低聲兒叫：「梨花。」

忽然她停住了，低下頭來聽。

於是他又叫一聲，他的聲音幾乎從喉嚨裏發不出來。

「到我這兒來！」

她一面聽着他的話，一面擔心似的輕步走進那門，站在他面前，他在暗裏幾乎看不出她站在那兒，他伸出手去，拉住了她的小衫，使用奇異的聲音說道：

「小孩子——！」

他的話停住在那裏，他心裏想，自己是老頭子了，這小女孩的年紀，和自己的孫兒女一樣，在這樣的人，這是一種丟臉的事，於是他撫弄她的衣衫了。

那時，她感得了他血的熱度，她俯下身去，好像梨花從枝頭落下似的滑倒地上了，隨即抱住了他的兩腳，躺在那裏。於是

他慢慢地說道：「小孩子——我是老年人了——很老的人了——」

於是她從暗中發出好像桂樹的呼吸似的聲音來，說：「我歡喜老年人——我歡喜老年人——老年人多麼和氣——」
她略略俯向她身上去，和婉地說道：

「你這樣的小丫頭應當有個長帆帆直挺挺的年青人——你這樣的小丫頭！」他在心裏又添說一句：「像我的兒子——」可是他怕她想到，不肯出口。

然而她卻說道：「年青人不和氣——他們總是可怕的。」

他一聽得她那細小的孩子氣的聲音，顫動在他腳邊他的心頭就泛起了對於這丫頭的熱愛。他抱起她來，引進他自己的院子裏。

當這麼着的時候，他這高年的愛較之先前他的種種情慾都更使他驚訝了，因為他雖有對於梨花的愛，卻沒有照他攬住他所結識的別人那樣攬住她。

他輕柔地抱了她，他那老年的肥胖的肉體上一感到她那飄蕩的青春，他就滿足了，他單是日間看看她，用手摸摸她的衣衫，夜間有她靜靜地睡在他的旁邊，別無他望。他詫異於老年的愛，是這麼殷切而又這麼容易滿足的。

她是無熱情的少女，她愛他有如對於慈父，在他看來，她大半委實是小孩子，幾乎算不得女人。
王龍所幹的是很祕密因為他一點也沒有說他是家裏的主人，他何必說呢？

然而杜鵑的眼睛卻先注意到了，她看見那丫頭天亮從他院子溜出來，她便拉住了那女孩子，笑了一陣，她說：「哦，原來老板又搭上了呵！」

王龍在自己房裏聽到她的話，趕忙扣了長衫走出來，他帶着幾分得意，虧心似的微笑一臉，喃喃說道：「我說她還是揀個小後生的好，她偏要老頭子！」

於是杜鵑說：「這樁好事情，要說給奶奶聽聽的。」她的兩眼閃出惡意的光來。

「我自己也不明白。」王龍慢慢地回答：「我原沒有要再添個女人的意思，不知怎的惹出這事情了。」待到杜鵬說了：「哦！總得說給奶奶知道的。」這句說話的時候，王龍便央求杜鵬說道：「你要說，就對她說罷。你若能設法使她不當我的面發性子，那我就是錢謝你。」

杜鵬這才笑嘻嘻地答應了。王龍回到自己的院子去，一直沒出來，直至杜鵬回來說道：

「事情說過了，她氣得了不得。後來我提起了她的心願，你答應她的時鐘她想望好久了，她要一對紅寶石戒指，她要個丫頭來替梨花的位置，梨花不要再到她那裏去，你暫時也不要去，她一見你們就難過。」

王龍急切地答應了，他說道：「我情願答應她一切的要求。」

等荷花的怒氣冷卻了才去看她，王龍這才高興了。

然而還有着他的三個兒子。

他們一個一個分別地來了，老二先來。這個人一進來就談田地，談收成，談夏天的旱災。他談的時候，眼睛偷偷地在屋子裏到處看看，王龍知道他的意思，他這才向躲在臥室裏的梨花叫道：「小孩子給我拿茶來，給我兒子拿茶來！」

她出來了。她那白嫩的臉上帶些桃色的微紅，她垂了頭移動那小巧的腳步，二兒子就兩眼骨碌碌地看住了她，彷彿到此時為止，他還是將信將疑的。

他們一面喝茶，一面來回地談各種事。二兒子向四下裏看周到了，便出去了。於是王龍對於他老二是放心了。

不到半天，大兒子驕矜地進來了，王龍怕着他的驕矜，起初沒有將梨花叫出來，卻吸吸煙等候着。那大兒子向他問了安，直挺挺坐在那裏，王龍向他看了一眼，忽想到他大兒子怕着他自已老婆這回事，於是他又復照他從前那樣，吞吞吐吐大兒子了，他忽然向梨花叫道：「小孩子，又是一個兒子到了，你來倒茶！」

她這時很冷靜地走出來，她那蛋形的小臉很白。她進來時候垂了眼睛，她只做了叫她做的事，便急急地出去。

她倒茶時，父子兩人靜默着，然而當她去了，他們舉起茶碗來，喝了茶，那兒子終於用不平順的聲音說道：「真有這事，我

「沒有相信呢。」

「怎麼沒有？」王龍平靜地回答：「這是我的家。」

那兒子於是太息着，過了一會，顧自走了。王龍坐在那裏，就他的煙管吸着煙，感到非常的得意。

小兒子進來的時候，卻已經是夜裏了。那時王龍坐在那院子的堂屋裏，紅燭點在桌子上，桌子的一邊，靜靜地坐着梨花那兒子從院子的暗處進來，沒人看見他。他希奇地彎了背站在那裏，他閃着眼睛，釘在他父親的臉上。他的兩道眉毛，在他的年紀是太濃黑了。他終於低聲說道：「現在我要去當兵了——我要去當兵了。」

然而他却只對他父親看，沒有對那少女看，於是那對老大老二已經全不害怕的王龍，忽然對這兒子害怕起來了，他是從這兒子出世，就對這兒子不大關心的。

於是他兒子轟連地說道：「現在我要去了——現在我要去了——」

忽然他轉過身去，看着那少女，她怯生生地向他回看了一眼，於是兩手掩了臉，免得自己看見他。那少年收回眼光，只一跳便出屋子去了。王龍向黑夜裏望了一眼，他是去了，到處是沈靜。

終於他轉臉向少女，用非常淒楚的口吻溫和地說道：「我的心肝，你看來我是太老了，這很明白。我是老，老頭子了。」

然而她卻從臉上落下兩手來，她比往常更有熱情似的叫道：「我怕年青人——我頂喜歡老年人。」

次日早晨，王龍的小兒子走了，沒有人知道他的行蹤。

三十四

那時，王龍所有對梨花的倏忽的愛一過去，他就因年老而平靜，他是老頭子了。然而他卻疼愛她；她也耐着心忠實地服事他，因此他對她的愛愈加是父親對女兒的愛了。

她爲他的緣故，甚至對那可憐的啞吧也照顧得很好，這在他也是件安慰的事，王龍曾經想過許多次，等自己死了，那可憐的啞吧要弄到什麼地步呢？除了自己以外，再沒有別人留意到她的死活飽餓了。因此，他曾經買了一小包白色的毒藥，他心裏會想，等到他覺得自己將死的時候，他就將這給他啞吧吃。然而他對於這事卻比對於自己的死更害怕，現在他看到梨花的忠實，這在他就安慰了。

因此，他一天將她叫到跟前，說道：『等我死了，我這可憐的啞吧，除了你，我就沒有人能將她託付了。我很知道，我死了，沒有人會不怕麻煩的來餵她，她一定要流浪到街上去的。這包就是使她太平的東西。等我死了，你將這個拌在飯裏給她吃，她就會跟了我。那麼我就可以安心了。』

然而梨花卻拿着他的東西縮回去，她用嬌弱的聲氣說道：

『我幾乎連蟲兒也不敢弄死，怎能够害命呢？我不敢的，老板呀，但我倒可以將這可憐的啞吧當作我自己的看待的。』王龍聽了她說的話，簡直哭得出來，他說道：『但是，小孩子，拿去罷，我信託的只有你，那怕你也有一天要死去——你以後就一個人也沒有了——我的媳婦們管着他們的孩子們，我的兒子們是男人家，管不了這等事情的。』

梨花這才明白他的意思，從他手裏接過那個包，不再說什麼了。

於是王龍風燭殘年，很孤獨的過着日子，相伴的只有他院子裏那兩個人，——他可憐的啞吧和梨花。

他對梨花說：『你太寂寞呀，小孩子。』

然而她老是非常感激似的輕輕回答道：「安靜倒也安靜的。」有的時候，他又說道：「你看來我太老了，我真的不行了。」

然而她老是非常感謝似的回答道：「你待我好，我更加不想什麼男人了。」

有一回，她這麼說時，王龍覺得奇怪了，他問她道：「你年紀輕輕，有什麼惹得你這樣害怕男人家？」他看着等候她回答時，見到她兩眼裏，非常的恐怖，她用兩手掩了臉，輕輕說道：「除了你，我恨每一個男人。我恨賣掉我的爹，我只聽得男人們作惡，我恨個個男人。」

於是他詫異着說道：「怪呀，你不是住在我院子裏，又安靜又舒服的麼？」

她將眼光斜開去說道：「我厭惡極了，我恨個個男人；我恨個個年青人。」

她不再說什麼了。他就此默想起來，他沒有明白，是荷花將自己一輩子的故事給她聽飽過，將她威嚇過呢，還是杜鵑用狠毒的話使她受過驚；是她暗地裏碰到過什麼不願告訴他的事呢，還是另外什麼事。

然而他卻歎歎氣，將他的種種疑問丟開了，因為現在他要安靜比什麼都殷切，他但願坐在自己的天井裏，那兩個人的近邊罷了。

王龍這樣坐在那裏，他已是日薄崦嵫，他照從前他的父親那樣，間歇地睡在太陽下；他心裏想自己的生涯是舒服了，他就此滿意了。

有很難得的時候，他走進別的院子裏去；他看見荷花。她倒很客氣地和他攀談，原來她太老了，吃食喝酒，有洋鐘化，她就滿足了。

王龍偶而走進他兒子們的院子裏去的時候，他們待他客氣，他們跑去端茶給他喝，他要看看新生的孩子，因為容易忘記，幾次三番地問：「現在我有幾個孫子了？」

他們立即回答他：「各房孫子合起來，十一個男的，八個女的。」

他笑了一陣，回說道：「我算得出的，每年添兩個，是不是？」

於是他坐了一會，看看聚集在他四周呆看的孩子們，他皺着眼向他們望一會，便喃喃地自言自語道：「那一個的神氣好像他太公，那邊是小劉，這邊是我自己小時候的樣子。」

於是他問他們道：「你們都上學罷？」

他們回答說：「唔公公。」他又說道：「你們可讀四書麼？」

於是他們顯然的帶着少年人的輕蔑聲氣，笑了一臉，說道：「不公公，革命以後，沒有人再讀四書了。」

他默想着回答道：

「唉，我聽見過什麼革命啦，可是我一輩子忙不了，沒工夫來留心它。」

然而童子們聽了這話卻暗笑了。

有一次，他不復去看他的兒子們了，有時候，他就問杜鵑道：「這幾年我兩個媳婦過得還安靜麼？」

杜鵑說道：「他們兩位麼？就活像兩隻生事的貓兒。但是大少爺也討厭他老婆那種撒嬌了。聽說他又有了一个女人哩。」

他不時上茶館去。

王龍說：「嘿！」

然而待要將這番話想一想時，他還未明白這事情，就想到了茶，想到了初春的冷風料峭地吹着他。

別一回，他對杜鵑說道：「有人知曉我小兒子的信息麼？他這許多時候在什麼地方？」

杜鵑在這些院子裏是什麼事都知道的，她答道：

「哦，他沒寫過信來，可是不時有南邊人來，聽說他做軍官了，他在叫做革命的什麼事情上成了大人物，我不懂什麼叫革命，恐怕是一種生意罷。」

王龍又復說道：「噢！」

本來他也會將這番話思想一下，然而天已晚了，在冷淒淒的空氣，他的骨頭疼痛起來，他的心思無定，他不能長久守住一件什麼事了。

這樣，春天年年到來，他祇隱約地覺到，愈老愈隱約地。然而他卻還留着一種情緒，那就是他對於田地的愛。他已離開那田地了，然而他的根仍在他的田地裏；雖然接連有許多月忘記了，可是每年春一到來，他必須走到那田地上去。

在快到夏天的暮春的一天，他這樣在他的田畝上開走了幾步，便來到他葬着家裏死人墳圈地方。他拄着拐杖，顛巍巍地站在那裏，對那幾座墳看了一會，他便回到他們每個人了。他的心回溯了許多年，他看到一切人，於是他默想了一會，霍地起了這一個念頭：「哦！這來挨到我了。」

於是他走進圍牆去，仔細打量，他看到了將來自己葬身的地方，他定睛向那地方一堆泥土看了一會，覺到他自己就在這中間，永遠回到他自己的田地裏了。他喃喃地說道：「我要留心棺材了。」

這念頭又急切又淒涼地懷在他心裏，於是他走回城裏去，叫了他的大兒子來，說道：「我有一件事要說。」

那兒子說：「告訴我，我在這裏。」

然而王龍待要說出來時，他卻忽然忘掉自己要說的是什麼了。而這樁事又那麼淒切地懷在心裏，於是眼淚堆在他的眼眶裏了。他叫了梨花來，對她說道：「小孩子，我要說的是什麼？」

梨花清脆地回答道：「你今天在什麼地方啦？」

「我在田畝上。」等候着的王龍，兩眼釘住她的臉上。

她又復清脆地問道：「那一塊田畝上？」

他忽然間想到那一件事，他那溼漉漉的眼睛顯出笑容來，叫道：「哦！我想到了。我的兒呵！我揀好我的葬穴了，就在我爹兩弟兄的下首，你娘的上首，靠近着命。趁我沒有死，我要看看我的棺材。」

於是大兒子孝順似的嘆道：「不要說那種話呀，我一定照你的話辦。」

於是他的兒子買了一口楠木棺材，那種楠木因為比鐵還經久，比人骨更經久的緣故，是專供盛殮死人用的，於是王龍安慰了。

忽然間，他想起一樁事情來，說道：「噯，這口棺材，我要搬回那所泥屋裏去，我要在那邊過我的餘日，我要死在那邊。」他們依從他的意思，他帶了梨花和啞吧，和要用的僕人們，一起回到本地老屋去，王龍又將住到自己的本土上去，城裏的屋，留給他一手創立的家族。

春夏過去，到收穫時節了，在火熱的秋陽下，王龍坐在他父親坐過的靠牆的老地方。現在，除了他的飲食和田地，另外什麼東西都不復想到了。他有時俯下身去，撈了些泥土在手裏，坐在那裏，他將泥土捏着，感到滿足的快樂，他間斷地想到這泥土，想到那口好棺材。

他的兒子們待他也很好，他們每天或者至少隔天到他這兒來，將配老人胃口的美食送給他吃，然而他卻最喜歡照他父親那樣有一碗開水沖泡飯吃。

有時候，如果他兒子們沒有接天來的話，他就咕嚕了對老在身邊的梨花道：

「唉！他們什麼事，這撈忙？」

要是梨花說：「現在他們發達了，他們事情很忙，你大兒子已經在城裏做了官，和一班關人在一夥兒，他姨太太也有了，二兒子也自己開了一家大米店。」

王龍半懂不懂地靜聽她的話，然而他向他的田地望了一望，那話也就忘掉了。

可是有一天，他兩個兒子來了，他們向他問過安，在屋裏只一轉，走到田阪上去。王龍靜悄悄地跟着他們走。每逢他們站

住了，他蹣跚在後面。他們既沒有聽得他的腳步聲，也不會聽到他的拐杖點在軟泥上的聲音，於是王龍聽得了他的二兒子細聲說：『我們好賣這塊田，這一塊，我們兩個就將錢來平分。你分進的，出重利借給我，因為現在鐵路直達，我可以運米出洋了，所以我……』

然而那老頭子只聽得『賣田』這兩個字，便忽略了下面這句話，他一股怒氣直沖上來，聲音斷續和發顫了。『嚇！沒出賣的牲畜——田也好賣了麼？』——他哽咽一會，幾乎要跌倒在地，他們抓住他，抱起他來，於是他哭了。

那時他們安慰他，說道：『不——不——我們決不賣田地——』

『等到田地賣了——我們全完了！』

他斷續地說：『我們從田地來的，我們也得回到田地去。——你們保得住田地，才可永遠生活，——誰也搶不掉你們的。——』

那老頭子臉上淚痕縱橫，淚水便在那兒乾結着。於是他俯下身去，撈起一把泥來，捏在手裏喃喃地說道：『你們要賣田呢，那就完結了。』

兩個兒子每人攙着他一隻臂膀，他手裏緊捏着溫暖而鬆散的泥土，大兒子和二兒子儘安慰着他，顫連地說道：『放心罷，放心罷。田地不賣的。』

然而在那老頭子的頭上，兩人對看一眼，在微笑着。

精裝一冊 實價五角

漢英翻譯 寫作兩用字典

(最新出版)

本書是漢文譯英的導師 本書是寫信作文的顧問

單字六千

成語二萬

編著最新

售價最廉

本書不特為學生所必備
亦為商界各職員所必置

本辭典優點如下

- (一) 檢查便利
本辭典檢字先用筆劃分類，再引起筆分部，檢查異常便利。
- (二) 切合實用
本辭典所採單字成語，以中學生常用字為標準，一切罕用古字，一律不收。字不在多只求實用。
- (三) 取材最新
本辭典出版最近，凡現代語、商用術語，如「年紅燈」金本位等盡量搜入。

上海四馬路 323 號

啓明書局發行

華文講解

自修適用

英文自修叢書

白話英語之門

分三編首述發音法用註音字母及華文註音次述基本句的譯讀作法圖解末編精選小品故事書信會話等為讀英文的唯一工具

洋裝一冊特價三角

中文活用英文法

分述各式句法之結構及用法敘明各詞之特性及如何使用長短句之變換以及作文總訣述標點法及不規則詞變化表取材一以實用

洋裝一冊特價三角

一目瞭然英文文法表解

本書包括英文全部法程用表分解明其系統舉例說明淺顯易懂欲以最經濟的時間獲得有系統英文文法知識應備此表

洋裝一冊特價三角

獸範英語二千字

本書根據美國字彙專家桑代克氏之「常用辭彙」編輯教育部亦以此書中之二千字作為初中學生必須認識之字數標準

洋裝一冊實價二角五分

暗語活用英文最常用成語

此書為澈底研究英文習語的唯一手冊購此一書即得成語字典及基本字典各一部

洋裝一冊特價三角

中文講解英文造句與作文

內以句型為中心題材匯句新異別緻各種句法齊備而于中國意思如何用英句表達亦詳細指示閱此書對英文寫作打一個堅實的堡壘

洋裝一冊特價三角

中文講解英文應用文寫作

本書廣採各類英文應用文件如工部局郵政海關之公私函顧令文呈文契約合同報告書稟據履歷書志願書佈告等

洋裝一冊特價三角

實用英語一月通

取材以適合洋務職業上日常應用者為目的不論地名食品時令器皿等各種名詞無不兼而有之每字之下均備華文註音準確無訛

洋裝一冊實價二角

上海四馬路中啓明書局印行

大地

The Good Earth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一月三版

內政部註冊執照字第七九三〇號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原	價	三	元	
原	著	P. Buck:		
譯	述	由	稚	吾
發	行	朱	炎	
		啓明書局代表人		
發	行	所 啓明書局		
		上海福州路三二八號		
經	售	處 全國各大書局		

本書編號：108



定價	二	元
實價	三	角
平郵	二	分
掛號	另加	八分